

小 學 教 員

巴 若 來 著
鄭 延 毅 譯

此 譯 會 獲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上 海 中 法 聯 誼 會
文 學 競 賽 獎 金

中 國 文 藝 社 叢 書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中國文藝叢書

Marcel Pagnol: Topaze

小 學 教 員

巴 若 來 著

鄭 延 穀 譯

徐 仲 年 校

此 譯 會 獲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上 海 中 法 聯 誼 會

文 學 競 賽 獎 金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

中國文藝社叢書 小學教員 (全一冊)

◎ 實價國幣六角

(郵遞匯費另加)



Marcel Pagnol

鄭延 徐仲 年 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未經許可不得排演或攝成影片〕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一〇四四)

陳序

這個劇本，是法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巴若來先生的主要作品之一。巴氏在一九二七年完成此書後，隨即就在巴黎國立大戲院表演，當時受了社會上很好的批評；不久之後，又攝成了影片，風行於全歐洲。最近，又有英文、俄文、意文、德文的譯本，由法國文學上有權威的作品，一進而為世界文學上有權威的作品了！

這本書有三種重要的含義，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就是描寫現在社會上，人心太壞，無上無下，無老無少，差不多個個都是一樣；尤其是那些在政臺上的達官比一般人更要壞。第二，就是描寫那些鈔票，一些小小的紙片，竟征服了全世界。第三，就是描寫那些青年女士，她們的愛情，多半都是以鈔票為轉移的。一個男子，身上要有鈔票，才有同女人講戀愛的資格，若是錢包空了，還要追求女人，那你就十次有九次，要遭她們白眼的。

我的朋友鄭延毅先生，他費了兩個月的時間，把這世界文壇上有權威的劇本，譯成中文，並將法文原本和中文譯本，都交給了我叫我做一篇序文；我看之後，覺得小學教員是現代社會的警鐘，青年男女的明鏡，大有裨益於「世道人心」的著作；所以我樂於把書中重要的含義介紹給讀者；至於本書譯筆的流暢和忠實，因為延毅先生是譯著等身的文學家，早為讀者所知，不再介紹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陳蓋民序於上海

序

小學教員的法文原名是屠伯斯 (Topase)，因為劇中主人翁叫做屠伯斯，便取他的名字作為劇本名。我想，鄭延毅先生把它改為小學教員，固然很醒目，如果再改為私塾教員，亦無不可；所謂梅氏小學也者，正是一所私塾。

本書原著者馬賽兒·巴泉兒 (Marcel Pagnol)先生，——譯巴若來——現今是很著名的了，不但在法國如此，在歐洲也如此，不但在歐洲如此，在全世界也如此。到而今，他的著作也有相當豐富了：有劇本，有小說；有獨著的，有與人合寫的。然而這本小學教員實在是他的發祥著作；他所得到的「名」與「利」，都以此為出發點。

根據一九三〇年調查，小學教員一書銷去五萬八千部；這個數目有些誇大，依照法國書店的習慣，還要打個七折，那麼，實售四萬零六百部。小學教員寫成於一九二七年；初演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星期三晚上，在巴黎集錦劇院

(Variétés) 這就是說，從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不到兩年，銷去四萬餘部；這，很可以自豪了罷！小學教員一經演出，接續演了二十八個月，簡直沒有中斷過。在法國固然震燦一時，在世界各大都會也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在一篇批評裏，羅貝爾·杜·蒲潑郎 (Robert de Beuplan) 先生說：「小學教員現在已有傳說；對於在物質上有非常的收穫的劇本，自然會發生種種傳說。世界各國都有小學教員的譯本，各戲院都扮演這本小學教員；——祇有中國與土耳其沒有譯演罷？直至今日，收穫的總數當在一萬二千五百萬法郎以上。」我還記得，一九三一年，中國大洋一元可買七個法郎，那麼總收入合成一千七百八十五萬七千餘元；一九三六年，一元祇可換四個法郎七十五生丁，姑且以五個法郎計算，合爲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還是一九三一年的總結；從一九三一年至今年一九三六年，又增添了多少收入呢？

在羅貝爾·杜·蒲潑郎先生喟嘆：「……祇有中國與土耳其沒有譯演

罷」之後五年，土耳其如何，我不知道；在中國，我親自讀過兩種譯本，其中一種——即鄭延毅先生所譯的——并且獲得一九三六年度上海中法聯誼會（Association amicale Sino-Française）文學獎金。（關於獎金一事，請參考杏公慮：薰風初起時的上海文化界，登在文藝月刊九卷一期。）不久的將來，小學教員要跨上中國舞臺的。

這是一部絕端受人歡迎的著作。但是，誰料到這部鋒頭如此之健的小學教員，當它未被集錦劇院收受之前，它的著者曾攜了它叩過巴黎十一個大戲院經理之門而被拒絕呢？集錦劇院是第十二個被叩門的戲院；還是馬克斯·莫萊（Max Naurey）先生有眼光，接收了這個劇本，而……發了一筆大財。

小學教員是一本諷刺劇，是一本喜劇其表，悲劇其實的著作。倘使沒有抓住這兩點，沒有看清這兩點，就不必讀這部書，就不必觀這本劇。否則呢，戴了灰色眼鏡去看一切，勢必誤解這本劇本，誤認它勸人爲惡，鼓吹不道德的享受主義。

這也可以說是「屠伯斯墮落三部曲」：「屠伯斯是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在梅氏小學當教員，腦中裝滿：「貧非罪惡，」「甯受惡苦，却不可作惡，」「懶惰爲百惡之母，」「良好名譽比金腰帶更值錢，」「黃金不會造成幸福」等等古色古香的思想，受盡校長梅施的剝削，被梅施女兒愛蘭哄騙着，終究因爲在分數上不肯作弊，被校長驅逐出門；這時，恰有一個政棍，某重要市政府參議愛濟·賈士特——貝那克（Régis Castel-Bénac），爲了要完成他的舞弊計畫，找尋一個肯借用姓名的傀儡，屠伯斯原在賈士特家教過單人功課的，賈士特的情婦蕭麗·古都懷（Suzy Coutois）主張利用屠伯斯做傀儡，屠伯斯未嘗沒有發覺賈士特的陰謀，却迷於蕭麗的巧笑妙目，寧可咬緊牙齒忍受良心上的痛苦，低首下氣地當了木偶；古諺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們這個傀儡，經過了相當的薰陶，逐漸不傀儡，終至把他當傀儡的賈士特摔倒了，佔據了他的經售處，佔據了他的一切，此時，屠伯斯真地墮落了。大概作者恐怕屠伯斯的甘心墮落，會引起讀者反感，所以設法補救：在第四幕第八齣內，提起了麻洛哥地

皮的事，屠伯斯向蕭麗說道：「……這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在這事裏面，自有回扣和一切的殖民地事業無異，這是最合法，最有規律的……表示有才幹的人，不走邪路也會賺錢，今後的屠伯斯要從正道上去弄錢了。」

屠伯斯的魔君不是賈士特——一般人易作如是想——而是賈士特的情婦蕭麗，古都懷。這位太太可以叫做「博同情的魔君」(démon Sympathique)：所謂「同情」並非同情於她的出賣自己，她的爲惡；却同情於她的身世，同情於她的不知惡之爲惡而作惡。假使她生長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環境裏，以她的聰明，以她的美貌，一定有所造就，有所成功；——的確，女子能成功，美貌亦是一要素：一位有才無貌的女子想建立些事業，比一位有貌無才的女子要難得多，事實如此，喟嘆也無用！無奈蕭麗出身低微，偏不安命，不甘讓環境毀滅自己，在千艱萬難中掙扎，却沒有武器（學識），只得出賣身子，做政客的情婦。當然，衛道之士不妨板起了面孔，這般那般責備她，——這套玩意兒我也會弄的；——可是，坐而說不如立而行，倘若衛道之士做了蕭麗，我恐怕他的行動不見得比

她來得高明，甚而還不如她咧！

至於賈士特這人，知惡作惡，知法犯法，最是卑鄙，最可惡。然而天下滔滔者皆是！自古迄今，所謂什麼什麼政體，泰半是分贓主義。賈士特之流，好像糞坑裏的蛆，鬧哄哄鑽個不停，真是金錢無香臭，有奶便是娘！賈士特猶是小焉者也。

劇中其他人物，比賈士特更次要了，不足論。

這劇的價值在乎觀察正確，描寫細膩。

這是一本諷刺劇，也是一本心理劇。

寫諷刺劇有兩條大道：一條是把劇中人和劇中情節寫得可笑，法文所謂 *rendre ridicule*，便是這個手法；另一條是用冷酷的手段，把人類的弱點暴露出來，諷刺的筆調是湖南人四川人吃辣椒，取來加味的。小學教員似乎走了後面一條路，但有時到第一條路上去兜個圈子，藉以調劑口味，使讀者與看客們不要時時浸在嚴重的空氣裏，爲的恐怕辣椒太辣，辣壞了吃之。

歐戰以後的世界，是一個不景氣的世界：噫！

金錢的勢力，金錢的需要，因不景氣而一天膨脹似一天。金錢，本來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東西，現今人類反做了金錢的奴隸：騙，偷，擄，劫，姦淫，殺伐，以及一切的罪惡，都與金錢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屠伯斯，蕭麗，賈士特，梅施，愛蘭……都是黃金大斧下的羔羊！——雖同是羔羊，而毛色各異，例如賈士特，梅施，愛蘭們的毛是黑色的，蕭麗披的是灰色毛。

如果有人有膽量，有天才，儘可把這個偷生於金錢暴君治下的世界描寫出來。不過無論他採取縱的寫法也好，橫的寫法也好，他需要鉅大的篇幅，衆多的人物。這，小說體材最相宜；——本來已有小說家實行過或正在實行這種計畫。至於劇本，雖則從浪漫派以來打破了三一律，可是，演員的多寡，演出時間的長短，究屬有限止的，不能無窮盡地增加，不能無窮盡地拉長。所以，倘若用劇本來描寫這個世界，只能開一個鏡頭，只能截取一個斷片。然而馬賽兒·巴桌兒先生在小小四幕之間，容納下三個方面：小學界，法國外省政界——所謂：「外省」，即指巴黎以外的地方，——以及「半世界」中的婦女——所謂：「半世

界，「(demi-monde) 卽上海俗語所謂的「私門頭」，無妓女形式暗底賣淫的婦女，——足見巴桌兒先生心思靈敏，手腕經濟。

在任何一國，小學教員最清苦。他們欲過舒服生活而無錢，欲過最簡單的生活而不可能。人家叫他們一聲：「教書先生，便害了他們；他們不能過工友的生活，不是他們不願意，也不是他們的薪水高出於工友的工資，——有時他們的月薪遠不及工資，在中國也如此，——他們有他們的「地位」，他們有他們的「身分」，「地位」與「身分」害得他們無錢也得撐場面，上不及天，下不落，吊起在空中！然而這班可憐蟲，正如未琢磨的白玉，最是純潔，最是可敬。當然，他們之間不是沒有敗類；然而，即使他們有敗類，也闖不出大禍來！第一幕中的屠伯斯，由我們看來，未免有些「迂」，未免有些「酸」。仔細一想，倘使全世界都是屠伯斯，生命便要狹小到使人窒息程度；反之，倘使全世界都是賈士特，我們還能生活麼？所可惜的是惡的火焰，一天天熾煌，有吞食這些僅存的碩果的趨勢！

賈士特是一個法國外省的政客，就是說他不在巴黎，也不在其他大城如里昂（Lyon），斯特斯堡（Strasbourg），博爾度（Bordeaux），而在次要的都市裏。這種次要的都市，我真閉了眼睛都想得出：狹小，狹小，狹小，自精神上至物質上，無往而不狹小。我們這位元凶大惡的賈士特，費盡心機，也祇能徘徊於掃地機與小便池之間！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鷄子旺邊飛，」很可以形容蕭麗·古都懷·她的目的，她的人生觀，她的所以賣身，無非爲了「他」（指賈士特），獻給我一種闊綽的生活」（節錄第三幕第二齣。）若有一天「他No.1」不能供給她「闊綽的生活」，她自會投入「他No.2」的懷中，而且，依此類推。那麼，蕭麗是一個沒靈魂的豔屍了？不，不幸而她的靈魂還有甦醒的時候。

是的，蕭麗的靈魂還有甦醒的時候。正因如此，我們尙能給她以同情；否則呢，我們早把她與賈士特同論了。她向來以「同情的獸子」看待屠伯斯；在她心目中，有賺錢的機會而不會也不願利用，真是「獸」；然而這個獸子萬分誠

實，而且對於她未免有情，她也就能遣此而予以同情。在第三幕第二齣中，伯斯竊聽得「同情的獸子」的稱呼，因而向蕭麗生氣，蕭麗也天良發現，吐出這些真心話：

「……你看我，我要把它（指銀子）賺來，并且還要快快地賺來，不然我就死在我的慾望裏面。你還要知道，走這條路，也不是容易的，人家不會白白給我錢。（粗暴）其實，你還有什麼責罵我的地方呢？你罵我沒有丈夫嗎？唉！若是在二十歲的時候，遇着了一個富人，他預備同我結婚，那我當然是很願意的。但是，我那時是一個窮人。誰願意來向我求婚呢？不過是鐵匠的兒子，報販，電車上的查票員。我若是同他們結了婚，我現在成了什麼樣的人呢？一定未老先衰，牙齒黃了，手也弄壞了。你看看我所保存的牙和手啦！」蕭麗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所以她的見解來得膚淺，她只知保存她的牙齒和手。然而她所陳述的「格」(Le Cas)，正是士大夫所哀悼的「鳳隨烏」其辭雖異，其情則同，都是十二分可悲的！

她又說：

『我的親愛的屠伯斯，我們把事情說明白了：是的，我很喜歡你，因為我看
出你是很高尚的人，很偉大的人，同我父親一樣的老實人……他也只有
一個小小的位置，比你從前的事還要小。他也像你一樣，很忠實地盡職……
……他死的時候很窮，很窮……你看啦。這是我對你的同情，這是純粹的同
情，並不是愛情……』

這也是很沉痛的話：一生真正老實，吃盡苦，到頭來還死在窮困之中，如何不令人喪氣？窮而不改志，真是高尚，真是偉大！雖則蕭麗沒有受過優良的教育，不知「君子固窮」在道德上的真價值，然而她的良心並未完全麻木，她早已領略過「君子固窮」的苦味，因屠伯斯而回憶到死去的父親，因死去的父親而推愛及屠伯斯：這種種，一方面，使我們認清蕭麗的本性是很美的；另一方面，正因為我們認清了她的本性，對於她的由知識淺薄而來的錯誤行為，我們可以寬恕她。

她的父親，老古都懷，是英雄還是被犧牲者？就他的富貴不動於中，盡忠守貞，貫徹始終而言，他當然是個英雄。不過，在一般人眼光中，功利主義較重，他又是一個被犧牲者。蕭麗懂得他的父親的高尚與偉大，——因而估計屠伯斯的高尚與偉大，——却心中未免想他有些「傻」——所以屠伯斯也有些「傻」。她既承認她的父親是一個被犧牲者，所以她心中只有英雄主義，看不起懦弱的人；你看，她向屠伯斯說：

「……我，就是想愛你，我也不許我去愛你。」

屠伯斯：「爲什麼呢？」

她：「因爲你是一個懦弱人，并且很容易受騙，人家說什麼，你就相信什麼……。我需要一個男子，在生活上拖着我走；而你呢？你是一隻拖船，只會被人家拖啊！」

這是不錯的人生，不是我們去征服它，便是我們被它征服。英雄主義——祇須不侵害他人——未嘗沒有價值。它的價值在乎走正路，以智與力勝人。若說賈

士特之流，走邪路，寡廉鮮恥，即使能够成功，也出諸「投機」與「倖成」之途，不足爲訓！

至於蕭麗說：『我需要一個男子，在生活拖着走，』以及上面的：

屠伯斯：『闊綽的生活！哈！妳不過是一個人家包下的女子啦。』

蕭麗：『哦！我也是同一一切的女人一樣，不論是丈夫或情人，有多大的區別呢？』

那是作者借着蕭麗之口在那兒挖苦不能自立的女子！

作者對於屠伯斯的心理描寫最下功夫，也最是成功。第一點，屠伯斯對於蕭麗，古都懷的愛情的昇降；第二點，良心與慾望的交戰。

屠伯斯，一開始便愛蕭麗，遠在他到她家裏教她的姪兒的時光，他向他的同事陶密資說：『……老陶，我不知道什麼緣故，恐怕是房內的裝飾品太美麗，或是她的香水太衝人的關係，我每次同她談了話後，我從記不起我究竟說了些什麼』（第一幕第七齣），他已經有些「失頭忘腦」(perdre latête)了！蕭

麗未嘗不看出屠伯斯的心事來，當賈士特問她：『呵！呵！他愛上了妳吧？』她回答道：『他看見了我，他就臉紅起來，他簡直連話也說不清了，現出那種癡呆而可笑的樣子……』（第二幕第五齣）這是呼應上一幕的。

屠伯斯的所以甘當傀儡，純是爲了愛情。當然，賈士特試用屠伯斯，完全因爲蕭麗的介紹；蕭麗實是屠伯斯的禍階。——不過，屠伯斯中美人計不止一次，他也上了愛蘭、梅施的當，爲她改卷子，替她領學生出校散步。——等到杜好施（Roger de Tréville）這個破落戶，因爲生意被屠伯斯搶去，在屠伯斯面前講了賈士特的壞話，屠伯斯憤然引退，還是蕭麗勾住了他，說上一大篇半真半假的鬼話。於是屠伯斯自告奮勇，宛如中古時代的騎士，要保護這位美人，而……自己落了圈套。

直到第三幕第二齣，屠伯斯纔看穿了美人計，因爲他竊聽着蕭麗與賈士特稱他爲「同情的馱子，而且蕭麗說：『這個同情的馱子，與我們很有益，所以在他的面前也要稍爲表示點諂媚，敷衍敷衍他。』屠伯斯方纔恍然大悟，勃然

震怒，悄然興悲。可是，他還是愛她：

「呵！呵！蕭太太，妳不要裝癡呵！我對妳的好感，妳自己還知道在我之先。并且妳還利用了我這種好感，用了一個聰明的鬼計，把我陷在今日的這個痛苦的境內。妳看我傻到這般地步；我雖則都知道了，可是心還不死；我恨妳，却又愛妳……」

單戀到了這個「雖死無怨」的地步，可以說是白熱了吧！似乎此後兩人的結合是極自然的趨向，誰知作者又故弄玄虛呢？

屠伯斯摔倒了賈士特，佔據了賈士特的一切，乘着勝利餘威，與蕭麗對坐談「心」。他已找到了一位「時髦的出名女人，見得世面，還要在我的雅緻的家裏接待我的朋友；」而且她的頭髮是棕色的，相貌很美，中等身材。「她的情人才離了她，她或許只要我說出一個字就可以倒在我的懷中。」這位女士是誰呢？此時，蕭麗正與賈士特吵過了嘴，賈士特一怒而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會猜屠伯斯所選中女子是蕭麗自己。蕭麗也如此想，所以自擡身價，批評屠伯

斯是「一個自信自誇的馱子。你硬不相信，你就去對她說，你去試試看。」——意思便是：「你不妨向我開口。」青天吊下一個霹靂，他所選中的是馬丹男爵的情婦伍苔脫！

這一下，蕭麗大大吃驚：這隻「拖船」簡直倒撞過來，「懦弱人」反而使出鐵拳頭來！她不得不心折，不得不投降了：

蕭麗：「這真是蠢極了！你在我的面前，玩出這樣的把戲，你是看我不起嗎？你現在希望怎樣呢？」

哈哈！屠伯斯看不起蕭麗：活見鬼！鐵拳頭來了：

屠伯斯（粗暴）：「一點不希望，我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呢？妳會看得我太窮，太不懂世事。我決不會得妳的歡心。我只能做一個永遠的同情的馱子。」

春雲稍展：

蕭麗（很溫和地）：「同情的。」

餘音繞樑：

屠伯斯（傷心地）『但是馱子。』

三字經上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幾句好像專爲屠伯斯而寫的。從第一幕第一齣到第二幕第十齣，隨在表示屠伯斯是個「死好人」。第一幕中的受愛蘭之騙，拒絕分數作弊而被逐；第二幕中聽了杜好施的讒言，尚且替賈士特抱不平……在第二幕第十一齣裏，他聽了蕭麗的一篇「可憐的歷史」，便踏上斜坡，一步步向火坑陷落。第一次掙扎：

屠伯斯：『呵！這是多麼複雜的事！多麼黑暗的事！與良心多麼衝突的事啊！倘使我有時間把裏面的「好」「壞」分個清楚……』

多麼卑鄙的事！

第三幕第一齣，整齣形容屠伯斯的畏懼：內愧與怕法院發覺交戰於心中，然而著者用極經濟的手段，略一點綴，文章便急轉直下，到第二齣又緊張起來：屠伯斯竊聽得蕭麗稱他爲「同情的馱子」，使他大大地傷心；——賈士特也呼他爲「同情的馱子」，但使這位單戀者悲傷的不是賈士特。此處有絕大的

掙扎：

屠伯斯：『是它（指良心）自己追着我，找着我，圍着我！我所犯的千斤重的罪惡，要把我壓碎了。我每天雖坐在這辦公室內，但是我覺得外面四處，都在攻擊我！……就是今天早晨，我把身子靠在這個窗子上，還看見外面有三輛掃地機走過去。那機器的前面，釘着一塊牌子，上面把我的名字，很大的字，鍍着銀：「屠伯斯式。」太陽照在那透亮的牌子上，反射着我，使我非把眼睛閉下不可；我就向後面一退，把窗門關了；但是那些機器的聲音，還是灌着我的耳朵。妳（指蕭麗）知這些機器對我說些什麼？它們喊道：『騙子！騙子！騙子！』同時那機器上的刷子，擦着路上的石頭叫道：『屠騙子！屠騙子！』』

這是一段絕好，絕動人的文章；它的感動力不下於同幕同齣蕭麗所說的傷心話，『……你看我，我要把它（指金錢）賺來，……』（見上面所引。）

這可以說是屠伯斯良心譴責的焦點。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屠伯斯既然嚐了這杯愛情苦酒，就難放下杯來，正所謂（Boire jusqu'à la lie），非飲至糟粕不止，墮落是墮落定了！就在這齣裏，賈士特第一次委托屠伯斯單獨接洽那尿池子的事。

不論寫悲劇或寫喜劇，萬萬不可使空氣從頭緊張到尾，這是最蠢的手法；第一因爲「緊張」與「鬆弛」是從比較而來的，沒有鬆弛便陪襯不出緊張；第二因爲觀客的注意力不能時時刻刻興奮，必需予以休息，然後再可集中。此處，第三幕第二齣是很緊張的，第三齣便和緩下來，第四齣又復緊張，第五齣承第四齣而解釋它。屠伯斯在第四齣中，只有恐懼，只有虛驚；言語之間，他已不思議作，垂頭喪氣，準備人家來科罰他：這是從被動的作惡，到主動的作惡，從良心的譴責到良心的默認的緊要關頭。

在第三幕第六齣裏，當那個老頭兒來要挾的時候，屠伯斯頗想自殺，却又不敢下手。正當他進退維谷，忽然來了救星：賈士特輕描淡寫把事情解決了。屠伯斯看眼中。

屠伯斯向梅施的一席話，證明他始終是一個老實人（第九齣）；然而他的對付送上門來的愛蘭，足見他已今非昔比了（第十齣）。

賈士特始終是一個傻瓜，他看不出屠伯斯的轉變；他以為屠伯斯是不過如此，所以想請屠伯斯走路。屠伯斯還要留在那兒「學學」，而吐出一句驚人的話來：

——人生的真義或許和我以前所想像的不同，你的看法或許是對的（第十一齣）。

向賈士特的人生觀表同情，無異向「罪惡」投降！此後的屠伯斯另有一番面目——說不定屠伯斯在賈士特面前裝傻，爲的要多學點經驗，使人家不疑心他。

賈士特始終是一個傻瓜，我再複述一句，因爲屠伯斯私下進行麻洛哥的事，他還蒙在鼓裏，一些也不知道（第四幕第一齣）；屠伯斯逐漸跋扈，在賈士特口中說出：『他一點也不怕我了，那是事實。』

暴風雨終究要降臨的，正如屠伯斯終究要摔倒賈士特一樣。毛病出在麻洛哥的事身上：

蕭麗：『麻洛哥的事也在裏面嗎？』

賈士特：『真的，麻洛哥的事是些什麼？』

屠伯斯：（很嚴厲）『這是私人的。』

賈士特：『怎麼，私人的？』

屠伯斯：『就是說與你沒有關係。』

這是起身炮！

屠伯斯：『……這個比較，就是證明你的利益太好，即使從今天起停了，也是很不错了。』

賈士特：『爲什麼要停止呢？』

屠伯斯（微笑）：『因爲我想把這個辦事處，收爲我所有。從今天以後，這

個經售處是屬於我了。我賺的錢都歸我。假若以後有什麼事要同你合作，我可以抽百分之六給你，但是絕對只有百分之六。」

這一炮，送了賈士特的終，也送了屠伯斯自己的終；在道德上，清清白白的屠伯斯已判死刑了！

從一八三〇起，法國劇界很有幾本劃時代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禹古 (Victor Hugo: 1802—1885) 的愛爾那宜 (Hernani, 1830)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的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小說成於一八四八，劇本成於一八五二)，貝克 (Henry Beque: 1837—1899) 的羣鴉 (Corbeaux, 1882) 以及我們這本小學教員愛爾那宜與茶花女相隔二十二年，茶花女與羣鴉相隔三十年，羣鴉與小學教員相隔四十六年。

愛爾那宜是浪漫派的典型作；茶花女是寫實派的典型作；羣鴉代表了自然派；小學教員代表了心理派。這些一脈相傳，雖則派別不同，而演變的痕跡不難找出。浪漫派把「情感」從古典派的鐵爪下解放出來，然而不羈的野馬轉

瞬間囂張到了不得。於是寫實派取而代之。可是，寫實派也犯了誇張過實的毛病，左拉（Emile Zola：1840—1902）的自命「科學化」的小說，滿含「想當然耳」的所在。自然派以 *décrire les choses telles qu'elles sont* 爲旗幟，宛如攝影機，把目的物攝下來便得，不再加以修飾。無奈他們的鏡頭往往祇朝着社會中腐敗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善與美的方面。至於心理派，由自然派蛻化出來，根據真正的科學智識，發掘人心之祕，嘗試解答人生之謎。

羣鴉與小學教員的性質很相近。羣鴉（註一）描寫一個廠長死後，他的寡婦子女受盡惡人（羣鴉）的磨折，直至他的二小姐忍痛嫁給羣鴉之一，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爲止。這是一個人生斷片，一個血淋淋的人生斷片：不用修飾，也論不到章法，祇是平鋪直敘地寫去。

小學教員則不然，心理的描寫，當然是特色；其它如篇幅的支配，次要人物的陪襯，觀衆興奮的調劑，……都經過長度的思量。如果羣鴉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那麼，小學教員是一方既經切磋的玉。

從羣鴉到小學教員，我相信是有進步的。

可是，不論在羣鴉，不論在小學教員，悲世的成分未免太重了罷！

上海；十七，七，一九三六，校後書，徐仲年。

註一：

讀王維克譯：法國名劇四種（商務印書館）余上沅：「羣鴉」與自然派的

戲劇（見文藝月刊，九卷一期。）

譯者序

這本書的原名，本來是屠伯斯 (Topaze) 因為屠伯斯是一位小學教師，所以譯本的名稱，就改爲小學教員，因為用這個名字，意義現得更明顯些。

這個譯本，在獲得中法聯誼會文學競賽獎金後，正預備付印時，忽接徐仲年先生來信，說他極願意把這本書，編入中國文藝社叢書，并願爲之校閱，我當感謝他。

這個劇本的作者，與我上次所譯的漁光女之作者，是一個人——巴若來——，巴先生的思想，我在漁光女的序文上，已經說過了，無所謂偏於左，也無所謂偏於右，他是根據現在社會的實在情形，運用他靈敏的文筆，把社會的毛病完全寫出來。不過在他的劇本上，確實含了幾分很有刺激性的辣椒和芥末。小學教員同漁光女的用意，都是把現代確實值得咒罵的社會寫出來，所以讀了小學教員的，必須再讀漁光女，讀了漁光女的，也必須再讀小學教員。

在小學教員這本書裏面的內容，是描寫金錢的萬能，和它的罪惡。在今日的社會上，人生一切的幸福，都以金錢爲轉移。我們如果有了它，那末，舒服的生活，美麗的太太，光榮的名譽，高貴的地位……都隨時可以辦得到。因爲金錢的力量有這麼大，所以現在的人，個個都拼命地向金錢路上走，除了它，以外的一切都完了！在今日的社會上，所以我們很少遇見女人的真愛情，也很少遇見朋友的真信義，也很少遇見人們的真良心。至於以外的一切道德，更是破產爲甚麼！以前的好道德，到了今日都失了效用呢？爲甚麼今人比古人壞呢？就是那些鈔票的魔力所使然。

「先生，請看今日的社會，如果它再繼續地下去，那些好人要被它滅盡！這是巴若來先生記下的，一個少年剃頭匠的話。真是不錯，現在的好人，在社會上是站不住的。他的前途，只有下列三條路：第一條：是同屠伯斯樣，本來的正人君子，結果變成了欺詐的小人。第二條：是低頭吃苦，做那垂着耳朵的豬頭三，結果是窮，餓，病，死！第三條：是被人騎在背上，聳起耳朵向前衝的驢子，結果是流汗，

喘氣，倒地，四肢一直，嗚呼哀哉！

記得我們鄉下，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書獃子，有一次他對我說道：『在現時代的男女，十有九是壞東西！』他這句話，我們不必去責罵他說得太兇，因為他是一個獃子，我們多少總可以原諒他幾分。可是以巴若來的劇本，和那位剃頭匠的話看來，在歐洲既是如此，在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老書獃子的話，也不一定錯的。

我們看得今日的世界，雖有這麼樣廣大，這麼樣複雜，其實也只是一些極簡單的小小紙片——鈔票——，在那裏指揮一切，征服一切！

喂！喂！諸位讀者！我問你們幾句笑話；你們讀了小學教員和漁光女後，你們會不會感想到「萬物之靈」的我們之可憐？時時被那些無知無覺的小紙片壓迫，個個做了它的奴隸！這是一件多麼好笑的事！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鄭延毅序。

小學教員

四

小學教員

人名表

屠伯斯 (Topaze) 三十歲，梅氏小學的教員。

梅施 (Muche) 四十五歲，校長。

陶密資 (Tamise) 四十歲，教員。

巴宜可 (Panicault) 教員。

黎普灼 (Ribouchan) 監學。

十多個十歲到十二歲的小學生。

蘇格悌 (Séguedille) 學生。

賈士特 (Régis Castel Bénac) 市政府的參議。

杜好施 (Roger Tréville) 二十六歲，摩登少年。

老人、警察、僕人。

蕭麗 (Suzy Courtois) 少年美婦，賈士特的外室。

愛蘭 (Ernestine Muche) 二十一歲，梅施的女兒。

皮男爵夫人 (La Baronne Pitart Vergnolle) 四十五歲。

打字女人第一。打字女人第二。打字女人第三。

小學教員

第一幕

臺上是『梅氏小學』的課堂。

四壁掛滿了地圖和各種度量衡的圖，以外還有些勸人戒酒的畫：一種是飲酒人的肝，一種是不飲酒人的肝。

在這些畫的上面，黏了一張淡黃色的長紙條，上面寫了些大字，這都是些道德上的格言。如：『貧窮不是人的缺點。』『甯受惡人的痛苦，但是自己不可爲惡人。』『懶惰是百樣毛病的母親。』『好名譽比黃金腰帶貴』在課堂前面的中間，講臺上面，又寫了『黃金不會造成幸福』幾個大字。在天花板上，懸着兩個上了琉璃的洋鐵燈罩子，把電光反射到下面來。

靠近裏面，在門和櫃子的中間，放着一張講桌在半尺高的木臺子上。

從半截有玻璃的門向外面望，時常看見一些小學生，在前面跑來跑去地玩；有時，又看見黎普灼先生可憐的半面影子，因為他正在那裏監視着兒童們遊戲。

那櫃子的門，也是玻璃做的，一望就看見裏面的板格，上面擺了些舊東西；幾個標記了名字的小石頭；一隻鸚鵡標本；幾個玻璃瓶，裏面裝些死了的小動物和昆蟲；以外還有一個馬糞紙做的地球儀。在櫃子的上面，放了一個斗桶，一隻松鼠標本。

在講桌的前面，有兩行學生坐的長凳子，中間分出一條小小的路。

在右邊的頂前面，有一小木櫃子。在櫃子的傍邊，放了一堆破舊的書在地
下。

第一齣

當幕簾升起時，屠伯斯正在教一個學生默寫書。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

小學教員，他的鬚鬚又黑又長，垂下來，直達他的領褂上面的頭一個扣子。他戴了一條橡皮質的高硬領，圍着一根破舊的領帶，穿一身極舊的禮服；腳上穿一雙有扣子的老式皮鞋。那學生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他的背對着臺下的觀眾。他的耳朵向下垂，他的頸瘦得真可憐！細得同受餓的小雀子的一樣。屠伯斯唸，學生寫。有時屠伯斯又彎着身子，把頭靠在小孩子的肩上，去讀他所寫的東西。

屠伯斯（一面走，一面唸）——有幾隻羊……幾隻羊……很安樂地在公園裏，在公園裏……（他彎下身子，把頭靠在小學生的肩上去望，不久他又唸。）幾隻羊……一些羊……（學生不知道寫，呆呆地望着他。）啊！小朋友，用心聽，我說一些娘……一些娘……（他又現出很細心的樣子。）就是說，多數的娘，不是一隻娘。（註）

學生仍是望着他，心中更加迷亂。在這時候，對着課堂中間的那門，忽然開了，梅小姐進來了。她是一個二十歲的摩登女士，小資產階級方面的人，她

身上穿得很時髦，但是都是些便宜的料子，她還挾了一個書包在手上。

註

法文中，「羊」爲 Mouton，多數 Moutons，讀如：「莫東」；「馬賽人土音，讀如「莫東斯」，把表示多數的 S 也讀出音來了！此處無法繙譯，只能以「羊」讀作「娘。」

第一齣

人物：屠伯斯，梅小姐。（她的芳名是愛蘭斯丁，以後簡稱愛蘭。）

愛蘭——屠先生，早安！

屠伯斯——梅小姐，早安！

愛蘭——屠先生，你沒有看見我的父親嗎？

屠伯斯——沒有看見，校長先生今天早晨沒有到這裏來。

愛蘭——現在什麼時候了？

屠伯斯（從口袋裏拿一個極大的錶出來。——幾乎是一個球樣的錶。——梅

小姐，八點欠十分，要在三十分鐘後才敲鼓上課……你到得太早，離上課的時間還遠啦。

愛蘭——那很好，因為我還有很多的事要做。請你把你的紅墨水借給我用，好不好？

屠伯斯——梅小姐，你要，我還不高興給你嗎？這瓶紅墨水，是我剛剛買來的，我替你把瓶塞開了再給你吧。

愛蘭——你真是太好……

屠伯斯便放了書，在桌子上拿了一瓶墨水，用一把小刀的尖子，把瓶塞子撥出口裏，仍在同愛蘭談話。

屠伯斯——你是想改功課嗎？

愛蘭——對啦，但是我實在有點討厭改這些練習簿子。

屠伯斯——那很奇怪，我就不然，我有一個喜歡改功課的慣性。就是我在電車上看見有廣告，或是在街角裏，遇着有人送一張廣告在我的手裏，我也很高

興地去查看裏面有沒有錯字，和不通的句子。（他把瓶塞子取出了。）好了，梅小姐。（他帶着微笑，把開了的墨水瓶，送到自己的鼻子上去聞了幾下，又送給愛蘭。）請你把它留着用吧，到你不需要的时候再還我不遲。

愛蘭——謝謝屠先生。

屠伯斯——這是我應効的勞，梅小姐。

愛蘭（向外面走，忽然又停着）——是你「應効的勞？」這是一句現成的話，你却說得這麼好聽！

屠伯斯——我是盡心力而說的，而且是極誠懇的話……

愛蘭——在半個月以前沒有聽見你說這種漂亮話，可是你比現在，更和愛得多。

屠伯斯（驚感）——何以見得呢？梅小姐。

愛蘭——從前你常送顏色粉筆盒子給我，或是拿曆書給我看；你一直走到我的課堂裏來，幫我改學生的課卷……今天你一點也不想幫我的忙……

屠伯斯——幫你的忙嗎？假若我誠懇地請求你，你會允許我來幫幫你嗎？

愛蘭——我不知道。我只說在你沒有請求的時候。（她指着墨水瓶很冷淡地說）哦，謝謝你吧。……（她表示要走了。）

屠伯斯（更加驚訝）——梅小姐，請你允許我……

愛蘭（仍是很冷淡）——屠先生，我還有很多的事，我很忙……

她向外面走，屠伯斯很驚呆的跟在她的後面。

屠伯斯（極可憐的樣子）——梅小姐，我親愛的同事，我請求你：不要有這樣大的誤會就走。

愛蘭（停了脚步）——甚麼誤會？

屠伯斯——不錯，自從一個多星期以來，我沒有替你効勞，但是你不要疑惑有別的原因，這完全是我太膽小了的關係。我恐怕擾亂你太多，我又怕被你拒絕，因為我的希望太甜，太甜，所以你的拒絕，使我分外地感到痛苦。這是我整個的實在情形。

愛蘭——真的嗎？哦，你說得太好……屠先生，你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

她笑起來。

屠伯斯（向前面走進一步）——請你賞我一個面子，把這些練習簿子，交給我改吧。

愛蘭——不，我不願意把這樣苦的工作，放在你的身上。

屠伯斯（興奮起來）——啊，不要說這是苦工，這是一種頂快樂的事……我應當說給你聽：當我晚上單獨一個人在小房間裏，伏在這些卷子上，看見你給學生們做的默寫，裏面你所出的問題，和那些難字的寫法，啊！女人做出來的東西，多麼精良啊！多麼細膩啊！我看了好像……（他停着不敢說，繼後他又大膽地說。）我好像是坐在你的身邊……

愛蘭——屠先生，請你說話放規矩點吧。

屠伯斯（臉紅了起來）——梅小姐，請你原諒我，但是請你注意我們剛剛的爭鬧，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所以你不能再拒絕我要求的事，不要又使我難

受，又使我受一種不應有的悲痛。

愛蘭（停了一刻）——好吧，我再允許你一次吧……

她把她的書包打開，把學生做的練習，一捆一捆的拿出來。

屠伯斯（很高興地接着，在每一捆後，他熱烈地喊道）——謝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愛蘭——明天早晨，我就要。

屠伯斯——明天早晨一定有。

愛蘭——並且請你少寫些註解在上面，設若有一本落在我的父親眼前，他一望就會認出是你的筆跡。

屠伯斯（又擔憂，又喜歡）——你相信校長先生看見了，他會生氣嗎？

愛蘭——校長先生會嚴格地責罵他的女兒。

屠伯斯——我們兩個人同做了這件違禁的事，我心裏實在是有點難過。

愛蘭——哦！請你把嘴閉着吧！

屠伯斯——啊！啊！我們兩個人有了祕密……這是多麼有興味的事，有了祕密，哈哈，這是一種串通的共謀啊！……

愛蘭——你如果再說這種話，我就請你把我的卷子還給我吧。

屠伯斯——快不要這樣，不要生氣，不然我就會不服從你。梅小姐，你明天早晨一定有。

愛蘭——好，明早八點半鐘……再見吧，你一個字也不能對別人說啊！

屠伯斯（很出神的樣子）——一個字也不能對別人說。

愛蘭從她進來的，那扇門出去了，屠伯斯單獨的站在那裏，喜得一面笑，一面抹鬚鬚。他把卷子放在他的抽屜內。後來他又拿起他的書，跑到他的學生面前來。

屠伯斯——喂！小朋友，我們還是來寫我們的娘。

這時候，那門忽然開了，梅施先生進來了。

第三齣

人物：梅施，屠伯斯。

梅施是一個四十八歲的大塊頭，他的面色很好，頸後跟的肉特別的肥厚。短而尖的鬚鬚，梳得極其光彩。手指上戴了一個很大的戒指。他的金錶鏈子，又粗大，又光耀。白色硬領，深黃色的新衣。他現着很莊嚴，很神氣的樣子。屠伯斯看見他來了，就恭恭敬敬地對他行禮。

屠伯斯（很獻殷勤，但無奴僕的態度）——校長先生早安。

梅施——屠先生早安，我有兩句話要同你說。

屠伯斯——校長先生，請說吧。（對學生）小朋友，你現在可以到外面去玩玩。
學生——老師，謝謝你。

學生把課本收了，出去了。

梅施（停了一刻）——屠先生，我很驚奇。

屠伯斯——校長先生，甚麼事驚奇？

梅施——你使我必須提出本校的規則，第二十七條：『凡本校教員，在課堂內私自教課者，應將該功課的報酬，抽百分之十，歸學校中公有。』你剛剛不是瞞着我，在這裏教一個小孩子的功課嗎？

屠伯斯——校長先生，我並不是正式教他的課啦。

梅施（很莊嚴）——噯，這是多麼刁皮的話！

屠伯斯——是老實話，校長先生，這是盡義務的功課。

梅施（很驚異，并大不以為然）——盡義務的？

屠伯斯——是盡義務的功課，校長先生。

梅施（更現驚異）——是盡義務的功課？

屠伯斯（用謙和的聲音解釋）——這孩子很勤奮，但是有點趕班不上，一直到現在，似乎沒有人管他；我不知道他的家庭是怎麼樣的？假使他有一個家

庭的話……

梅施——什麼？「假使他有一個家庭！」你以為他生下來就是這樣大的嗎？

屠伯斯——（笑他這句滑稽話）——哦，那是沒有的事，校長先生。

梅施——他的父母若是覺得他必須要補功課，他們一定會來向我說啦。至於義務課，我不知道你是否自信有力量能創辦它。你如果天天教義務課，以後人家都不肯拿錢來讀書了，你的同事們的飯碗，都會被你打破。哈哈，做事不要錢，他們是不能出這種風頭的。你若是一個大富翁，就是這樣做吧。

屠伯斯——哦，校長先生，請你不要這樣說。

梅施——這並不關我的事，是你的事。但是你這種慷慨的行爲，不能免除那百分之十的稅，你應當付給學校裏。我所說的，並不是爲着那卑鄙的金錢問題，是要尊重學校裏的規則，校規是同宇宙的原則一樣，絕對不能改變的。

屠伯斯——我很知道，校長先生。

梅施——那就很好。（他指着寫字檯上，一個動物的模型。）喂，這個哺乳動物叫什麼名字？

屠伯斯——校長先生，這是一隻袋鼠。這東西本來是我私人的，因為有一課書是講養雞場的害敵，所以我把它拿到這裏來做標本。

梅施——好。（他又向小書櫃子面前走去，看見了地下那堆破舊的書。）嘿！這些甚麼東西？

屠伯斯——校長先生，這是一櫃雜書，我正在乘着得空的時候，把它清理好。

梅施（很威嚴的樣子）——有缺少的嗎？

屠伯斯——沒有，校長先生，一本也不缺少。

梅施——好吧。

他向外面走，屠伯斯又很畏懼的叫他。

屠伯斯——校長先生，（梅施轉來聽他說話。）我可以找一個新學生進來，我相信一定會成功的。

梅施（很冷淡的樣子）——真的嗎？

屠伯斯——是真的，校長先生。請你注意，這是第七個了。

梅施——第七個甚麼？

屠伯斯——是我在今年內，替學校裏找來的第七個學生啦。

梅施——那你不是同這七家人家，幫了很大的忙嗎？

屠伯斯——當然的，一點也不錯，我真是同他們幫了大忙。

梅施——我們這裏的額已經滿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收你介紹來的這個小學生。簡單的理由，就是本校不能擴大到無止境。我們的牆壁，不是橡皮做的，不能隨便把房間放大。

屠伯斯（大吃驚）——噫！我看今年的學生，比去年少啦！

梅施——屠先生，你知道麼，前天我還拒絕了一個政府要人的兒子。

屠伯斯——啊呀！校長先生，真不湊巧，我已經答應了他的家裏，怎樣呢？

梅施——自己不能作主的事，也承認人家，這真是太不謹慎啦。（停了一刻。）

這孩子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呢？

屠伯斯——姓顧，名字叫和舍。

梅施——哦，不是貴族的孩子，對不起。屠先生，只要他的姓，帶一點貴族的樣子，我或許也可以通融，讓他進來。但是我想這孩子，至少總是一個聰明的好孩子。

屠伯斯——或許是……我在他的姑母家裏，教過他一個月的書。他的父母是在麻洛哥。我看他的腦筋有相當的靈敏，并且還有一種辨別異同的能力。

梅施——好好，但是他家裏會承認我們各種條件嗎？八百法郎一個月，並且還要先付三個月，都會承認嗎？

屠伯斯——那不用說。

梅施——學生除上正課以外，還會上各種補習的功課嗎？

屠伯斯——大概他還要學些正課以外的東西。

梅施——玩劍，造模型，唱歌，彈琴，都要學嗎？

屠伯斯——那是一定的。

梅施——可以另外加一百二十法郎一月嗎？

屠伯斯——我相信是可以的。

梅施——以外還有跳舞，水彩畫，世界語，可以再加二百法郎嗎？

屠伯斯——假若他的家裏知道這些東西的重要，我想是沒有問題。

梅施——除了膳宿費外，我們還有些雜費，你已經向他說過了嗎？

屠伯斯——校長先生，還有些甚麼費呢！

梅施（機械式的唸）——筆頭和吸墨紙：六個法郎，在自來水管子龍頭上，接水喝的准許證：五個法郎。兒童圖書館：二十個法郎。以外學生在校內一切的損壞：譬如灑了墨水在地板上，把名字刻在桌子上，或是在廁所內把壁畫污濁……一起是三十個法郎。以外每個月還有六個法郎的保險費，這完全是用在學生的本身上，譬如有時小孩子抓傷了，或是骨節斷了，骨頭碎了，有時發了猩紅熱，時疫病，耳炎，或是鋼筆尖觸傷了眼睛。你相信這些條件，他家裏都會承認嗎？

屠伯斯——我看一定沒有問題。

梅施（仔細想了一想）——這是一個可造就的孩子，我要盡力成全他，在另一方面，你既沒有謹慎，預先就答應了他，我必定要替你想個法子，好維持你的面子。

屠伯斯——謝謝你，校長先生。

梅施——你去告訴他的姑母，這孩子遲到一天，就多荒廢了一天光陰，這是很可惜的，我等着她來談話。你去要她快點到我這裏來，愈快愈好。

屠伯斯——她今天就會來看你。

梅施——那很好。屠先生，我希望我不是同一個忘恩的人幫了忙，並且希望你以後格外努力來報答我。

屠伯斯——校長先生，那是一定的。

梅施——好吧，話就是這樣說吧。（他轉身預備走出去。忽然他又變了他的心意，又回轉來對屠伯斯說話。）喂，屠先生，這是你上次交給我的，向大學區請求獎章的呈文，還給你吧。（他在一個大封套裏面找。這封套他進來時就拿

在手中。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他還是在封套內找。）真是很好的消息，……（屠伯斯聽了很高興，正在夢想的等着。）你知道麼，大學區的視學員，在我的面前，大大地稱贊你。

屠伯斯（喜歡極了。）——是真的嗎？

梅施——他曾對我說：『屠伯斯先生，莫說得一次獎章，就是得十次，也是應該的。』

屠伯斯——十次？

梅施——他是這樣說：『本應當得十次的獎章，我從前不知道他還沒有得過頭一次，我現在才知道，我真是抱歉得很。』

屠伯斯（喜得滿臉發紅）——啊呀！那不敢當，我很慚愧，校長先生。

梅施——他還加上一句：『在今年我還不能給他！』

屠伯斯（很驚惶。）——呵！呵！他不能給我！

梅施——不是不能，他是要把那些獎章，分給那些服務比你更久的教員……

喂，你的請求書在我這裏，你拿去吧。他最後還向我說了：『請你好好地告訴屠伯斯先生，說我今年替他存記了，已經把獎章無形地給了他。』

屠伯斯——無形地給了我？

梅施（向外面走）——哦，無形的獎章，或許比有形的還要好啦！

梅施出去了，屠伯斯站在那裏呆呆地想着，繼後他又走到書櫃面前來，清理他的書。

第四齣

人物：屠伯斯，陶密資。

陶密資進來了。他穿的衣服，同屠伯斯的一樣，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裁縫做的。可是他的鬚鬚剪成了四方形。他的身材比屠伯斯小。他的左手挾着書包，右手拿着雨傘。

陶密資——老屠，早安。

屠伯斯——嘿！陶密資，你來了，早安。

陶密資——怎麼？你有甚麼事不快樂嗎？

屠伯斯——我很快樂，誰說我不快樂？嘿！你知道麼，大學區的視學員，對梅先生私人談話說，他已經把大學區的獎章，無形地給了我。

陶密資（猜疑）——無形的？這是甚麼意思？

屠伯斯——是說他看出我是一個好教員，他并且托校長先生，把他親口說的話轉達我，他已經把獎章無形地給了我。

陶密資——不錯，這不過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使你聽了高興，但是在實際上，你還是沒有得到手。

屠伯斯——喔，倘使你把問題講得太實在，我當然是沒有得到手。

陶密資——朋友，我告訴你吧，我老早就知道了。

屠伯斯——爲甚麼呢？

陶密資——當你簽名去請求的時候，我沒有把我的意思說出來，你也沒有問

我。但是後來，我還是不不能不想到你請求得太早，你看我，我比你多服務了八年，我去請求過甚麼嗎？我不去請求，我只安心地等着。

屠伯斯——朋友，你不去請求，你就終久沒有。

陶密資——但是得了太早，好像是太出風頭。(註)

屠伯斯——哈！你以為我是一個想出風頭的人嗎？

陶密資——不是，不是，我是說有點像是出風頭的樣子。

門開了，巴宜可進來了。

註

原文是 *Artiviste*，是「倖進者」和「野心者」之意。此處因求前後文之明顯與流暢起見，把它譯作「出風頭的」，與原文雖略有不同，但大意無違。

第五齣

人物：屠伯斯，巴宜可，陶密資

巴宜可是一個很高大的人；因為年老了，背有點彎。他今年已經有六十多

歲了。他的牙齒是黃黑的。他走起路來，脚跟拍地，脚尖向前翹起。他的草帽舊得變了原形，兩頭尖起來，好像一隻小小的船。在他的老皮手指上，捻着一枝綉了又綉的香煙。他的左手膊子上，還挂着一把綠雨傘。

巴宜可——各位同事，早安。

他同陶密資握手。

屠伯斯——巴先生，早安。

巴宜可——我剛剛在門房裏，接到你的信，我現在來了，有甚麼好事？

屠伯斯——親愛的同事，你是我們的老前輩，並且你那一班，是全校最守規則的模範學生。所以我遇着有難解決的事情，我就想請教你。

巴宜可——太客氣。（他坐在長凳子的靠背上面；從口袋裏抽出一大盒自來火，預備點燃他的香煙。）你講吧，我聽。

陶密資（他表示要走開去。）——我在此會妨礙你們嗎？

屠伯斯——你在此更好，你也可以乘這個機會，聽聽老人家說的話。（對巴宜

「可」你相信麼，我有一個學生——我不知道是那一個——在我上課的時候，就彈一種盒子式的琴，可是僅僅只有三個音：銓！銓！多！

「巴宜可」——好，我聽清了。

「陶密資」——唔！是一個頑皮的孩子！

「巴宜可」——你又怎樣對付他的呢？

「屠伯斯」——我甚麼方法都用過了。在公民課裏面，我提出了些隱語，說妨害人家的的工作，是很重大的罪過。我又用直接的話，責問過那位不知姓名的犯規學生。我又向他們說了，我並不處罰他，只要他自己說出來。我所猜疑的學生，我差不多是像警察一樣的留心他們，想把這個頑皮孩子找出來，但是結果一點也查不出，我相信馬上又會聽見，這三個開玩笑的聲音，真是破壞我的威嚴，擾亂我的秩序：特地請問你，應當要怎樣對付呢？

「陶密資」——這事很難解決。

「巴宜可」——哦，一點也沒有甚麼難。課堂裏的音樂，那是很平常的事。有時是把

筆頭插在桌子上弄起響，有時又是橡皮帶子，用手指頭彈起響，並且我也曾在課堂裏，看見過一個小小的喇叭。有甚麼奇怪呢？哦，每次我只要聽見有這種聲音，我就把刁哈梅趕出去。

陶密資——但是你怎樣知道是他呢？

巴宜可——哦，我不能說一定常常是他弄的音樂，可是我所處罰的就常常是他。

屠伯斯——這是什麼道理呢？

巴宜可——因為他的頭，是像犯這種規則的。

屠伯斯——哈哈！我親愛的同事，你是在這裏說笑話嗎？

巴宜可——一點也不是笑話。

陶密資——那你是選了一個人來受冤，可憐的孩子，人家犯下的罪，歸他一個人當。

巴宜可（不以陶密資的話爲然。）——嘿！聽我說：關於音樂的聲音，只罰刁哈

梅，但是以外的東西，就不責罰他了。假若發現了放了散臭氣的小圓球，我就處罰那位小小的唐普司。若是有人用爛布子把火爐子的煙囪塞住了，我就把周子杭趕出教室。假若我看見我的椅子上，有膠水點子，那就對稽家裏幾個小孩子不起，他們是兄弟，請他們幾個兄弟，一道受處罰吧！

屠伯斯——哈哈！你這個方法真是很有系統的！

巴宜可——當然啦，這麼一來，每人都負着責任。在表面上看，好像有點不大公道，其實是很對的。試看一個學生，他的頭如果生成是愛塞火爐煙囪的，必定有一天，這煙囪要被他塞住。十次有九次，是他塞住的。

屠伯斯——但是第十次若不是他呢？

巴宜可（很高傲的樣子）——哦，錯誤的判決，反可以增加我的威嚴啦。我們指揮兒童，或成年人，有時必定要明明顯顯地，在他們的面前，做些極不公平的事，這是制服他們最得法的地方。

屠伯斯——但是那無罪的孩子，他受了冤枉的處罰，你曉得麼？

巴宜可——我怎麼不曉得，但是有甚麼辦法呢？這是鍛鍊他們將來好在社會上生活啦。

屠伯斯——但是稍爲調查一下，你不相信就可以把犯罪的人，發現出來嗎？
巴宜可——犯罪的人，與其去查，不如去選的好得多。

陶密資（帶着譏笑）——是因爲他們的頭的關係，所以就要選嗎？

屠伯斯——哈哈！這一定是波幾亞（註一）的方法！

巴宜可——不要以爲是稀奇，在社會上生活，不是同這個一樣的嗎？我們的遭遇，都以我們的頭而定。就是我們三個人，假若不帶着三個可憐的小學教員的頭，到世界上來，我們也不會在這裏相見啦。（屠伯斯咳了一聲嗽，又摸了一下鬍鬚。）喂，我告訴你一件短短的故事：當我在一七九六年，考領小學教員的證書的時候……

忽然聽見外面有一個學生，把嘴巴對着門上的鎖眼裏喊道：

裏的人——『巴宜可！呵！巴宜可！』

你吃豆子太多！』(註二)

巴宜可——不要動，我們還是繼續地說話，他一定在附近偷聽。哈哈！這個頑皮東西，在這裏「送肉上砧板」，自我罪受。(他慢慢地向門面前後退，口裏無目的地亂說。)但是這種初級證書考試，在今日已經不存在了！

外面的人，唱聲更大：

『巴宜可，

你吃豆子太多！』

巴宜可(繼續向後退)——應當把課程減少些。(細聲)大家都說話呵！

陶密資——對啦！對啦！

外面的唱聲：

『巴宜可！呵！巴宜可！

你吃豆子太多！』

巴宜可(奮激極了，但是仍細細地說)說話呵！說話呵！

屠伯斯——對的，想要得到初級證書，是應當減少些豆子……豆子者，課程也。
巴宜可——這個頑皮的東西，他蹲在門面前，用四隻腳蹲在地下，我看見他的背面。

陶密資——就是高級證書也完全是一樣的。

外面的唱聲，像報復似地喊道：

『巴宜可！

你吃豆子太多！

你吃豆子太多！

可！可！

多！多！

巴宜可！

你吃豆子太多！』

巴宜可走到門面前來了，一下把門開了，向一個大孩子的身邊一跳，那孩

子沒有穿鞋，只穿了一雙襪子，伏在地下。巴宜可抓着那孩子的手腕，用力把他提起來。

巴宜可（很興奮）——到校長那裏去！到校長那裏去！

頑皮孩子（叫喊）——不是我！不是我！

巴宜可——到校長那裏去！到校長那裏去！

他很憤怒地把那孩子拖去了。

註一：波幾亞（César Borgia）古代之暴君。

註二：原文爲：Panicault! oh! Panicault!

Tu l'as mangé? Kharricott?

今因音韻的關係，稍有改動。又，「吃豆子」者，蠢驢之謂也。

第六齣

人物：屠伯斯，陶密資。

陶密資——他散了些不公平的種子，所以收穫了些侮辱的話。

屠伯斯——那是自然的道理；我用的方法，或許沒有他那樣的有效驗，但是我的學生，從沒有人問過我吃豆子太多……

陶密資——那是不錯的。對於你的這個「音樂師」，我告訴你一個好方法，在音樂響的時候，我包你一下就把他捉來。當你初聽見，你裝作不知道，繼續講你的功課，好像沒有聽見甚麼一樣，任他去彈。接着你就慢慢地向後退，看聲音從甚麼地方來，你就向甚麼地方退，當你自己知道差不多到了目的地，你就驟然地轉過去，你把那孩子從凳子上拖出來，你再把手到檯子下面去摸，包你把那琴拿到手。我知道這個法子是頂靠得住，好像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確是陶密資一樣。

屠伯斯——這個法子雖是很靠得住的，可是我總覺得有點不大對，就是太狡詐，這種手段，似乎有點不大對。

陶密資——那位「音樂師」，他鬧了你十五天了，他又是很對的嗎？

屠伯斯——話雖不錯，可是他是一個小孩子啊！（陶密資聳了幾下肩，表示不與他再爭辯。左邊的那扇門忽然開了；愛蘭進來了。）

第七齣

人物：同上多愛蘭。

愛蘭——各位先生，早安。

陶密資（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禮）——梅小姐，早安。

愛蘭——屠先生，請你把世界地圖借我用用？

屠伯斯——梅小姐，你要借，我還有甚麼不高興嗎？

他就從一個小小的黑漆櫃子裏，取出一張世界地圖，很現情地送給了愛蘭。

陶密資（用交際家的聲調）——你今天上午有地理課嗎？

愛蘭——是啦，有一點鐘講大陸與海洋的功課。

屠伯斯——梅小姐，地圖在這裏。

愛蘭——屠先生，謝謝你。

她帶着微笑向外面走，屠伯斯替她把門開了。

陶密資——好朋友，請你原諒我……假若我不在這裏，她或許會多在這裏停
停，你們兩位，好像是很有成績的。我說的對嗎？

屠伯斯——你還沒有完全知道呢！（細聲）她剛剛還明顯地責備我……

陶密資（又驚又喜）——哈哈！真的嗎？

屠伯斯——她責備我待她太冷淡……

陶密資（仍是驚喜）——哈哈！真的嗎？

屠伯斯——她雖沒有對我直說『無情的人！』但是她用那小姐的媚態，向我
表明她的意思了。并且她把她的學生的功課，都托我替她改。

陶密資——她允許你代替她改功課嗎？

屠伯斯——這不是嗎？（他指着一捆一捆的卷子紙給他看）這不是嗎？

陶密資——那你現在只有向她表示你的熱愛啦？

屠伯斯——呵，不可以，不可以，我在她的面前，雖說過些極大膽的話，可是還沒有說過：『妹妹我愛你。』

陶密資——沒有？

屠伯斯——真是沒有。

陶密資——我不知道你自己明白不明白，你真是一個活烏龜呵！

屠伯斯——那裏，那裏，不要開頑笑。我真是想向梅愛蘭求婚，請你替我想想。

陶密資（沉沉地想）——不錯，這是一件大事情，老屠，你找的對象太高！

屠伯斯——我若是真的能够成功，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會說我們兩個人的地位，相差太遠，男的太低，女的太高。

陶密資——那自然……人家以為你是靠着自己的面貌，在梅氏小學內混飯吃。

屠伯斯——真的，人家會是這般想。

陶密資（思索了一刻，忽然又大聲地說：）——總之一個人，要有點野心……，
在頭一個機會，就不要錯過，要好好地大進攻。

屠伯斯——大進攻？怎樣才是大進攻呢？

陶密資——你把你與她的距離預備好，你用一種多情的眼睛去望她；你知道
射眉眼——麼？先把眼睛閉成一線，然後再更現情地把眼光向她溜過去。

他慢慢把自己的頭向後傾，把眼睛半閉，裝出一種射眉眼的樣子，給屠伯
斯看。

屠伯斯——你以為這種樣子是對的嗎？

陶密資——只要你龍做得出，那是最好也沒有。以後你就靠近她，你用極溫和
的聲音，對她說：『妹妹我愛你。』快大膽去幹吧！

屠伯斯——快去幹……但是怎樣去幹呢？

陶密資——裝出很有情的樣子，說些很深切像詩樣的話，加上一個溫和而堅
硬的要求，假若她拒絕，你就放大膽些，不要怕，（他假作抱一個女子在手上，

做着樣子給他看。是這樣把她抱着，接一個吻吧！

屠伯斯——接一個吻！她會怎樣說呢？

陶密資——她或許會忽然昏倒，口裏唸道：『屠伯斯，屠伯斯。』

屠伯斯——那太可怕，我不想這樣做。

陶密資——不能說她一定會昏倒，或許她是在姑娘時代的心理，稍為抵抗一下，她或許會推開你，或是對你說道：『屠先生，你做甚麼？』這都沒有甚麼關係，只要她不大大地叫起來。她就是表示『好。』

屠伯斯（停了一刻）——怎樣，是吻在她的額上嗎？

陶密資——蠢東西！吻在她的嘴上囉。

屠伯斯——在嘴上……你是這樣做過的嗎？

陶密資（很放肆的樣子）——起碼有二十次了。

屠伯斯（點頭表示決心）——我一定照這樣試一試，但是她的父親，是最可怕的。

陶密資——哦，在她的父親面前，那當然不是用這樣的手段。

屠伯斯——我知道他很尊重我，他並且知道我是一個極正經的人。但是他若是拒絕我，那是使我很難受的，我想還是先探探他的意思，再去同他談吧。

陶密資——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想叫我去探察他的意思嗎？

屠伯斯——我不敢向你請求。

陶密資——不要緊，有機會我一定問他。

屠伯斯——你去問他的時候，要特別地小心，不要使他疑惑甚麼。

陶密資——哦，你知道我，我不是一個不謹慎的人，我把這個問題暗中去試他的意思。

屠伯斯——今日是最好的機會，因為今天早晨我還告訴了他，我可以介紹一個新學生進來。

陶密資——你從什麼地方找來的？

屠伯斯——這孩子，我在城裏教過他的功課；我勸了他的家長把他送到此地

來讀書。

陶密資——嘿！大猾頭！你得了主人的歡心，可是你自己失掉了功課。

屠伯斯——因為我不想繼續教了。

陶密資——爲甚麼呢？是報酬太少嗎？

屠伯斯——報酬很好。但是講起來，又是一段很奇怪的事。這孩子住在一個少年婦人家裏，這婦人就是他的姑母。但是這位少年西施，也不是結了婚的女子，也不是離了婚的婦人，又更不是一個寡婦。

陶密資（心裏莫明其妙）——那她是一個甚麼樣的女子呢？

屠伯斯——我看她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女人，可是她很富足。當我頭一天到了她的家裏，她把我接到一個頂美麗的化裝室內坐着。裏面有絲織物，有古代的油畫；在地下還有很多的繡花墊子。那又厚又軟的地毯，從門口起，一直到樓梯脚下，沒有間斷一寸地方，說出來，真是沒有人相信。

陶密資——呸！這也算是有錢的人嗎？

屠伯斯——怎麼不是有錢的人！並且每天在我教了功課後，有一個很文雅的男子，他雖穿得很漂亮，但是我相信他是一個僕人。他每次把我引到化裝室裏，那位少年婦人就問我，看孩子有無進步？老陶，我不知道是甚麼原故，恐怕是房內的裝飾品太美麗，或是她的香水太衝人的關係，我每次同她談了話後，我從記不起我究竟說了些甚麼。

陶密資（帶着責罵的聲音）——呵！呵！你真是太不懂世情，你的社交常識，真是抵不得一個小銅錢。

屠伯斯——老陶，可惜你沒有在那裏看見呵！當她坐在繡花墊子上，我看見她脚上的絲襪子，多麼細軟！多麼光彩！她穿的皮鞋，多麼貴重！都是雞皮或蛇皮做的。並且還有一次，我看見她穿了一雙金鞋……。

陶密資（點了兩下頭，表示無疑。）——對了，這一定是一個舞女。

屠伯斯（很兇的聲音）——你說甚麼話！不要這樣武斷地批評人家。你又從沒有看見過她，你怎麼知道她是跳舞的？她是好家庭的女子，並且還是一個

上等社會的人……因爲我在她的家裏，有幾次看見一位先生，身上掛了一個榮譽勳章，這位先生，一定是她父親的朋友。因此我想到她是上等社會的人。

在這時，從窗口裏，看見外面院子裏的人奔跑。黎普灼先生也癡狂似的跑過去了，但是立刻他又跑轉來了。他的氈帽握在手中，引着一個穿得極摩登的美婦人，向裏面走，他走前，女人走後。屠伯斯看見這位女人來了，現出極慌張的樣子。

屠伯斯——她來了！這就是她！……你快走開吧，老陶，是她來了！

門開了，黎普灼彎着身子，用極柔美的聲音向屠伯斯說：

黎普灼——屠先生，有一位太太要同你說話。（他轉着身子向他後面的那位

女人說）太太，屠先生在這裏……

他側起身子站着，好讓那女人走進去，他又把門關好了。陶密資也轉身到
他自己的課堂裏去了。

第八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

剛剛進來的，是蕭麗太太。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美婦人，並且穿得非常之時髦。在金黃色的頭髮上，戴着一頂小呢帽。在她的極摩登的裙子上，罩着一件很光彩的貂皮大衣。她帶着微笑，向屠伯斯面前走。屠伯斯就盡力地裝作最禮貌，最恭敬的態度。

蕭麗——屠先生早安。

屠伯斯——蕭太太早安。

蕭麗——屠先生，我想先把學校裏參觀一下，再去看校長，……我想是很對的。
屠伯斯——蕭太太，那很好，你想先參觀學校，那毫無問題。但是你如果願意，我先引你到梅先生的辦事室看看，他是非常之高興接見你的。

蕭麗——哦，用不着。這就是你的課堂嗎？

屠伯斯——是，蕭太太。

蕭麗——以外的遊戲院子在那裏呢？

屠伯斯（很驚惶）——以外的院子？

蕭麗——我想這些孩子在此地，總有一個像花園樣的院子，給他們去遊戲啦，屠伯斯——蕭太太，沒有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看得這個院子太小，所以你問還有榜的院子沒有。但是這個院子，在事實上是夠大的，因為我們學校裏的規則，是很巧妙的，梅校長知道好動的學生，比好靜的學生要多佔地方，所以他就禁止了一切奔跑的遊戲，因此這個院子，也就無形中變大了。

蕭麗——噲！他這個方法，是同人家把些小魚，放在一個玻璃瓶裏面一樣……
（屠伯斯勉強微笑。）這些門呢？在院子的周圍，都是課堂嗎？

屠伯斯——對啦，蕭太太，你看，不是有六個課堂嗎？

蕭麗——哦，屠先生，梅氏小學原來還是這樣的呵！與我從前所意思的，相離太遠。

屠伯斯——唔！不錯，蕭太太，你要知道，我們常常所意思的東西，到了後來，多半都是與事實相反的。

蕭麗——對啦，這是完全相反的。

屠伯斯——你或許是看得我們的課堂太小，並且裏面還是裝着煤汽燈，所以你
你不滿意，對嗎？

蕭麗——不是這個原因，我以為梅氏小學，一定不是四五間地窖，圍着一個地坑。

屠伯斯——喔呀！總之，你今天的印象，似乎不甚滿意。

蕭麗——我對於貴校的印象，確實不好。

屠伯斯（驚呆了）——確實不好！完了！

蕭麗——屠先生，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教員，我本來很想把我的姪兒送進來，可是我看了這學校的樣子，我原來的意思，就完全打消了。

屠伯斯——蕭太太，完了，完了。

蕭麗——我改變了意思，與你有什麼難過嗎？

屠伯斯——這是一個小小的意外打擊，沒有旁的……我只說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我已經向梅先生說過了，說我介紹一個頂好的學生進來，他一定會說我講話沒有信用。

蕭麗——屠先生，我親自去同他說明，使你絕對沒有責任。

屠伯斯——蕭太太，你真是太好，謝謝你。

蕭麗——至於我的姪兒賈斯多的功課，以後你每天到我家裏來，教他兩點鐘吧。

屠伯斯——兩點鐘？！可惜我沒有時間，我學校裏的事太忙，實在是做不到。

蕭麗——既是這樣的情形，你還是每日來教他一點鐘吧，像從前一樣。

第九齣

人物：同上，多梅施。

梅施走來了，帶着奸詐的笑容，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會花言巧語的人。他又盡力地裝作要人的態度。

梅施——屠先生，請你介紹……

屠伯斯——蕭太太，我很榮幸的，向你介紹：這是我們的校長，梅先生。（對梅施）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蕭太太。

梅施——蕭太太，我十分的榮幸……

蕭麗——校長先生，我也一樣，很榮幸的認識你。屠先生同你談的那計畫……

梅施——不錯，他對我說了，蕭太太。

蕭麗——但是……這不過是一個計畫……我有一個姪兒……

梅施（機械式的說）——頂好的孩子！

蕭麗——你認識嗎？

梅施——我雖沒有看見過，但是我的同事，屠先生已經對我說了，說這位小少爺，沒有最好的了。

蕭麗——因為屠先生向我說過，所以我會想把這孩子託給先生。

梅施——好極了，蕭太太……這位小朋友，我猜着定是一個很聰明的好學生，在我們這裏，你可以放心，我們一定把他培養得很好；我們對於這些小學生，是很有經驗的。這班青年的智慧，好像是些花苞子，我們要把它一葉一葉地展開，不能使它壓壞，又不能使它走變樣子。

蕭麗——我很相信；可是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就是我還沒有十分決定，因為孩子的身體很弱，我想先問問醫生，看住在學校裏面，與他的身體，有無妨礙。

梅施——蕭太太，請聽我說：我們對於身體衰弱的小孩子，有特別方法調養他們，並且從我們學校裏，走出去的兒童們，個個都是臉上長得很肥滿，肢體發達得很粗大的。

蕭麗——據你這樣說，貴校簡直是一個療養院呵！

梅施——蕭太太，我不是這樣說的，但是我可以斷定，你的姪兒在這裏，不到一

年，他的身體和學問，都有同樣的大進步。

蕭麗——那我相信是有的；如果醫生允許，我一定送他來。

梅施——蕭太太，不論你怎樣決定，我是十分感謝屠先生的，他獻給我一個好機會，使我認識了你。

蕭麗——校長先生，屠先生是貴校的頂好的教員，是先生一位頂好的同事。

梅施——那我很知道，蕭太太，並且我對於他的尊重和友誼，他自己也很知道的。

蕭麗——這兩點，是你應當獻給他的。屠先生，再見吧。在五點鐘的時候，我等着
你來教賈斯多的書。

屠伯斯——蕭太太，我一定來。

梅施開了門，讓蕭麗出去；他又跟在蕭麗的後面，一面走，一面說話。

梅施——蕭太太，你若願意，我就請你到我的辦公室內坐坐，請你看看我們這裏學生的各種考試成績；並且請參看我們教訓兒童的方法，真是最新式，而

最完善的好方法。

第十齣

屠伯斯單獨站在那裏，想了幾秒鐘後，口裏咕咕咕地說：『那是可以說得好的，那或許是可以說得成功的……』。

愛蘭快要進來。

第十一齣

人物：屠伯斯，愛蘭。

愛蘭從左邊那扇門走進來了。

愛蘭——喔呀呀！屠先生，你接見了一位漂亮的太太！

屠伯斯（紅着臉）——這個婦人，是一個學生的親屬，換一句話說：就是他的姪兒想到這裏來讀書。

愛蘭——換句話說：這是近來你對我冷淡的原因！

屠伯斯（心在驚跳）——梅小姐！

愛蘭——你把曆書送給人家去了。喂，這是你的墨水，雖然那位太太或許不需要，我還是還給你吧。

屠伯斯——梅小姐，請你不要生氣。

愛蘭——屠先生，我不是生氣，我是來請求你一件重要的事。

屠伯斯——那好極了，我說給你聽吧，梅小姐，我能替你効効勞，我真是十二分的快樂。

愛蘭——是真的嗎？將來再看吧。（她走近屠伯斯）我要去學唱歌，你相信嗎？

屠伯斯——哈！那很好，我知道你的聲音是很好聽的！

愛蘭——對啦，是很好聽的。我在每個星期四，上午十點到十二點，要到教員家裏去學習。但是我的父親，還不知道我要去學這種功課。這是我同我母親兩個人的小秘密。

屠伯斯（很歡喜）——梅小姐，謝謝你把這祕密告訴我。在我們兩個人中間，又多了一件祕密呵，哈哈！

愛蘭——對啦，校長先生剛剛決定了夏季的野外散步，從下星期四日起，就要實行；屠先生，這與你不發生甚麼感想嗎？

屠伯斯——當然與我有很多感想，但是裏面的詳細情形，我還不十分知道。愛蘭——我說給你聽吧，每逢星期四日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我要帶着幼稚班的學生，到外面去散步。

屠伯斯——從十點到十二點，（心中來了一個意思）呵呵，那你必定要退去你的唱歌功課啦！

愛蘭——那是無疑的。

屠伯斯——那不是很可惜嗎？在同一個時候，你不能在兩個地方啦。

愛蘭——屠先生，我想請求你甚麼事，你能猜得着嗎？

屠伯斯——我當然明白了，你是想叫我去把這個情形，告訴校長先生，請他把

野外的散步時間，改換一下，我猜的沒有錯嗎？

愛蘭——一點也不對；我是想你去代替我領着那些小孩子散步。

屠伯斯——那好極了，（他很高興）我在星期四上午正沒有事啦。

愛蘭——好得很，我去向我的父親說，說屠先生很想領着學生去散步，因為他從不出門，想借這個機會出去換換空氣。

屠伯斯——好極了！哈哈！多麼滑稽的女人呵！（他很情熱的靠近愛蘭的身邊。）梅小姐，我一定去替你領着這些孩子們到外面去散步，這是最快樂的事，因為我……因為我愛你。

他對她「射眉眼。」

愛蘭——屠先生，請你……

他更靠近她，他的眼睛，也更加情熱地望着她。

屠伯斯——梅小姐，我愛你……不是一種淫亂的愛，也不是一種無羞恥的亂愛，是一種正當的，誠懇的真愛，總之，我愛你，是夫妻之愛。（他更加靠緊她，愛蘭

不記止住自己不笑。屠伯斯把愛蘭一下抱在手上。讓我同你說……讓我同你說……（他在她的嘴上接了一個吻；愛蘭用力推開他，并打了他一個耳光。）

愛蘭——屠先生！你想做甚麼！你在一個小姐的面前，可以這樣嗎？請你下次不要再是這樣開玩笑，星期四，不要忘記代我領學生出去散步。

她出去了。

屠伯斯——她只稍稍地抵抗了一下，這是預料到的。神聖一般的處女小姐，是容易接吻的嗎！但是她沒有大大地叫喊，我看一定成功了！（他把自己的臉，摸了幾下）啊呀！神聖一般的處女小姐！

忽然那震耳的鼓聲，又鑿鑿地響，并且從那院子的四壁，生出一種回聲。從門窗裏，看見一些小孩子，成隊站在課堂門口。屠伯斯把門開了，可是那些學生，不馬上就進去，他們正在等着屠伯斯的口令。他喊：『開步走！』全班十幾個十歲到十二歲的孩子，都是兩個一排的走進教室裏去了。

第十二齣

人物：屠伯斯，學生們。

各學生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兩手交叉抱着，站在自己的凳子傍邊。屠伯斯立在講臺上，等着學生，他看見學生們都站好在各人的位子上，他就把手一拍，學生們就坐下了。他們把自己的書包打開，把裏面的書和課本拿出來。有幾個小孩子，口裏還在說話；屠伯斯不動，很莊嚴地望着學生們的動作。

屠伯斯（很威嚴的聲音）——喂，郭鐵，你此刻是在甚麼地方呢？是在公共的遊戲場裏嗎？可以隨便講話嗎？

郭鐵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聽了，便低下頭向課本上看。

屠伯斯——朱士航，你今天又沒有把日曆表上的廢頁撕去！（他指日曆表）
我不把這事託你了。

學生朱士航（不耐煩）——真的沒有撕去？

屠伯斯（很莊嚴的樣子）——不要做聲！（他又變作溫和的態度。）柏魯德，你這個星期的成績很好，我把日曆表委託你吧，快把這頁不要了的撕去。

學生柏魯德——老師，謝謝你。

柏魯德跑去，把日曆表扯去了一頁，投在字紙簍子裏。屠伯斯便走到他的講桌面前去坐着。他從自己的口袋內，取一個很大的葱頭，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又把抽屜開開，把裏面應用的東西，拿了出來：幾個記分數的簿子，一枝鋼筆，一塊拭眼鏡的小絨布子，一塊拭筆頭的黑布子……在講桌下面，他的褲腳和皮鞋的中間，看見他的白棉紗襪子。他停了一刻沒有做聲。

屠伯斯（很莊嚴地說）——明天上午，從八點半到九點半，是作文，題目是屬於公民方面的。請你們把作文的日子，寫在自己課本上。

學生們的手，都在動作，大家都把作文本展開了。屠伯斯起身到黑板面前去，拿枝粉筆，寫出很大的字：『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三……』在

這時候，聽見頂後面的那行長凳子上，有吵鬧的聲音，是兩個學生，在肩上交相打了幾下。

屠伯斯（仍在黑板上寫字，沒有轉頭望）——稽克斯，我不用轉頭看，我就知道是你在那裏擾亂秩序……

他正寫到了第二行『公民作文』。這時坐在後排右邊的一個學生，叫做蘇格梯。他用一根橡皮帶子，繫着一個小小的紙球；這個玩意兒，他從進課堂起，就在預備，現在果然完成了。他把這個小紙球，放在橡皮帶子上，用力對黑板上一彈，正落在屠伯斯的側邊。屠先生驟然把身子轉過來，他身上好像是安着彈簧樣，轉得極快而極自然。他閉着眼睛，翹起鬚鬚，把他右手上的大指頭舉起，對着課堂的左邊恐嚇，口裏并喊道：

屠伯斯——稽格斯！滾出去！……我看清了，是你。（大家都安靜，沒有一點聲音，但是那位蘇格梯低着頭，慢慢地笑起來。）稽格斯，你用不着藏，快替我滾出去！（停了一分鐘。）噯！稽格斯在那裏？

學生郭鐵（慢慢地站起來）——老師，他有三天沒有到學校裏來了……

屠伯斯（現出很難回答的樣子）——哈！他沒有到嗎？好吧，他沒有到……至

於你，郭鐵，我告訴你，小朋友，不要學頑皮，快繼續寫吧。（停了一刻，刻沒有做聲，屠伯斯又走到他的講桌面前去坐着，開始講功課。）我們要預備明天星期三的公民作文。（他用右手指着黑板上寫的日子。）我們今天先用口講講，把我們所講過的公民課，來作一個簡略的復習。但是在未開始以前，我有一句話，要向你們裏面一位同學說明。自從幾天以來，有一位小朋友，用一種極不好聽的音樂，來擾亂我們的課堂。我今天最後一次向他聲明；請他今天不要再開始擾亂我們，以前的事，我都寬恕他。我相信他一定很明白我的意思；我叫他注意個人的道德，我相信他一定會聽我的話。（剛剛把話說完，那音樂又開始了，并且比以前更加現得諷刺。屠伯斯滿臉的怒色，但是他又把

它壓制住了，沒有生氣。）好：從今以後，你們要知道，我的手是活的。（停了一刻）現在大家都做事吧。（又停了一刻。）我馬上就告訴你們。依照你們明

天的作文成績，定你們的名次。明天的作文範圍很廣，絕對沒有限制，不要專談怎樣愛國愛民，也不要專談怎樣孝順父母，和動物的保護，這些問題，用不着我們多談，我們寧可把那些善與惡，道德與不道德的基本問題來談。爲了使你們好做這個題目，我們且來過細看看那些開化了的民族，研究他們的習慣和風俗，並且我們要看出一種是使我們服從道德的基本條件？即使我們心中不大喜歡的，也要服從它。（那音樂又錠錠地響，屠伯斯不動聲色，仍是很自然地講功課。）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上，找些實例出來吧。（他在點名冊子上，找一個學生的名字。）湯持；（湯持站起來；他的頸上圍了一條羊毛圍巾，腳上穿了一雙花紋襪子，在他的罩衫下面，還穿了一件羊毛絨線衣。）在我們一生裏面，想要有成就，換句話說：就是你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和名望，都是同樣的高大，應當要怎麼樣呢？

湯持（想了很久）——應當要注意。

屠伯斯——這也不算錯，但是要注意……注意在甚麼地方呢？

湯持（很堅決的樣子）——要注意門風啦。

全堂都大笑起來。

屠伯斯急忙在桌上輕輕地敲，想使大家不做聲，好恢復秩序。

屠伯斯——湯持，你所回答的，并不完全不合理，因為你常常聽見你的母親是這樣說，所以你也常常把這句話放在口裏背。但是你沒有完全懂得我的問題。你再用心聽，我是問：在一生中，想要做出大事業，應當要……應當要怎樣呢？（湯持急得流出汗來，同時有幾個學生，舉起手喊道：『老師……老師……』）屠伯斯不讓這些知道的小孩回答。）你們不要叫喊，我問誰，便讓誰回答。湯持，你最後的記分簿上，是一個圈，你知道麼？湯持，這次試試看，能把圈變成一個數目字。你想想……應當要怎樣？……應當要有廉……廉……

全班的人，都很留心地等着湯持的回答。屠伯斯也彎着身子望着他。

湯持——廉……廉……鐮刀！（註一）

全堂的學生都大笑，并且那盒子式的琴，也同時響起來了。

屠伯斯（大失其望）——今天又是一個圈，坐下去吧。（他在記分冊子上，寫一個零。）小朋友，記清，應當要有廉恥。我現在舉幾個好例給你們聽。我可以預先說定，凡是那些無廉恥的人，做壞事的人，他們將來一定要失敗的。（音樂又響，屠伯斯不睬，仍繼續講課。）我們每天在報上看見的，那些不遵守法律的，那一個不受處罰？有時又是一個狂徒造了驚人的罪惡，他搶了人家的錢包，把人殺死了；有時我們又看見一個很活潑的男子，他很細心地預備了一些特別的器具，把人家的保險櫃子上的鎖違法的開了，想把裏面的鈔票偷走；有時我們又看見一個管賬人，把主人的錢，送到跑馬場裏輸了。（大聲）這些該死的東西，犯了罪後，馬上就被警察捉着，牽到他們的審判官面前去。在那裏，把他們關在一個牢獄裏面，使他們受極深的痛苦，好改變他們的惡性。小朋友，我們以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做了壞事的人，馬上就會被處罰。我們又可以看出那些離開了正路的人，是等於落在一個無底的黑洞裏。（音樂又響）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男子，一個極無廉恥的壞人，他賺了很

多不正當的錢，過極奢華的生活，他穿得異常之華美，他一家住了幾層洋樓。還有兩個僕人，在他的面前侍奉他。除此以外，他還用了一個女僕人，專門替他做飯菜；一個汽車夫，專門替他開車。但是這個人，你們想想，他有沒有朋友？

學生郭鐵舉起手，屠伯斯點頭，允許他回答，郭鐵就站起來了。

郭鐵——他有朋友。

屠伯斯（搖頭笑他）——噫！你相信他是有朋友嗎？

郭鐵——一定的，他一定有很多的朋友。

屠伯斯——爲甚麼他有朋友？

郭鐵——因爲他有汽車，大家都想坐他的汽車。

屠伯斯（大聲）——不對，郭鐵，如果有這樣的人，這都是些無恥的下流東西，不能說是朋友，我們剛剛所談的那人，他絕對沒有朋友，凡是知道他的財產，來得不正當的人，看見了他，就好像遇見了鼠疫樣，趕快跑開。你們又想想，他又怎樣做呢？

學生刁杭——他搬到傍的地方去住，不是一個很好的法子嗎？

屠伯斯——那或許是一個好方法，可是在他的新地方，就不會有事了嗎？

刁杭——那總可以想辦法的。

屠伯斯——不能，不能，刁杭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無論他怎樣做，無論他跑到什麼地方，他的精神上不能安甯，因為他毀污了良……良……

屠伯斯的眼睛向前面望，想找出一個學生來回答。學生皮達舉手。

皮達——一定是梁小姐，她是一個頂美麗的姑娘！（註二）

全堂的學生，又大笑起來。

屠伯斯（大聲）——皮達，我知道你這個奇怪的回答，不是有心故意說的。但是你在未說出來以前，你要過細想想，不要亂說；是這樣，你才可以免去一個零。你要知道，這次打個零，與你的平均分數，是很有關係的。（他在冊子上記了一個零。）這個壞人，他從不能安甯，因為他毀污了良心。換句話說：就是他在良心上從不能有安甯。你們看，他在白天和夜裏，總是憂愁，痛苦；他的面色，

是灰白的，他的身體，是枯瘦的，衰弱的。想要恢復他的良心上的安甯和快樂，他就把他整個的財產分給貧苦人；因為他懂了……

說到最後一句話，他從他的後面，拿了一根竹棍子，把一頭指着壁上的一句格言。

全班學生（同聲唸道）——『不義之財，從不能造成好結果。』

屠伯斯——好，我們再看……

他又指着另一句格言。

全班學生（又同聲唱道）——『黃金不會造成幸福。』

屠伯斯——好極了。我們現在再看那些好人是怎樣的。蘇格梯，聽清那些好人，他們在白天裏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們精神上的態度是怎樣的？快些告訴我。

蘇格梯——他們疲倦了。

屠伯斯——我們每天總說過二十次，你忘記了嗎？工作會使人疲倦嗎？

學生柏丹忽然站起來，兩手交叉抱着；一口氣背道：

柏丹——『工作從來不會使人疲倦，使人疲倦的是懶惰，它是百樣毛病的母親。』

屠伯斯——柏丹，很好，我給你十分。假若這位好人，他做管賬人，就是在一個大銀行裏，他也一定把賬弄得很精細，很明白。他的主人極歡喜他，每月加他的薪水。（這時，那音樂又大聲的響，屠伯斯站起來了。）假若他是一個商人，他一定不賺分外的錢，不把物價特別提高。因此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很尊重他，他得了人家的信仰，他的生意，就很發達。這是他爲善所得的報酬。（屠伯斯慢慢地走近蘇格梯。）假若有戰事發生了，他一定爲國家跑到戰場去犧牲。若是受了重傷，政府就會給他一個勳章，使那些國民看了，都欽佩他，各地的兒童們，就是不認識他，也對他行敬禮。路上走的老人，也互相地說：（對學生蘇格梯）『快滾出去！』

屠伯斯突然把身子轉過來，把蘇格梯一下捉着。

蘇格梯（很畏懼）——不是我，不是我……

屠伯斯（得勝貌）——哈！不是你！快些走到凳子外邊來，快滾出來！（他把學生拖出凳子外面來了，他又伸手到桌子下面去摸，拿出了一個小小的盒子琴。）哈！哈！這是甚麼東西！（他把琴彈了幾下。）蘇格梯，你的事很明顯了：我好意勸你，你以為我是不敢處罰你嗎？（停了一刻。我是忍着不做聲，你以為我是瞎子嗎？不看見是你嗎？噲！噲！蘇格梯！你要知道，『絲絨手套裏面，常常藏有鐵手掌。』（註三）（他舉起自己的手，手指頭是散開的。）你假若有壞意，我就要打破你的頭。（蘇格梯嚇得戰慄難支，預備向外面走。）你走到甚麼地方去？

蘇格梯——到門外去。

屠伯斯（望了他一下，）——不許走，立在這裏。（他把蘇格梯送到書櫃子面前，罰他立正。）你的同學們看了，都要嚴厲地責罵你。（全班學生都大聲笑起來，屠伯斯用手敲着桌子，要他們不要做聲。）蘇格梯，在下課的時候，我再

判定你的事，現在我不說甚麼。（停了一刻刻。）在這件不幸的事後，我們還是繼續我們的功課……我們剛剛講到……

門忽然開了；全堂的學生都起身，兩手交叉，恭恭敬敬地站着。因為是梅校長來了。他的背後，還跟着皮夫人。她是一位四十歲的男爵夫人，年紀雖不算老，但是自從五年來，她的嘴邊上，就長了些短短的鬚鬚。屠伯斯看見是他們進來了，也急忙地起身，向梅施面前走，先同皮夫人誠懇懇地行禮。

註一：

原文是屠伯斯所欲說的 *Honnête* 「廉恥」*湯持* 所欲答的是，*Horrible* 「可怕的」原文上兩字，均是 *h*。起首，無法直譯，若直譯，則兩字的音，不能相同，所以只好以「廉恥」和「鑿刀」代之。因「廉」與「鑿」音同。

註二：

原文是 *Conscience* 「良心」和 *Conclerge* 「看門人」兩字的起首，都是 *Con* 亦無法直譯，只好勉強以「看門人」譯作「鑿小姐」，因為「良」與「鑿」同音。

註三：這是一句成語，意思是說：往往表面上是懦弱的，實際上，是很堅強的。

第十三齣

人物：屠伯斯，梅施，皮夫人。

梅施——屠先生，皮男爵夫人想同你談話。

屠伯斯——校長先生，遵命，遵命。但是我的功課還沒有講完，爲着學生的利益計，我看還是等一刻吧……

梅施——唔，功課等一會再講有甚麼關係呢，（他轉頭對學生們，他們還是站着的。）小朋友，你們可以出去玩玩。（對屠伯斯）我已經同黎普灼先生說了，要他來監管學生……

學生們走出去，裏面有一個，忽然離開隊伍，來同皮夫人接吻。這孩子是皮夫人的兒子，名字叫做皮達。

梅施（帶着微笑）——好孩子！好孩子！

皮夫人（對屠伯斯）——屠先生，我特事來問你，我的兒子亞舍，你覺得他的功課怎樣？

屠伯斯——皮太太，我很願意對你說，但是我不願意小孩子在傍邊聽見我們的話。

梅施（對皮夫人）——頂好的孩子……，喂，小朋友，你去和你的同學們，一道玩吧。（皮夫人同孩子接了吻，他就走出去了。）很有感情的孩子，真是受過好家庭教育的孩子。

皮夫人（對屠伯斯）——屠先生，他非常之喜歡你，他常向他的父親說，說你是一位很可欽佩的先生。

屠伯斯——皮太太，那我真是幸福極了！我應當更加努力使學生們尊敬我。
梅施——你真是很受他們的歡迎和尊敬，屠先生，我還要補充一句；你也很知道取他們的親愛心。

屠伯斯很驕傲地笑。

皮夫人——我的兒子，他真是十分地敬愛先生，他要求我到此來，請你另外再教他一些功課……

梅施（對屠伯斯）——處處都是稱贊你……

屠伯斯——皮太太，承你過於誇獎……

皮夫人——他愛上你的課，好像愛一種糖，或是一種玩具樣……，這不是很好的現象嗎？我特事來告訴你，屠先生，在每星期內，你願意教他多少時間，就教他多少吧。價錢也隨先生的意思定。

梅施——噯！噯！這是很明顯的，另外還有意思。

皮夫人——我們既遇着了——一個這樣好的先生，當然要把這孩子完全付託他，這是最好的辦法。

屠伯斯——皮太太，承你這樣說，我真是很慚愧。

皮夫人——你有甚麼事慚愧？是做了最好的教員慚愧嗎？

屠伯斯——呵！皮太太……

皮夫人——喂，話已經說好了，明天晚上，你到我家裏來，把你定下的鐘點和報酬告訴我。

屠伯斯——好極了，皮太太。我現在就可以把我得空的時間告訴你。（他翻開一個小本子，看他的功課時間。）

皮夫人——明天再說，明天再說。但是我還有一件使我心中很難過的事，我要同你談談。

梅施——哦，無關緊要的小事，那是容易更正的。

屠伯斯——皮太太，是甚麼事？

皮夫人（她從皮篋子內，取出一個信封）——我的兒子上學期分數報告單，我剛剛收到了，可是我不敢送給他的父親看……

梅施——我已經向男爵夫人說明了，裏面的錯處，一定是書記謄寫的時候，沒有留心，把你所批的分數抄錯了。

屠伯斯——校長先生，我不相信裏面有錯，因為我沒有用書記，並且這個報告

單，是我親手寫的。

他拿了報告單，過細看。

梅施（把裏面重要的話，特別地高聲說）——請你單獨教功課的皮太太，她有三個小孩子在我們這裏，我非常之感謝她！……所以報告單上有點錯誤，是常有的事。

屠伯斯（細看報告單）——這個報告單，實在是我給學生的，一點也不錯。
皮夫人——怎樣？（她接着報告單在手上唸。）國文：一個零。算術：一個零。歷史：五分。公民：又是一個零。

梅施——嘿！屠先生，你再過細看看，請你一項一項地再用心細看……

屠伯斯——哦，這很容易看清的，一下就看得很明白，實在是些零……你相信麼，我去把我的記分冊子拿來你對對。

他去拿了一本記分冊子來了，打開給梅施看。

梅施（接了記分冊在手上，又把它合起）——好朋友，你聽我說，古人說得好；

「錯是人人都有的，但是自己知道了，下次就不能再錯。」頭一次錯，那有甚麼關係呢？（他睜着眼對屠伯斯直看。）朋友，請你把這孩子的平均分數再算一算好嗎？

屠伯斯——那可以，這並不費多少時間。

他坐在講桌上，把幾本記分冊子都打開，起始算分數。皮夫人和梅施，站在講桌的兩當頭，一面看屠伯斯算分數，一面談話。

梅施——男爵夫人，你最近能看得見大學區的視學員嗎？

皮夫人——我星期三就可以看見他，因為星期三晚上，他到我家裏來吃夜飯。他是我丈夫皮爵士的老同學，他對於我們的友誼，是很深的。

梅施——他非常之尊敬我們的朋友屠先生。但是他今年還不能給屠先生的獎章；他只能在精神上無形的給他。

皮夫人——呵！我包屠先生在下次，一定得到手。

梅施——朋友，你聽見麼，皮夫人說，在明年，包你一定實實在在得到手。

屠伯斯（擡起頭來）——皮太太，這是一件頂快樂的事，這個消息，我聽了，真是高興極了！

梅施——你把錯處找出了嗎？

屠伯斯——沒有，實在是沒有錯。

梅施（不耐煩）——嘿！朋友，你自己要放聰明些呵，皮太太說你明年一定有獎章得，你就相信，她說報告單上一定有錯誤，你就不相信嗎？

屠伯斯——皮太太，我可以發誓說：這報告單是對的，上面絕對沒有錯誤。他的最多的分數，只有五分，他昨天做算術題目，又得了一個零。我這班的第十一名，就是最後的一名，是皮達。

皮夫人（很忿怒）——爲甚麼我的兒子是最後一名？

梅施（轉頭對屠伯斯）——爲甚麼是最後一名？

屠伯斯——因爲他的考試卷上，是打了些零。

梅施（對皮夫人）——因爲他的考試卷上，是打了些零。

皮夫人——爲甚麼打了些零？

梅施（對屠伯斯很嚴厲地說。）——爲甚麼打了些零？

屠伯斯——因爲黑板上的問題，他一點也不懂，一點也沒有答出。

梅施（帶着微笑向皮夫人說。）——因爲黑板上的問題，他一點也不懂，一點也沒有答得出。

皮夫人——他爲甚麼不懂？爲甚麼沒有答出？我告訴你吧，屠先生，你既然要迫我生氣，（大聲）我不能不說，我的兒子落在最後一名，是因爲你的題目做了弊。

梅施——做了弊！噯！那還行嗎？

屠伯斯嚇得不能做聲。

皮夫人——你的算術題目，是甚麼有兩個泥水匠，他們在地下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池子……噯！這種題目，簡直難得像一個無出路的迷人的屋子，我沒有傍的話說。

梅施（對屠伯斯嚴厲地說）——你聽見嗎？男爵夫人沒有傍的話說！

屠伯斯——皮太太，你這樣的污辱我，應當還有些傍的理由。

梅施——朋友，安靜些，不要做聲吧。

皮夫人（對屠伯斯）——在你這班裏面，有一個學生叫做稽恭，你能否認嗎？

梅施（對屠伯斯）——有一個學生叫做稽恭？

屠伯斯——絕對不否認，是有一個學生叫稽恭。

梅施（對皮夫人）——是有一個學生叫做稽恭。

皮夫人（很粗暴）——他的父親是做甚麼事的？

屠伯斯——我不知道。

皮夫人（對梅施用極堅決的聲音說）——稽恭的父親，是做泥水包工的，在

稽家的花園內，有一個長方形的池子。所以我說稽家裏的小孩子考了第一名，那沒有甚麼稀奇。

梅施（很嚴厲的對屠伯斯）——怎麼？稽家的小孩子考了第一名！（對皮夫

人，帶着微笑。）皮太太，真是豈有此理！

屠伯斯（很驚惶）——皮太太，父親的職業，與兒子考第一名，有什麼關係呢？皮夫人（現着很威嚴的樣子）——你的題目，是爲稽恭而選定的，我的兒子一看就知道了。這種不公平而欺詐的考試，最使學生們失望，他們個個都是掃興極了。

屠伯斯（他氣得發戰，並大聲叫道）——皮太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見人家對於我的忠實發生疑惑。皮太太，我說的話，是最誠實的，最實在的。

梅施（對屠伯斯）——請你不要做聲吧。不錯，那個考第一名的，在數學一科，一定是因爲他的父親的職業，是建築師，並且在他家裏的花園內，還有一個長方形的池子，這些事實，與此次考試的題目，是很有關係的；下次絕對不會再有同樣的情形發生的，因爲我自己親自來監考……皮太太，我還告訴你，（他用手撫着自己的心。）我可以負責地說：我的同事屠先生，他的話是很直爽，而極忠實的。

皮夫人——這句話，我很相信你。但是我的兒子，絕對不會考在落尾一名。

梅施（對屠伯斯）——他的兒子，絕對不會考在落尾一名。

屠伯斯——皮太太，這孩子考在最後，却是事實啦。

皮夫人——這是一個無理由可說的事實。

梅施（對屠伯斯）——這或許是事實，但是是無理由可說的。

屠伯斯——皮太太，你錯了，我可以把理由說給你聽。

皮夫人——噯！你可以把理由對我說明？好吧，屠先生，你說，我聽吧。

屠伯斯——皮太太，這孩子正在長大，正在發育。

皮夫人——對的，不錯。

屠伯斯——在形體上，他有兩種很明顯的特殊態度。

梅施——噯……。

屠伯斯——有時他好說話；把口袋裏的銅元弄得響；無故的癡笑；或是把污濁的東西捻成丸子，投在人家的身上。這是我常常說的，所謂活動的時期。第二

種態度，也是很明顯的：他好像得了一種軟弱病，在那時，他不停地望着我，我以為他在用心聽我講功課；他的眼睛雖大大地睜開，但是他實在是在那裏瞌睡。

皮夫人（急得頓腳）——他瞌着了？

梅施——你說他瞌着了，那真是有點奇怪。

屠伯斯——我假若提一個問題來問他，他馬上就倒在凳子下面去了。

梅施——他就倒在凳子下面去了。

皮夫人——呵！呵！屠先生，你是說夢話嗎？

屠伯斯——皮太太，我不是說夢話，我是想這孩子變好，才對你說，並且我知道

我這些忠實的話，與他是有益的，因為有些地方，母親的眼睛是看不出的。

梅施——喂，好屠先生，與其說這些話，不如把分數上的錯處找出來吧。

皮夫人（對梅施）——讓屠先生說吧，我相信他最後一定會說些有興趣的

話。但是有些甚麼事，母親的眼睛看不出呢？

屠伯斯（自信不錯，并很殷勤地說）——皮太太，請看你的兒子，他的面容像土色，耳朵向下垂，嘴唇也白了，眼睛也看東西不清。

皮夫人（很氣憤。）——甚麼話！

梅施（學她的聲音。）——甚麼話！

屠伯斯（態度很鎮靜。）——我不是說他的身體有很厲害的病，有性命的危險，不是這個意思。我只說他或許是身上長了肉瘤，或許是腸胃裏面有蛔蟲，又或許有甚麼遺傳病，據我看，或許以上的三種病都有。最好是請一個醫生看看，吃點藥。

當他說到這裏，皮夫人從她的皮篋內取出一個顯微鏡，去望屠伯斯。

皮夫人（對梅施）——這個混蛋東西，他口裏說些甚麼話？

梅施（帶着嚴厲的顏色和叫罵的聲音。）——屠先生！又變作謙和并安慰人的態度。）皮太太……

屠伯斯——皮太太……

皮夫人——一個下流的小學教員，他也敢來批評我們皮府上的人嗎？

梅施——屠先生，你批評了皮府上的人，那還得了！

皮夫人——一個餓飯的人，正在找點家庭裏面的功課教，也敢來說我兒子的長短。

屠伯斯——皮太太，你不要生氣，我的話都是極忠實的。

皮夫人——這樣壞的東西，你還想得獎章嗎？

屠伯斯——哦，皮太太，在精神上我老早得到了。

梅施（譏笑的态度）——不錯，精神上已經得到了。屠先生，與其說這些無意識的話，不如向皮太太道道歉，說一句：好太太，對不起，請原諒我……

皮夫人——梅先生，這個專以誹謗人家為職業的混蛋，若是再在你的學校裏教書，我三個兒子馬上就退學。至於這個不正確的報告單，我就把它是這樣毀了吧。

她把報告單撕碎了，搓成一個小丸子，向屠伯斯的鼻子上一投；她就走出

去了。梅施跟在後面癡狂似的喊道：「皮……皮……皮……太……太……太，皮皮太太
……。」屠伯斯單獨一人，呆呆地站在那裏。忽然，梅施又轉來了，滿面的怒
顏。

第十四齣

人物：梅施，屠伯斯。

梅施——屠先生，你同這位太太說的話，真是膽大極了，快去追着她，在她未出
學校門以前，向她道道歉。

屠伯斯——我就是有得罪她的地方，也并不是有心的。

梅施——快去對她說，請她原諒你，不然，你的位置就會發生動搖。

屠伯斯——校長先生，我去說，我就跑去說。

梅施單獨的在那裏，心中極煩燥，在那裏橫一路，直一路，走個不停。陶密資
帶着笑容，從左邊走進來。

第十五齣

人物：梅施，陶密資。

陶密資——校長先生，早安。

梅施——你也早安。

陶密資——校長先生，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你。

梅施——好吧，在正午的時候，到我的辦公室內來看我。

陶密資——校長先生，我很冒昧，我想現在就同你談，因為我看此刻是頂好的時候。

梅施（眼睛望着窗子那邊）——好，你說吧，我聽。

陶密資（帶着狡詐的態度）——校長先生，你不僅是學校裏的主人和領袖，你并且還實在是一個有權威的道德家。

梅施（無心聽他的話）——你如果高興是這樣說，就聽便你去說吧。

陶密資——因此我有一件不屬於學校裏的事，也想來請教你的意見。（停了一會，梅施冷眼望了他一下。）我有一個青年朋友，生得很雅緻，並且我看他的前途，是很有發達的。

梅施——你還有甚麼話呢？

陶密資——這位朋友，他同一個青年小姐發生了戀愛；那位小姐，對於我的朋友，並不現冷淡，她還很明顯地向他表示過好感，使他好更加努力去追求。

梅施——你還有甚麼話呢？

陶密資——一切的情形都很好，將來他們的結果，是很可以結婚的。但是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貧富和地位，相隔很遠。我的朋友，是一個小隊長，那位小姐的父親，是一位大將軍。設若我的朋友，到女子的父親面前去求婚，你看那位將軍會怎樣回答他？這就是我來請教你的問題。

梅施——這問題很值得研究的。你的朋友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嗎？

陶密資——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完全擔保。

梅施——那位將軍呢，是一位有義氣的人嗎？

陶密資——是，他很有將軍的天才。

梅施——我想你的朋友去請求的時候，一定很受歡迎的，我想至少總不會受拒絕。

陶密資（大笑）——好極了！那位將軍就是你！

梅施（很驚奇）——我，我是將軍？

陶密資——那位隊長，就是屠伯斯；那位女士，就是最溫雅而最可愛的梅小姐。

梅施——怎麼，屠伯斯想同我的女兒結婚嗎？

陶密資——是啦。

梅施——你說愛蘭已經向他表示過意思？

陶密資——很明顯的，可是很祕密，而且是上等家庭的女子，極有尊嚴的表示。

梅施——怎樣表示的呢？

陶密資——當梅小姐有功課要改，她就把它交給屠伯斯；在休息的時候，他們

倆就在一處談話，真是一對好鴛鴦呵！

梅施——好，等我想再說。

陶密資——我對屠伯斯怎樣說呢？

梅施——你不要對他說甚麼，我親自去回答他。

陶密資——我很想有點話去報告他。

梅施（很粗暴）——嘿！我也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相信我們用的電，是不要錢的嗎？

陶密資（很驚奇）——你是指那一種情形說？

梅施——昨天晚上，你離開課堂時，你忘記了關燈，裏面四個電燈，一直到今早晨八點鐘還是燃着的；是我親手把它關了的。爲了這件事，在月底我要在你的薪水內，扣十五個法郎，并且還要另外罰你十個法郎。

陶密資——那有這事！我記得是關好了的。

梅施——還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你若是稍爲留意點，管管你的學生，我一定

不會在你的課堂裏，桌子上面，發現了用小刀刻的五分大的字：『梅施也是壞蛋。』

陶密資——在那一張桌子上？

梅施——你自己去看吧。陶先生，並且請你一定要把這個刻字的人找出來，不然，我就對不起你，請你賠一張桌子吧。你今天特事來請教我，我的回答，就是下面兩句話：『與其去管人家的閑事，替人家跑腿子，不如忙着自己的職務吧。』好，再見吧。

陶密資驚驚惶惶地向門外後退，他還想說話，可是被梅施止住了。

梅施——去吧，我不留你了，再會吧。

他很失意地走出來了。

第十六齣

人物：梅施，愛蘭。

梅施（他把愛蘭的課堂門開開。）——愛蘭……到我這邊來……（愛蘭到他的房間裏來了。）你把你的功課交給屠伯斯改，是真的嗎？

愛蘭——不錯，是有這事。

梅施——爲甚麼要交給他改？

愛蘭——因爲我很討厭這種工作，我很恨教這種幼稚班。你想想，人家都穿着很時髦的皮大衣，在外面散步，我就同三四十個小把戲在課堂裏，這是一種甚麼生活呵？

梅施——這是小學教員的生活啦。

愛蘭——我既忍苦在這裏過這種生活，你還有甚麼話說呢？我就是找了一個獸子替我改功課，我也沒有甚麼罪過。

梅施——請人家代替自己做事，我並不責罵你，這并不算犯了法，我並不罰你，但是這個書獸子，爲甚麼緣故他願意做你的事呢？

愛蘭——唔，因爲我喊他甚麼，他就做甚麼。

梅施——噫……他替你做了事，你沒有給他甚麼報酬嗎？沒有甚麼交換的條件嗎？

愛蘭——一點也沒有。

梅施——真沒有他爲甚麼想到你愛他？並且還想來向我要求允許你同他結婚？

愛蘭——任他去要求吧，那有甚麼關係呢？

梅施——如果你沒有向他表示過甚麼，他怎麼有這樣大的膽？一定是你不肯說出來，快快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你們兩個人，究竟做過些甚麼事？

愛蘭——沒有做過甚麼，他不過常把眼睛望着我，表示他很有情。

梅施——就只有對你望？

愛蘭——他還同我接了一個吻。

梅施——在甚麼地方？

愛蘭——在這課堂裏。

梅施（兩手抱着自己的頭。）——壞東西！在課堂裏！學生們看見了，一定會去

告訴他們的家長，你想把我們最後的幾個學生，也趕走嗎？

愛蘭——唔，爸爸，你不要怪我，把他們趕走的，是那位廚子。

梅施（脾氣更大。）——我問在甚麼地方，你就回答甚麼地方；不要誹謗你父

親的學校的名譽。在你們兩個人，沒有做過其他的事嗎？

愛蘭——絕對沒有，呵！爸爸，你把我當作那一類的女子呵？

梅施——只要沒有就很好。

他緊緊地咬着牙，繃着眉，額上現出三條橫線；手放在背後，慢慢地在那裏走了幾步。忽然屠伯斯到了門口。他沒有戴眼鏡，所以他走得極慢，差不多是一面摸，一面走。他睜着細細的眼睛，一步一步地向講臺面前走。

第十七齣

人物同上，多屠伯斯。

屠伯斯——校長先生，我沒有找出錯處，這位太太不肯聽我說的話！（生氣）
本來沒有錯，要怎樣找，我不能假造些錯處出來。

梅施（很嚴厲的面容。）——屠先生，你不要做聲了！你不要做聲了！我告訴你聽，你雖可以欺騙人家很久，但是總有一天，人家的蒙頭布子落了，眼睛就自然會看得清了，一定把騙子的假面具看出，屠先生，你是學校裏的恥辱。

屠伯斯——校長先生……

梅施——你私自教義務功課，破壞教育的尊貴。

屠伯斯——校長先生……

梅施——你騙我，說有新學生來，到了後來，人家又不肯把孩子放在我們這裏，當一個學生的母親，要求報告單上的分數有錯誤，你就偏偏拒絕，不肯把錯處找出來；並且在考試的題目上，你還要作弊。

屠伯斯——校長先生，沒有這事！

梅施——你還要火上加油，做些極可惡，極淫亂，極無恥的蠢事。

屠伯斯——我？我？同梅小姐……

梅施——并且就是在此地，在這課堂裏，在我們這些小學生的面前，你不是想侮辱我的女兒嗎？

屠伯斯——我？我？

梅施——我是因為要保持學校裏的名譽，所以不去叫警察。但是請你快到會計室去算賬，從今天十點半鐘起，你與學校裏完全脫離關係。愛蘭，過來，我們一道去。

他挽着他女兒的手走去了。

屠伯斯——校長先生！梅先生！（他們走出去了。屠伯斯垂頭喪氣。）唉！要我滾蛋，這真是奇怪！

他想了一刻刻，我們以為他要跑到梅施家裏去，後來他又停着，仍然沉沉地思索；他忽然站起來，把自己的衣服扣好；他又把他講桌上的抽屜開開，安安靜靜地在那裏打包裹。他把愛蘭給他的幾捆卷子，拿在手上看。

屠伯斯——唉！這是一天不幸的日子，處處使人家發生誤會。

最後他又把他的一些零碎東西，檢起放在書包裏面。一副袖罩，一枝鋼筆，幾枝鉛筆，幾個課本。他把櫃子上面那隻松鼠標本，也拿在手裏，預備動身走。心中忽然又來了一個主意：他把松鼠放在板子上，又回到黑板面前來，把剛才寫的作文題目拭了，再從新寫着：『公民作文改期。』後來他就很憂愁的，慢慢地走出去了。

——第一幕完。——

小學教員

九二

第二幕

臺是上蕭麗的摩登化裝室。

第一齣

人物：蕭麗，賈士特，（別號愛濟司。）

蕭麗——愛濟司，你是同我開頑笑的嗎？

賈士特——不是開頑笑；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我真是留了十萬法郎給你。

蕭麗——好，我也告訴你，你若是不替我留下十五萬法郎，你以後就莫想再到

我家裏來。

賈士特——小妹妹，聽我說，十五萬，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禮物呵！

蕭麗——這并不算是禮物啦；我并不要求甚麼禮物，我只要求我應當得的東西，你以為我是白得的嗎？

賈士特——不錯，你貢獻了我很多的好計畫，使我能成功。但是市長推舉我包辦這些掃街機車，是因為我首先推舉了他，包辦那些地道下面的尿池子，這件事可以使他發一個大財。

蕭麗——愛濟司，請你在我面前說話放禮貌點吧。

賈士特——在甚麼地方沒有尊敬你？

蕭麗——我頂不喜歡你這種話，甚麼尿池子，也拿在女人面前來說。愛濟司，你還是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吧，你是想把我這份款子騙去，想不分給我，你寧可老老實實地說，但是請你不要談甚麼尿池子，那種粗鄙的話（停了一刻。）喂，在本月十五以前我只曉得要一百五十張大鈔票。（大鈔票是一千法郎一張的。）

賈士特——小寶寶，聽我說，這時候，我並沒有多錢。

蕭麗——哈哈！沒有錢，包辦掃地機這件事，差不多有一百萬的進款。

賈士特——一百萬是毛數，這事真是不容易辦，並且各方面還要送些禮去，只

講掃街工會的那位秘書，就要送八萬給他。

蕭麗——爲甚麼要送錢給他呢？那些掃街的工人，有了機器代替他們的手，不是很高興的嗎？

賈士特——那些坐在機器上面的人，當然是很快樂的，但是那些辭退了的工人呢？

蕭麗——爲甚麼呢？

賈士特——用機器，可以減少二百個工人，就是根據這個經濟理由，才把這個改用機器的提案，在市政府會議席上通過。假若我不送點錢給工會裏的祕書，他一定會說話；以外還有報館，還有……我的老婆。

蕭麗——甚麼你的老婆？

賈士特——一定要送她一件貂皮大衣，或是一輛汽車。

蕭麗——老朋友，我想不到你有這樣不小心，自己做賊，也去告訴家裏的老婆。
賈士特——我從不告訴她甚麼。是她自己每月到市政府去查看會議錄。當她

看見了我的提案通過了，她就回來問我要她的禮物；這差不多是一種機械式的老例。去年我提議承認蕭伯納爲法國公民，發給他一張允許證；她無論如何不相信是白送給他的。他問我要兩萬法郎。

蕭麗——你若是真的給了她，那你也算是一個太聰明的男子！

賈士特——小寶寶，給她一點錢，這是最謹慎的地方，你不也是常常恐怕我們發生甚麼事嗎？在這一點，你不能罵我蠢。

蕭麗——對的，不錯。你既能夠送一件貂皮大衣給你的老婆，你就不能送十五萬法郎給你的愛人嗎？

賈士特——小寶寶，請你看看我的總賬，你就知道的。（他拿出一張紙，張着給蕭麗看。）

蕭麗（她拒絕接那張紙。）——這不關我的事。

賈士特——你看了上面的數目，你就會知道的，我若是給你十五萬，我非從我自己的口袋裏拿出來不可。

蕭麗——你在這裏是要付錢的啦。

賈士特——呵！小寶寶，你說這話，真是太豈有此理！

蕭麗——你究竟肯不肯？

賈士特——肯，肯。

忽然僕人進來了，通知外面有一個客人，叫做杜好施來會。

蕭麗——等一分鐘。（僕人出去了。）他爲甚麼到此地來？

賈士特——是我叫他來的。

蕭麗——你另外還有事要同他商議嗎？

賈士特——沒有，就是爲着那掃地機的事。

蕭麗——怎樣，投標的日期，明天就滿了，你們還沒有談好嗎？

賈士特——在原則上已經談好了，不過還沒有簽字。

蕭麗——是他不願意簽字嗎？

賈士特——不是不願意，實在是不能；因爲有十五天了，他的右手受傷，一直到

現在，還是用布子包着弔在頸上。

蕭麗——呵！呵！這是甚麼把戲呵？

賈士特——喔！這是一個普通的危險啦。有一天他的汽車忽然不走了，他就出去把車子前面的搖手，用力去推轉，不料那搖手忽然向後回，打傷了他的手
脖子，就是這樣受傷的。

蕭麗（帶着嘲笑的样子）——不錯，就是這樣受傷的，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
吧，你被他騙了。一定是被他騙了。

賈士特——我被他騙了？爲甚麼？

蕭麗——這位小豬頭，在你的面前頑鬼，他想拖延時間，要到最後的那一天，他
才肯簽字。

賈士特——我看不會，他現在既來了，是來簽字的。

蕭麗——在甚麼條件中，他就可以簽字呢？

賈士特——像平常一樣，給他百分之五。

蕭麗——靠得住嗎？他一定會簽字嗎？

賈士特——怎樣？你以為他爲着這點點子小事，也會弄鬼嗎？也會騙我嗎？

蕭麗——總之，在今天晚上都要弄好，不然事情就會發生變故。假若我是處在他的地位，你沒有百分之三十五給我，那是絕對不成的。但是對於他，我看只要百分之三十就夠了。

賈士特（很兇惡）——這小鬼，他如果真的在我面前弄把戲，我就會有一個樣子給他看。

蕭麗——我親愛的朋友，你不要生氣，還是溫溫和和地同他談，還沒有到生氣的時候。我們好好地想個法子，把這件事弄成功。（她按電鈴叫僕人來。）請杜好施先生進來。（僕人出去了。）等一會，你可以把我們新開的經售處對他談談，說我們很想請他來做總經理，用這件事去感動他的心，或許他會改變態度。並且我們實在也有這個意思，把這個經售處，託他去辦。第一不要發生爭鬧，和不乾淨的言語；因爲這都只有敗事的可能。你能愈溫和，愈禮貌，就

愈好。

杜好施進來了。

第一齣

人物：同上，多杜好施。

杜好施——親愛的蕭太太早安，你的貴體很康健嗎？

蕭麗——我很好，杜先生，你也很好嗎？

杜好施——我也很好。

賈士特——嘿！你的小傷呢，好了嗎？

杜好施——差不多要好了。斷了的肘骨，快要長合了，筋也快要恢復原狀了。

賈士特（輕輕地敲着杜好施的傷手。）——那好極了。你看，他的肘骨真是脫

了，裏面的筋，也真的縮小了。

蕭麗——他剛剛還對我們說了，當然是真的。（對杜好施。）你的手今天能够

簽字嗎？

杜好施——我希望能簽就好。

賈士特——你把各種證書都帶來了嗎？這些東西，對於投標的手續，是很重要的。

杜好施——老朋友，我都帶來了。出身證書和行爲證書，（行爲證書，是證明本人已否犯過罪。）我都帶來了。

賈士特——好極了，我們馬上就過那邊房裏去，到我的辦事室內去，把這個手續做好，你以爲何如？

杜好施——啊呀！你又新布置了一個辦公室嗎？

蕭麗——是啦。愛濟司正把隔壁一幢房子買來了；把第一層樓，完全做辦事處；我從這壁上還開了一扇門，可以直接通那邊。

杜好施——對啦，這是一扇祕密的門，直接通主婦的家裏。我看這些房間，一定是預備做一個經售處；好像在很久以前，你對我說過的。

賈士特——是啦，我們正在設立一個經售處，把本埠所需要的一切，都由我們去代辦，一切的東西，都歸我們來經售。我們當然需要一個總經理，這種位置是很高尙的，我們還沒有選定人……（他把眼睛對蕭麗看了一下。）好朋友，請過那邊去吧。

杜好施——好，你走先吧。

賈士特——老朋友，請不要客氣，我在蕭太太這裏，差不多是同在自己家裏一樣。

杜好施——不，還是請你走先引路吧。

賈士特——好朋友，我不願走先。

杜好施——好我就走先吧。

他走過去了。賈士特走後面，并把門關了。蕭麗就坐在沙發椅子上，兩手忙着預備和酒。忽然僕人又進來了。

僕人——太太，那位教員來了。

蕭麗——好，帶他到賈斯多房間裏去，并告訴他，教完了課後，再來看我。

僕人——他說看太太馬上能不能會他？

蕭麗——好，叫他進來吧。

僕人出去了，屠伯斯進來了；他穿着他從前發獎給學生時的，那套出客衣。

第三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

蕭麗——屠先生早安。

屠伯斯——蕭太太早安。

蕭麗——你有話要同我說嗎？我聽吧，請坐下說吧。

屠伯斯用半邊屁股，坐在一張沙發椅子的邊上。

屠伯斯——蕭太太，你今早晨問我，看能不能每天教賈斯多兩點鐘的功課……

……好，蕭太太，我特事來告訴你，設若你還保持這個提議，我一定可以承

認的。

蕭麗——現在不成功了。賈斯多的父親明日經過此地，他要把孩子帶去啦。

屠伯斯（大失望。）——唉！很好，蕭太太，那很好。

蕭麗——怎樣？你現出很失望的樣子。今天早晨我問你能不能每天教他兩點鐘的書，你不是說你沒有時間嗎？

屠伯斯——不錯的，蕭太太。但是從今天上午十點鐘起，我的閑暇時間就很多了。

蕭麗——梅先生把你的功課時間減少了嗎？

屠伯斯（鼓起勁才把話說出來。）——是，他把我的功課減少了，減得一點也沒有。

蕭麗——一點也沒有了！不要你做一點事，他也給薪水你嗎？

屠伯斯——換句話說：把我的薪水，也同功課一樣的減完了。

蕭麗——爲甚麼你不直說他辭退了你呢？

屠伯斯——他并不是辭退我，他是趕我出來。

蕭麗——唉！這真是一件討厭的事，我今早晨去看了你，希望不是這個關係啦。

屠伯斯——蕭太太，不是這個原因，是你走了以後，發生了的誤會……

蕭麗——但是你以後去做甚麼事呢？

屠伯斯——假若梅校長不叫我轉去，我就找點家庭功課教教。

蕭麗——假若在我認識的人裏面，有學生要補習功課的，我一定介紹到你那裏來。

屠伯斯——蕭太太，我很謝謝你。但是我還可以教賈斯多最後一課書嗎？

蕭麗——當然的，屠先生，孩子正在等你啦。

屠伯斯——我去教他做一課最後的默寫。

蕭麗——好極了，並且在你未轉去以前，請你把東修單子拿給我，我好照數付給你。

屠伯斯——好極了。回頭再會，蕭太太。

他恭恭敬敬地同蕭麗握了手後，他就出去了。

第四齣

人物：蕭麗，賈士特，杜好施。

辦事處的門忽然開了，賈士特走出來了，杜好施跟在後面。

賈士特（態度極冷靜）——好吧，朋友，完了，我們不要再談它了。

杜好施——我們的意見都說出來了，相差太遠，我看無須再談吧。

蕭麗（很驚惶）——你們不再談這事了嗎？

杜好施——不談了，蕭太太，這事完全沒有辦法了，我們已經完了。

蕭麗（手上捧着一個盒子）——請用香煙呵？

杜好施——好，謝謝你。你近來去聽音樂麼？

蕭麗——我前幾天在西克斯丁禮拜堂裏，聽見些合唱的聖歌，真是好極了。

杜好施——啊呀！那種幽雅的聲音！我們聽了，好像自己不是在人間樣……真

是感動人，我當時差不多要哭起來，這是我實在的話。（對賈士特）老朋友，我想你一定也去聽了，一定沒有失這個好機會。

賈士特（帶着譏笑的面容。）——唉！真是不幸，我沒有能够陪蕭太太去，因為我的手傷了，肘骨斷了，筋也縮了。

杜好施（他現着很自然的驚奇。）——怎麼你也一樣嗎？

賈士特（他生氣，怒極了，幾幾說不出話。）——唉！天呀！（他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無義氣的東西！混蛋東西！賊骨頭！忘八蛋！我將來要用腳踢破他的頭，好像踢一隻松鼠樣。（他用手拍着自己的胸部。）在我這樣好的人面前，也頑這種手段！

蕭麗（很嚴厲的樣子。）——愛濟司，甚麼事？

賈士特（他用手指着杜好施。）——十萬法郎！

蕭麗——甚麼十萬法郎？

賈士特——就是爲着那掃地的機器，他硬要十萬法郎！

杜好施——賈先生只肯承認五萬。

蕭麗——五萬太少，但是十萬又太多。

杜好施（微笑）——呵！……太多？

賈士特——這若不是一個強盜的要求，便是一個癩子說出來的話！

杜好施（很傲慢的樣子）——老朋友，既是這樣，癩子只好滾蛋吧，好蕭太太，

請你允許我走吧。

蕭麗——呵！那不可以！你不要失去這個好機會，不要把這件事弄壞。你們兩個人的脾氣都很壞；杜先生，你坐在我這邊來，愛濟司，你去預備酒吧。酒瓶在這裏，你拿着吧，并且把它多搖幾下。（對杜好施）好朋友，請你允許我問你一句話。

杜好施——親愛的蕭太太，有甚麼話，請說吧。

蕭麗——你爲甚麼這次要求這樣大的數目？在過去你從沒有這樣的不客氣。

前次學校裏安熱汽管子，你也只要百分之五啦。

杜好施——不錯，我得了百分之五，但是我當了豬；假若你允許我說這句粗鄙的話。

賈士特——得了四萬五千法郎，還說當了豬。

杜好施——你呢，你得了八萬五千，你把這兩個數目比比吧。

賈士特（生氣）——不懂道理的東西！誰是市政府的參議呵？究竟是你呢，還是我呢？

杜好施——朋友，你又說到題外去了。

賈士特——一點也沒有講到題外去！假若我不在會議席上提出來，他們會議定學校裏要新設熱汽管子嗎？絕對不會；并且火爐子都買來了，都是些很新而很好的爐子。後來又用鐵錘子把它敲碎，才好當做廢鐵兒運出去。就是學校裏真的需要安設熱汽管子，你以為他們一定要來找你嗎？

杜好施——為甚麼不會來找我呢？

賈士特——哈哈！來找你！你還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啦。在你的報告單上，你把熱

汽管子，寫作『熱雞罐子』一連寫了五次，都是這樣的！並且上面的總數，你報了兩千個！兩千個！

杜好施（很謙和的樣子）——所以我的功勞就更大呵。

蕭麗——不錯，那是對的。但是在這些事裏面，你只出一個名字就是！

杜好施——只出一個名字就是！

賈士特——不只出一個名字，還有甚麼呢？

蕭麗——愛濟司，不要說得太不公平，就是出一個名字，也是很重要的。

杜好施——尤其是我杜好施三個字。

蕭麗——對的，你們杜家裏是大族，你的姓是更值錢的。

杜好施——這是誰也不能否認，我的姓比人家的姓，是高貴得多。

蕭麗——那是當然的。

杜好施——并且從昨天起，我當了克留沙街俱樂部的會計員，這也足以證明我的信用很好；信用兩個字是無價的寶，因為這是很不容易得來的。尤其是

這種事情上，更加要多抵些錢啦。

賈士特——哦，我認識些在社會上很有信用的人，他們只要百分之四，就承認出名簽字。

杜好施——是，不錯，但是那都是些沒有面子的人，好朋友，在我是必須要求一種大點的數目，與我的地位相等的數目。

賈士特——哈哈！談到你的地位；當我初認識你的時候，你手套都只有一隻，破草帽子一頂，當票和債務就一大堆，是誰把你弄好的？不是我嗎？

杜好施——唔，你是這樣說吧。

賈士特——怎麼我是這樣說？你的工作室，是用紅木修街揩來的油，你的汽車，是殺牛場裏安電燈揩來的。你的領帶上面那粒珍珠，是建築那所新停屍處揩來的。

杜好施——你總是講到題外去。

賈士特（生氣）——沒有談到題外去，先生，我是完全說題內的話；我老實說

出來吧；你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是爲着簽字的問題，你才把手紮起，這個圈套，是很容易看出的。

杜好施——賈先生！

賈士特——是一種極卑惡的手段，想做出一種可惡的欺詐，這真是可恥極了！先生，你聽清沒有，這是可恥極了！

蕭麗——愛濟司！愛濟司！

杜好施（現出極驚呆，并極難爲情的樣子。）——怎麼！你真是這樣想嗎？……賈士特——你以爲我是一個初出世的人嗎？不會玩這種把戲嗎？告訴你，我起碼總要比你先玩十年。

杜好施（微笑。）——既是這樣，老朋友，你一定很知道我的力量，在這件事裏面，我等如抓着你的喉管，你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是實實在在的情形。現在我憑良心問你；倘使我不問你要十萬，你會怎樣笑我呢？你不會把我當成一個豬頭三嗎？

賈士特——我把你當作一個朋友。（他伸着手對杜好施。）老杜，你是我的好朋友！

杜好施（他握着賈士特的手。）——對啦，我是你的好朋友，但是我不願意使你看我不起，我不能不要求十萬。

蕭麗——杜先生，要愛濟司給你六萬吧，你也減少點，大家把這件事弄成功吧。
杜好施——親愛的蕭太太，請你把我的工作統計一下吧。我把汽車上的搖手，想了很久的法子，才能使它向後轉，幾幾把汽車都弄壞了，假若我把它賣出去，一定不能抵從前那樣的錢。我又在醫學書上找了些專門的字；我又把我的手吊在頸上，有十五天之久；因有以上的這些事實，我把賈先生蒙瞞了，一直到今天，他才看出我的圈套。你看，我做了這樣多的工作，都不算在裏面嗎？你若真是一個爽氣人，你就給我十萬法郎吧，使我們仍是好朋友。

賈士特——你這個少年，我告訴你吧，你的心真是太狠啦。

杜好施——我的好朋友，我不是心狠，絕對不是。請你聽我把道理說出來：我在

你的面前，玩了這個小小的把戲，在我已經是不大好看，假若我又不能得到一點好結果，那就真是變成一種不光明的事了。

蕭麗——你想得太周到。

杜好施——并且我自己知道，還有一個我個人的問題在裏面：假若這次沒有弄一點好結果，我一定很灰心，并且以後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

蕭麗——你整個的要多少？

杜好施——七萬給我做掃地機的手續費，三萬兒給我做手傷的賠償費。

賈士特（很冷靜的樣子）——好吧，我告訴你下面幾句話：我頂不喜歡人家來譏笑我；你也莫想得十萬，也莫想二萬五，一個小錢也不要想。（他又突然生氣）唉！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蕭麗——愛濟司，再好好地同他談，或許還有商議的餘地。

賈士特——完了，完了，我在一個癩子的面前，我還有甚麼話說呢？最好我去把這事回掉它；我去把這筆預算撤消。（他現出很尊嚴的樣子。）我們這城裏，

用掃地機不成了，被這位青年破壞了，這真是一個頂不良的市民！

杜好施——先生，你說甚麼話？

蕭麗——愛濟司，你對杜先生真是太不客氣呵。

賈士特——這是一個不良的市民，一個頂壞的法國人。

杜好施——先生，你說够了嗎！你毀敗我的名譽，你侮辱我！

賈士特（突然現出滿腔的熱忱。）——我不談及你的名譽，我只問問你的心。

嘿！杜先生，好杜先生，爲着改良那些掃街工人的生活，你也不能稍爲犧牲一點嗎？請你對於那些可憐的工人也想想。他們每天在黎明的時候就起來，握着一個刺手的掃帚，彎着腰，掃街上昨夜裏的污濁東西。在二十世紀時代，一個有地位的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他去把他的力量，用在一種落伍的工作上，我們看得能不做聲嗎？尤其在這個時候，機械家獻給我們一種清清潔潔的掃地機車，可以代替人力，并且又敏捷，又經濟；又好看，又時髦，我們放着不去用它，那還可以嗎？我們能夠忍受這種情形嗎？

杜好施——假若那位姓張的先生，把他那天在市政府會議席上說的話，又提出來對你說，你能忍受嗎？

他說完後，就笑起來。

賈士特——你若要笑我這些事，我們再不要談傍的話了。再會吧，先生。

蕭麗——愛濟司，不要爲着這一點點子小事，就生氣呵。

賈士特——蕭太太，我是一個被民衆舉出來的官，我不能使我這樣的受侮辱

蕭麗——甚麼人侮辱你？

賈士特——這個混蛋，他不尊敬我個人，至少也應當尊敬我的職位。

杜好施——蕭太太，我不能聽他這種話，請允許我向你辭別吧。

蕭麗——你還沒有喝這酒，怎樣就走！

賈士特——完了！完了！不要再談掃地機，不要再談經售處，甚麼也不要再提了，絕對不再談了！他就是餓死在街上，我也沒有一個錢給他。混蛋東西，快滾出

去吧！

杜好施——先生，在你的家裏，是說滾蛋！在我的家裏，是喊『請退。』

他彎着身子在蕭麗的前面，作最後的告別，以後他就很傲慢地走出去了。

第五齣

人物：同上，少杜好施。

蕭麗——一件這樣好的事弄壞了！真是可惜！你爲甚麼早不留心呵？

賈士特——沒有早留心；唉！你有甚麼辦法呢？我自己太規矩了，所以常常受人家的愚弄。（他點燃一枝香煙，一面吸煙，一面很憂愁地想。）唉！社會一天一天壞起來了，生活一天一天地艱難……我的父親常對我說：無論甚麼朋友，都要留心他。但是我以爲一個同謀的人，一定是可靠的，誰曉得這完全變了。多麼壞的時代呵！

蕭麗——我希望你不要太傷心，你不會哭嗎？

賈士特——唔，那不會，不過事情弄壞了，可惜弄壞了！

蕭麗——你看這件事是完全絕了望嗎？

賈士特——你想，我還有甚麼辦法呢？

蕭麗——你總還認識有榜的人，可以借他的名字呵。愛濟司，去找墨乃梯商議吧。

賈士特——他到馬達加斯加地方去了。

蕭麗——是甚麼時候去的呢？

賈士特——他是上星期六上的船。因為有人給了他一些山地，在達拉拉的近邊，他到那裏去，是想把那些山地賣給當地的住戶。

蕭麗——除了他，還有甚麼人呢？

賈士特——你沒有看我嗎？我正在想啦。

蕭麗——你爲甚麼，不找馬拉哇呢？

賈士特——他的名聲不好，他是一個完結了的人。

蕭麗——你的朋友味黑南呢？

賈士特——太貴。自從我替他弄了獎章後，他就驕傲起來了。他要百分之五十，蕭麗——那末，胡白呢？

賈士特——哈！胡白！是我最需要的人……一個好少年，並且是一個最有能力，最活動的同事。他又很忠實，很誠懇的人。

蕭麗（她把住址簿子拿在手上。）——他的電話號碼是八六〇二〇。

賈士特——此刻不在那裏了，他已經坐在監獄裏去了。

蕭麗——是甚麼時候入獄的。

賈士特——自從他創辦麻洛哥養豬場那件事，就被關起來了。

蕭麗——哈！我以為他設這個養豬場，是一件很正當的事啦。

賈士特——就是太正當的關係，因為在名正言順的事裏面，自己就不疑惑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所以一旦事情破了，便是他一個人受罪，那是沒有方法可以脫開的。

蕭麗——畢加呢？

賈士特（突然變了不高興的樣子。）——畢加麼？唔，我不要那個東西，蕭太太，我絕對不要他。

蕭麗——畢加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很規矩的人；你看他的交際手段怎樣呢？爲甚麼不去問問畢加呢？

賈士特——因爲他是我的老婆的姘頭，我不便同他合作甚麼。

蕭麗——好，好，我不知道；不要談他了。

賈士特——那是一定的事實，並且全城的人，個個都談及他們，只有你一個人不知道。這也可以證明你，對於我的事一點也不留心。

蕭麗——我親愛的朋友，我知道你是做了烏龜，可是我想不到是畢加。這是我實在的話。愛濟司，這一個也不成，那一個也不成，我們總要想一個法子出來呵！我看只要找一個人來簽一個字，並不是很難的事。

賈士特——我親愛的朋友，我可以看出你從沒有想清這裏面的問題。裏面最

難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這一點，真是不容易找一個人來出名簽字。假若找一個正經的人，有道德的人，我們所提出來的，至少總有一大半會被他們拒絕。假若我們找一個富於現代的新思想的人，他一定會欺詐我們，恐怕連我們本身都要被他騙走。因為一切都是用他的名義做的。一切的利益他都可以佔去。你現在明白了麼，在法院裏，我們一點根據也沒有！……

蕭麗——不錯，這是很明顯的事。總而言之，我們要找一個男子，把不正當的事，正正當當地去做。

賈士特——不要這樣說，以後不要這樣說，我們要用些好聽的字，因為可以使我們的口變清新些。我們是這樣說吧：我們需要一個歐戰以前的人，幹歐戰以後的事。註：或是說：要找一個親屬，一個容易說話的人，容易指揮的人，像自己家裏的人樣。比方，你妹妹的姘頭，可惜她不只有一個。第二，便是你的弟弟，可惜他有了一張小小的犯罪證。第三個有資格的人：便是你的父親，可惜你從沒有看見過，究竟不知道是誰？

蕭麗（突然地問道）——假若我能找一個相當的人來，你願意出多少錢給他呢？

賈士特——你有人嗎？

蕭麗——或許。

賈士特——對於掃地機，我可以給他五萬法郎。

蕭麗——對於經售處呢？

賈士特——百分之十吧。

蕭麗——假若不要這樣多，他也承認來做，你會把那多下的錢給我嗎？

賈士特——那是可以的，但是你把這人說出來吧。

蕭麗——屠伯斯。

賈士特——屠伯斯是誰？

蕭麗——就是賈斯多的先生。

賈士特——唔，是那個戴圓帽子的窮鬍子嗎？

蕭麗——爲甚麼不好呢？

賈士特——親愛的朋友，不要爲着你的十五萬法郎，就信口亂說，把我們陷在危險的境地。

蕭麗——我并不是信口說出來的，我老早就想到他了；并且用他做事，一點危險也沒有。

賈士特——何以見得呢？

蕭麗——因爲有法子對付他。

賈士特——有甚麼法子？

蕭麗——有我。

賈士特——呵！呵！他愛上了你嗎？

蕭麗——他看見了我，他就臉紅起來，他簡直連話也說不清了，現出那種癡呆而可笑的样子；我相信在他的面前，我只在說出兩個字，他就無論甚麼事都會替我做；那是一定的。

賈士特——你以為是這樣的嗎？但是有時恐怕不一定吧。

蕭麗——不會的，我親愛的朋友，你放心。女人對於這些事，是很容易看得出的。這個癡心的男子，他明明知道是沒有希望的，他還是很誠懇地愛我，真是一種你從來沒有想到的愛！我可以說，我們用不着向他說明是甚麼事，只在我去要求他，他就不管甚麼，閉着眼睛簽字就是。

賈士特——那或許。但是最後他還是會打開眼睛的，還是會明白的。假若他把我們的事宣布出來呢？假若他跑到法院裏去告我們毀壞了他的名譽呢？假若他自殺了，留下一封信給警察局長呢？

蕭麗——不會，不會，我只要用一點點手段，就可以使他安靜無事。

賈士特——是，不錯，一點點手段，或是很多銀子。

蕭麗——怎樣會要很多的銀子呢？

賈士特——他將來知道了我一切的事，他不會來敲詐我嗎？

蕭麗——他？他會敲詐你？……我知道他絕對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並且他

也絕對沒有能力可以敲詐你。

賈士特——你是看得他太窮，穿得太壞，所以你以為他是一個老實人，我親愛的朋友，我從前看見過些很厲害的大騙子，在表面上也是很老實的。

蕭麗——他既同你一道做了這些事，他只有閉着口不做聲啦。

賈士特——不錯，說得對，我們馬上就派他去做五六件事情，使他立即就變成一個無危險的人。

蕭麗——愛濟司，再聽我說：我們把一個小小的地方給他住，我正預備了一個小房間，原來是給汽車夫住的，恰在經售處的樓上，叫他搬到裏面去住吧。是這樣，我們就無論在甚麼時間，都有一個很盡忠的職員在手上用，他無論甚麼都可以替我們做。

賈士特——對，可以同他談談。

蕭麗把電鈴一按，僕人立即就進來了。

蕭麗——你去對那位教員說，要他馬上就到我這裏來，我有話要同他談。

僕人把身子向蕭麗彎了一下，走出去了。

賈士特——『屠伯斯，經售人。』把這幾個字刻在銅牌子上，掛在門口，並沒有甚麼不好啦。要他離開教書的生活，他會願意嗎？

蕭麗——他的校長，是一個很可惡的賣飯的人，今天早晨，把他開除了。我不知道是爲着甚麼事，就是屠伯斯自己也不明白。

賈士特——既有這種情形，那或許是可以的，且看……
屠伯斯快進來了。

註一：歐戰以前的人，比較老實，歐戰以後的人，比較滑頭。

第六齣

人物：同上，多屠伯斯。

當屠伯斯到了門口，蕭麗便起身走到他的面前去。

蕭麗（對賈士特）——好朋友，我給你介紹：這是我們剛剛談的屠伯斯先生。

（對屠伯斯）這是賈士特先生，他是一個做大事的人。

屠伯斯（對他鞠了一個一百二十度的躬。）——認識先生，我真是榮幸極了！

賈士特——先生，是，我有很大的榮幸！

屠伯斯——賈先生，你太客氣。

賈士特——屠先生，我一點也沒有客氣。

蕭麗——屠先生，請坐吧，我們大家來喝一杯葡萄酒。

屠伯斯——蕭太太，我真是太榮幸了！

他用半邊屁股坐在椅子的邊上談話，蕭麗就把酒斟給他們。

蕭麗——我剛剛把你的事，向賈先生說了。

屠伯斯——蕭太太，你真是太好，真是千倍的太好！

蕭麗——這不算甚麼，並且我還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賈先生已經完全承認

替你幫忙。

屠伯斯——賈先生，我非常之感激你。

賈士特——屠先生，不要客氣，這點小事，是很平常的。蕭太太對我說了，你是一個很有爲的青年。

屠伯斯（很謙遜的樣子）——哦！賈先生，這是蕭太太過於誇獎！

蕭麗——對的，對的，你是一個很有爲的人。

賈士特——一個有才力的人，但是……我們不客氣地說，現在成了一個失業者。

屠伯斯——對啦，這是實在的話啦。

蕭麗——賈先生知道了你的才幹，所以他想重用你。

屠伯斯——他想用我！（蕭麗又送給他一杯酒。）謝謝你，蕭太太。

蕭麗——你還是很想繼續在教育界嗎？

屠伯斯——繼續在教育界？唉！我的天呀！那是當然的，蕭太太。

蕭麗——爲甚麼呢？

屠伯斯——因爲這種職業是很高貴的，又不疲勞，賺錢又很多。

賈士特（對蕭麗望了一眼。）——賺錢很多。很好。

屠伯斯喝了一口酒，咳了幾聲嗽，臉上紅起來了。

屠伯斯——啊呀！太厲害！這酒真是太厲害！

賈士特——不錯，這酒是有點厲害。

蕭麗——你教書想賺多少錢一個月呢？

屠伯斯——我不十分曉得，但是我認識有些教員，賺一千二百法郎的也有。

蕭麗——一千二百法郎一月？

屠伯斯——是啦，蕭太太。當教員的人，一定有不少的應酬，因為他常常要同那

些上等社會的人去接近。但是我若真能賺到一千二百法郎兒……

賈士特——那當然是很好的境域。

屠伯斯——錢的問題，本來是沒有甚麼價值，可是有時它也很重要。常言雖說：

『黃金不能造成幸福。』但是我們還是不能缺少它；哈哈！

賈士特（也笑起來。）——那一點也不錯，我們大家都是爲着它而忙。

蕭麗——賈先生給你的位子，或許你還能多賺些啦。

賈士特——哦，不會多好多，只可以多一點點。是只可以說多一點點。我給你一個一定的薪水，除此以外，在每件事裏面，我還可以送你一點紅利，你平均可以得到二千五百法郎。

屠伯斯——是每月嗎？

蕭麗——是。

屠伯斯——是給我嗎？

賈士特——是給你。

屠伯斯（很驚奇地站起來。）——是教甚麼功課？

蕭麗——不是要你教功課。

賈士特——是要你在我的面前做事，很……，我要怎樣說才對？不難，很容易做的事，但是，但是要很精細……。

屠伯斯——哈哈！……這樣精細的事，我的能力能做得了嗎？

蕭麗——爲甚麼做不了呢？

賈士特——等我看再說。屠先生，你允許我過細看看你的身子麼？

屠伯斯——那沒有甚麼關係，這是平常事，賈先生。

愛濟司察看屠伯斯的身體。屠伯斯覺得很難爲情，紅了臉，閉着眼睛，細聲地咳嗽。愛濟司走到他的後面去了，把左眼對蕭麗眨了一下。

賈士特——很好。我還想問你幾句話，可以嗎？

屠伯斯——請你問吧。

賈士特——你有家嗎？

屠伯斯——啊呀！沒有，我是單獨的一個人，真是單獨一個人。

賈士特——對了！好極了！我是說沒有家，是很可憐的，但是這是命運所定，你的

女眷們呢？

屠伯斯——怎麼，女眷們？

賈士特——你總有幾個相好的女人啦，噯？

屠伯斯（望着蕭麗，像生氣的樣子。）——沒有，我沒有。

蕭麗——朋友，在我的面前，你也問他這些話嗎？

賈士特——好朋友，對不起，請原諒我這句話，我沒有過想。喂，屠先生，你平日往來的，是些甚麼人？

屠伯斯——是些同事……我是說是梅氏小學的老同事。同時我還有一個朋友，是從前同在一處受軍事訓練的同學，他此刻在咖啡館裏當傭人，我們也常常相見。

賈士特——對於這些人，能少往來點為好；第一不要在辦公室內接見他們，也不要到你的房內會見他們。

屠伯斯——在我的房內也不能？

賈士特——因為你要搬到此地來住啦。

屠伯斯——住在此地？

蕭麗——辦事處就在隔壁，你的房間，就在辦事室的樓上，離我很近的。喂，你覺

得有不便當的地方嗎？

屠伯斯（他的臉紅了。）——沒有，蕭太太，沒有。但是這種工作的性質是怎樣的呢？

賈士特——好吧，我的伯斯，你允許我叫你做『我的伯斯』嗎？

屠伯斯——賈先生，你這樣親愛的對我，這是我最高興的地方。

賈士特——好吧，我親愛的伯斯，請你坐下吧，我說給你聽：我們要設辦一個經售處；我自己的事太忙，所以我須要一個有信用的人，去辦理這件事。這個經售處將來就用他的名義，他就是裏面全權總經理。

蕭麗——這就是賈先生預備給你的職務。

屠伯斯——蕭太太，是當總經理……總管一切嗎？

蕭麗——對啦。

屠伯斯——我的能力，能幹得下吧？

蕭麗——爲甚麼幹不下呢？

屠伯斯——蕭太太，你能信任我，我非常之榮耀，但是我自信我的能力，恐怕太薄弱。

蕭麗——不會，屠先生，你是當教員的人。

屠伯斯——蕭太太，正是因為我是一個教書的人，除了課堂以外，甚麼事也不會。

賈士特——呵！呵！伯斯，你知道教人默寫書麼？

屠伯斯（他微笑。）——哦，這個我會。

蕭麗——你把文件對打字女人驗就是，打好了後，你只看看裏面有沒有錯字就是。

屠伯斯（很高興。）——對於錯字，我可以負責。

賈士特——你曉得簽字嗎？

屠伯斯（很興奮地說。）——那自然會！我雖不能說我簽的字，是很好看，但是我可以说，人家是摹摹做的；在我的學生裏面，從沒有一個人，能够把我簽

的字做寫得出來。

賈士特——好吧，以後你只代替我簽字就是，沒有傍的事。

蕭麗——賈先生對你說的話，你覺得怎樣呢？

屠伯斯——我覺得怎樣？這是我平生最好的機會。我非常之感謝你，可是我有

點不敢承認。

蕭麗——爲甚麼呢？

賈士特（突然自己對自己說：——啊呀！糟了！糟了！我把它忘記了！

蕭麗——忘記了甚麼？

賈士特（對屠伯斯）——你是那一省的人。

屠伯斯——我麼？我是都爾人。

賈士特——唉！掃地機的事完了！

屠伯斯——因爲我是都爾人的關係嗎？

賈士特（對蕭麗）——要把他的戶口表和行爲證寄來，那是無論如何趕不

及了。

蕭麗——啊！不錯啦！

屠伯斯（微笑）——這不是嗎？

賈士特——怎樣？

蕭麗——你把它帶在身上嗎？

屠伯斯——這是很湊巧的事！這是我託梅校長代我去請求獎章的文件，他今

天早晨把它退還了我。

賈士特（對蕭麗）——哈哈！有這樣妙的事！

蕭麗——你看，這是天主派他來幫助我們的！

屠伯斯——喔！蕭太太，不是天主，是梅先生。

蕭麗（對賈士特）——你看怎樣呢？

賈士特——好極了。并且一切必須的證書，我們都有了。

蕭麗——那他就可以簽這掃地機的合同嗎？

屠伯斯——好好！我就可以開始做我不懂的新工作麼？

賈士特（對蕭麗。）——你看馬上就可以要他做事嗎？

屠伯斯——不要緊，賈先生，有甚麼事，請你馬上就喊我做，不要遲疑。

蕭麗（對賈士特。）——那有甚麼危險呢？

屠伯斯——絕對沒有危險。我不能說我頭一下就做得很好，但是我不妨試一試。

賈士特（對蕭麗。）——你負完全責任嗎？

蕭麗——有甚麼事，絕對歸我負責。

賈士特——好，就是這樣吧！（對屠伯斯）我現在簽一張小小的紙條給你。

屠伯斯聽了這話，就急忙地把他的自來水筆取出來，把頭頭轉開，送給賈士特。賈士特同時就從自己的身上拿出一本支票，很快的簽了一張支票，送給屠伯斯。

屠伯斯（接着支票唸。）——『請付屠伯斯先生，國幣五千二百法郎。』賈先

生，這是甚麼意思？

賈士特——這是先付你一個月的薪水，和你辦事的手續費。

屠伯斯——五千二百法郎……（他很驚愕，呆呆地望着他們，看了這一個，又

望那一個。）啊呀！我的天呀！……

蕭麗——你這是甚麼感想呢？

屠伯斯（很驚感，但是很鎮靜。）——蕭太太，我對於社會上的生活情形，也稍爲知道一點，出這樣多的錢，請一個我這樣無能力的人，我相信這是絕對沒有

的事。
賈士特——我們不是向你說過了嗎？

屠伯斯（表示很明確的樣子。）——你們沒有完全說給我聽。我很知道，在你們的好意裏面還藏了些事沒有說出來。蕭太太，我謝謝你，現在我還不需要這種恩德。

蕭麗心中很驚惶，但是面上還是微笑。

蕭麗——我告訴你，我實在不明白你的話。

賈士特急忙把桌上擺着的那些證書收了。

屠伯斯——喔！蕭太太，你們的甚麼經售處，甚麼掃地機，都是一種假設的圈套，目的是在想施救我，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賈士特長嘆了一聲，繼續又大笑。

蕭麗——唔，不要亂想，你相信我會肯是這樣做嗎？

賈士特——我的好朋友，你完全想錯了，……我實在地對你說：你的確能够替我効很大的力。

屠伯斯（帶着很相信的樣子）——這是你實在的話嗎？

蕭麗——你是要我在你的面前發個誓嗎？

屠伯斯（很高興）——那太好……

賈士特（很迅速的說）——好朋友，請你簽字吧，並且在你的名字下面，還請你寫下『經售人』三個字。

屠伯斯（握着自來水筆在手上。）——賈先生，蕭太太，我簽這字給你們，很感恩你們兩位。

他簽了字，愛濟司把紙收了。

賈士特——好極了！我的好經理先生，我很感謝你；我在半點鐘以後就轉來，你若願意等等我，我們再來多多地長談。

蕭麗——我想你一定很高興？

屠伯斯——怎樣，你覺得我是很稱職的嗎？

賈士特——請你先把你的帽子換了吧。

蕭麗——愛濟司，

賈士特——因為屠先生戴的，是一頂很好看的教員帽子，現在要換一頂辦事人戴的氈帽才行。

屠伯斯——那沒有關係，換一頂就是，但是以外還有甚麼呢？

蕭麗——還有……要細心辦你的事。不過在此刻沒有傍的事做，只要你簽簽

字，不要做聲。

屠伯斯（他很驚奇）——不要做聲？

蕭麗——對啦，做生意的人，第一個要點：就是謹慎，不亂說話。

賈士特——這是最要緊的！這是職業上的祕密。

屠伯斯（他現出很得意的樣子）——像一個醫生樣嚴守病人的祕密？

蕭麗——對啦。

賈士特——請你把支票收了吧，等一刻再會。我的好經理先生，以外我還有幾件事，要請你簽字，等一刻再談。現在你允許我把蕭太太帶去嗎？一會兒就轉來。

屠伯斯——賈先生，很好。

蕭麗（對屠伯斯做着極妖的樣子）——你說甚麼？「很好？」

屠伯斯——蕭太太，我是說……

賈士特——是，你是說……（對蕭麗）他真是妙不可言！

他帶着蕭麗出去了。

第七齣

人物：起始只有屠伯斯一人，後來佣人同杜好施進來了。

屠伯斯單獨的一人在那裏出神，他微微地笑，對着支票細看，他又咕咕咕咕地亂說。

屠伯斯——哈哈！總經理先生……我的好經理先生……（他呆呆地望着那張支票，又繼續咕咕咕地說。）五千二百法郎，（他心中計算了一下。）要教三百四十六點鐘的功課，並且還要有十五個法郎一點鐘……唉！辦事業，真是賺大錢……（停了一刻。）哈哈！設若陶密資知道了這事！哈哈！他常說我是一個有發展的人，他或許真的沒有說錯啦！

僕人進來了，後面還跟着有杜好施。

僕人——先生，我去通知我們的太太。

杜好施——好，快去。

第八齣

人物：屠伯斯，杜好施。

屠伯斯急忙地把支票放在口袋裏，假作看壁上掛的油畫。杜好施向屠伯斯細看了幾下，後來就坐下了。他的臉上，現着有點憂愁的樣子。他又把屠伯斯望了幾下，便點頭向他打招呼。屠伯斯也彎了一下腰，向他答了禮；但是他沒有開口說話，仍是繼續地對着那些畫細看。杜好施也起身走來看畫。

杜好施——先生，你很愛畫麼？

屠伯斯——是，我是很好奇的。

停了一剎。

杜好施——或許你自己也會畫？

屠伯斯——先生，我不會畫。

杜好施——你或許是一位販畫的商人？

屠伯斯——不是，（停了一分鐘。）我是做生意的人。

杜好施——哈！我也是一樣。（停了一刻。）你是賈先生的朋友嗎？

屠伯斯——他雖對我表示過友誼很深，但是我不能說我是他的朋友，我只可

以說我是他的同事。

杜好施——你們同事有很久了嗎？

屠伯斯——唔，不久，只有幾分鐘的工夫，可是我希望能夠很久。

杜好施（變了生氣的聲音）——就是在這裏做這件掃地的生意嗎？

屠伯斯（急忙地離開杜好施兩步）——啊呀！先生，你知道麼，做生意的人，第

一個要緊的：就是要祕密，不要亂說話。

杜好施——尤其是這些生意。

屠伯斯沒有明白杜好施的意思，心中仍是想着：做生意的人，口要謹慎，所

以他只簡單地答道：

屠伯斯——或許。

杜好施——沒有甚麼或許，那是一定的。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件掃地機的事嗎？我并且還認識有一位先生，他若是願意像你這樣的大減價，大犧牲，他老早就做成了。

屠伯斯——像我樣大犧牲？大減價？（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嘲弄人的微笑。）哈哈！我大減了價！

他繼續地大笑起來，好像人家在他的面前，說了一句頂有興趣的話，引起他笑個不止。

杜好施——在我們兩個人裏面，他願意出多少給你呢？

屠伯斯——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因為這是關於我個人的事。你看吧。

他把支票拿出來給杜好施看。

杜好施——五千二百法郎，這是給你做手續費的嗎？

屠伯斯——是我的月薪和手續費。

杜好施——你是說笑話嗎？

屠伯斯——或許有一點點。（杜好施向後退了一步，很驚惶地望着屠伯斯。）

我並沒有一點功勞可以得這筆款子，是他自己提議送給我的。

杜好施——先生，做大生意和做大事業的人，本來是要常常裝作癡子，所以說

『大智若愚。』但是像你這樣，未免癡得太厲害。

屠伯斯（帶着傲慢而冷淡的態度）——先生，一個不認識的人，叫我做癡子，

我實在是難受。同時也太對不起這屋子裏的主人，我們不如把這話停在這

裏吧。

他把背對着杜好施，表示不同他說話了

杜好施——你對於這人太尊敬了，將來有一天，你一定會看見他在法院裏。

屠伯斯（很驚恐）——在法院裏？

杜好施——或許還在你所想的日期以前啦。我是決不會去告發你們，但是還

有五六個人，他們也很知道這件事，并且大家都想參加這事，好分點錢。在這樣賤的價錢，你也替他簽字，去負這樣重大的責任，這真是痛心極了！

屠伯斯——「啊呀！先生，據你這樣說，這件事，好像是一件極不正當的事呵。」（杜好施在傍邊冷笑。）「先生，你如果不把道理說出來，我就對你不起。」

杜好施——「這個老騙子，在他平生所做的一切污濁事裏面，當以這個掃地機爲最大，而最危險。」

屠伯斯——「你說的「老騙子」，在你的心中，是指誰？」

杜好施——「是指我們那位在市政府很紅的參議官。」

屠伯斯——「那一個是市政府的參議官？」

杜好施——「怎麼？你還不知道賈士特是市府的參議嗎？」

屠伯斯——「我實在不知道！」

杜好施——「那你還不知道人家要你做些甚麼事啦？」

屠伯斯——「我是幫幫他的忙，只代替他簽簽字就是，很簡單的工作。」

杜好施——很簡單的工作！噯！你這位先生，真是奇怪極了！嘿！你是從那一行出身的？

屠伯斯——從教育界。

杜好施——啊，不錯，我應當老早就猜中了。唉！老兄呀，你若是知道你的帽子放在甚麼地方，趕快戴着滾吧，在這裏，你是沒有一點辦法的。

屠伯斯（很忿怒。）——啊！先生，不能這樣，沒有確實的證據，你不能是這樣誹謗人家；你有甚麼理由破壞我的恩人？

杜好施——朋友，你的「恩人」，他是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在市政府提議，替公家買這樣買那樣，等提案通過了，他就自己向外國辦些東西來，再借人家的名義，把東西賣給市府，從中舞弊。

屠伯斯——啊呀！這是貪官的行爲。

杜好施——或許是啦！

屠伯斯（生氣）——這是最羞恥的事！比做賊還要羞恥！

杜好施（帶着微笑）——唔！不要奇怪，這并不是他首創的，這是現代政治下面的普通事。（停了一刻。）其餘的官也是一樣。

屠伯斯（大叫）——有甚麼證據！把證據說給我聽……

杜好施——請聽我說吧，我很想把你的燈籠點燃，使你能看得清，但是你從不能對人家說，這些話是我告訴你的。

屠伯斯——假若是對的，我就不做聲。

杜好施——好吧，你過隔壁房間裏去看看，在桌上的文件，你只要把頭一張打開一看……你若不是一個完全的書獃子，你馬上就會明白的。

屠伯斯——好，但是你若說假話騙了我，我馬上就轉來，把你一脚踢到門外去！
杜好施——對，好極了。（屠伯斯走出去了。）唉！這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書獃子！

第九齣

人物：杜好施，蕭麗，賈士特。

蕭麗進來了；她看見了杜好施，心中便非常之驚惶，把眼睛向四處一望，更不見屠伯斯。

蕭麗——你又來了！你是覺得良心上有點不安嗎？

杜好施——不是「不安」，蕭太太是一種「遺憾」，我很後悔，不應當同他破臉的，因為以後我不好再到這裏來看你，這是多麼痛苦的事！

蕭麗——啊呀！哈哈！說得太好聽呵！

杜好施——所以我特事轉來，想同賈先生講和。

蕭麗——好朋友，講和是不成問題的，你們老早就和好了；我相信你們剛才的爭鬧，愛濟司現在已經忘記了……但是想把掃地機的事挽回，那就恐怕來不及了。我看他多半是去找傍的人去了。

杜好施——對啦，我也是這樣推想。但是，他若是找不着人，或是他找了的人不大妥當，我希望你同賈先生說話時，請不要忘記我。

蕭麗——那自然，你放心，我一定對他說，並且我很感激你又來看我。

杜好施——蕭太太，假若事情沒有挽回的餘地，請你向他說明，我對他還是像從前一樣，絕無一點惡意。蕭太太，我還請你告訴他，他今天對我的態度，雖不大溫和，可是在我們兩個老朋友，是毫無關係的，我絕對不恨他，絕對沒有報復的意思。

蕭麗——報復？你想怎樣報復？

杜好施——我可以在報紙上攻擊他啦，或者我在高興的時候，我又可以寫些匿名信，寄給他的敵人，供獻他們一些毀壞賈先生的方法……蕭太太，我說給你聽，我決不去做。

蕭麗——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第一個理由，你是一個上等人；第二個理由：你把他的事宜佈出來，與你有甚麼利益呢？並且在這些事裏面，你也參加了，而且是裏面的主要人之一。

杜好施——你說的雖不錯，但是有許多事，他並沒有要我參加，外面的人都知道

道的，我絕沒有參加。譬如這次的掃地機，如果發生了困難問題，我預先就向你聲明：不是我杜好施把黑幕宣佈出去的。

蕭麗——那我完全相信不是你，你是好人。

杜好施——那我很謝謝你，蕭太太。

賈士特轉來了。

賈士特——你還在這裏嗎？

杜好施——哈哈！老朋友，我正在對蕭太太說，假若你偶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到夜半，還是在巴西路等着。

他出去了。

第十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賈士特。

賈士特——避時鬼還想來談掃地機嗎？呸！我不再同這個騙子做往來了；我很

高興。

蕭麗——你已經把手續弄好了嗎？

賈士特——好了，現在事情已經辦妥了。但是你保舉的那人到甚麼地方去了？

蕭麗——我想他是到辦公室裏去看去了。

賈士特——這個少年很好，我很喜歡他。這真是一個老實人，……（屠伯斯進來了。）好朋友，你轉來了。

他走到屠伯斯的前面去，但是屠伯斯向後退。

屠伯斯（像唱戲樣地喊道：）——蕭太太，你知道賈士特是甚麼人麼？

賈士特（很驚惶。）——你說甚麼？我是甚麼人？

蕭麗——問得奇怪！

屠伯斯——蕭太太，他的事，我剛才發現了，你不知道嗎？

賈士特——這是開甚麼玩笑呵？

屠伯斯（大聲。）——你所信仰的這個男子，你對他友誼很深的男子，他是一

個壞人！

賈士特——你是說我嗎？

蕭麗——屠先生，你說出來的是甚麼話？請你想想吧。

屠伯斯——蕭太太，請你聽清我的話；賈士特是一個舞弊的貪官污吏；非把他送到監獄裏去不可。對不起，我現在要向你辭別了。

蕭麗——你到甚麼地方去？

屠伯斯（向外面走。）——我到法院裏去，報告檢察官。

賈士特——啊呀！這就討厭極了！

蕭麗——屠先生，請停一步！

她想攔阻他。

賈士特（對蕭麗。）——你看，小妹妹，這是你幹的事，是你親手選定的人，選了一個這樣的神經病！

蕭麗——愛濟司，請你不要來，讓我們私人的談話，等我向屠先生解釋明白。

賈士特——好吧，你去對他解釋吧。但是你第一要告訴他，他若真是被毒蟲咬癩了，我馬上就用鐵錐把他拷起來，送到狂人醫院裏去！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

他走出去了。

第十一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

蕭麗——屠先生，你願意害我嗎？

屠伯斯——你？

蕭麗——是，我。

屠伯斯——你同他不是一道的嗎？

蕭麗倒在沙發椅子上，裝作要哭，喉管中被氣塞住了。

蕭麗——是。

屠伯斯——你是共謀犯！天有眼睛啦！

蕭麗——屠先生，你把一切的事知道得太早，但是我日後要同你說的話，你却不知道。

屠伯斯——蕭太太，你有甚麼話，你就說吧。

蕭麗——我的歷史，我的可憐的歷史……快快！我們沒有多時間了……屠先生，請聽我說出來。

屠伯斯——蕭太太，你說吧，我聽。

蕭麗——當我認識賈士特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常常到我的父親家裏來，他成了我們家裏的經濟顧問……他起始是做律師的，後來又參加政治工作。

屠伯斯——那是當然的。

蕭麗——對，是當然的。當我的父親死了，我孤獨的在世上，我就只有倚靠他過生活；因為我父親臨終的時候，在遺囑上說了，委託他照顧我。

屠伯斯——這個我很明白了。

蕭麗——他當時勸我把一切都賣出去：工廠，田地，花園，房屋……我又把我的財產都交了給他，於是我的銀子，就完全歸他經手放出去。

屠伯斯——啊呀！天呀！他把你的銀子，放在些多麼污濁的事業裏面呵！

蕭麗——我并不知道啦！有時他只叫我在紙上簽字，但是那些紙是甚麼東西，我一點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些是同市政府訂的合同。

屠伯斯——你都簽了字嗎？

蕭麗——簽了。

屠伯斯——那你甯可把你的右手切去！

蕭麗——是，不錯；但是我是不知道，所以才簽了字，好像同你剛才一樣。

屠伯斯——對的，同我一樣……但是在甚麼時候，你才知道裏面的實在情形呢？

蕭麗——知道了太晚。

屠伯斯——爲甚麼呢？只要自己悔過，從不會太晚啦。

蕭麗——我本可以去告發他，但是我自己也逃不出法網；那一個法院會相信我的話呢？

屠伯斯——蕭太太，你只要把這種悲慘的歷史，好好地說出來，好像你剛剛對我說的一樣，就足夠了；因爲你那種真實的口音，絕對不會有假，一定可以動人。

蕭麗——是，那或許當我看出了他的劣蹟，我本應當去告發的。但是現在，我是完結了的人，因爲自從一年以來，他一切的欺騙事，我都參加了，但是有時，是他強迫我的。你以爲我是共謀犯！唉！我不是共謀犯……我是一個被害的人！請你憑良心判定我！

屠伯斯（停了一刻。）——對啦，這是上等人的祕密痛苦！唉！這真是一個萬惡的魔鬼！但是，蕭太太，剛剛你不是還把我送到他的爪子上去嗎？這是甚麼道理呢？

蕭麗——你是沒有懂得我的意思嗎？

屠伯斯——我不懂。

蕭麗——一個單獨的女子，她受了一個可怕的男子的威壓，她有甚麼辦法呢？

只有哭……找一個人來援救啦。

屠伯斯（被她瞞了。）——你就找了我嗎？我……爲甚麼呢？蕭太太，快告訴

我，爲甚麼？

蕭麗（細聲。）——我不曉得……

屠伯斯——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快說給我聽！

蕭麗——好，我說……當我頭一次看見了你，首先使我中意的，就是你那英勇的面容……（屠伯斯把身子振起，現出有勇氣的樣子。）繼後我又好像在你的眼睛裏面……看出你對我的同情心，並且還可以說，是一種極有情的，而顯盡忠的表示。當時我的心中就想到：『這個男子，與平常人不同……他很樸質，很聰明，很勇敢，又很公道……我若是得了一個這樣好的男子在面

前，一個像他這樣的男子，那我就得其人了，有人保護了，有人幫助了，或許我還會被他救出來。」（她望着屠伯斯。）「喂，我沒有想錯嗎？」

屠伯斯——沒有想錯，蕭太太，我一定遵命幫助你，一定不辜負你。蕭太太，你有甚麼事需要我呢？

蕭麗——第一點：請你不要做聲，你若是說出去了，我就會受很大的打擊，名譽掃地，完結了！

屠伯斯——好，我不做聲。

蕭麗——第二點：你要常在我的面前，我時時需要你。

屠伯斯（心在跳動）——好，蕭太太，我一定留在你的面前。

蕭麗——謝謝你。（她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謝謝你。但是你知道我們要取一種甚麼態度才好呢？

屠伯斯——我不知道。

蕭麗——要再把我們敵人的信任心取來才好。

屠伯斯——我剛才對他說了些這樣的話，我怎樣又可以同他好呢？

蕭麗——請聽我說的計畫，這是很簡單而極有效驗的——因為你是新過這種生活，我早就想到了，現在你要忍耐點，要同他合作——就是要用一種很溫和的態度對賈士特，並且在各種事裏面，你要好好地幫助他……是這樣你就可以漸漸地，把他所做的事過細看出，把裏面的錯處找出來，你一定找得出的，當你能够決定下手攻擊他，不致危害我的時候，你就放勢地幹他吧！

屠伯斯——怎麼！我發現了一個罪犯，我反去同他共謀！

蕭麗——是，假若你願意救出我，就要是這樣做。

屠伯斯很久沒有做聲，他忽然站起來，大大地嘆了一聲氣。

屠伯斯——啊！這是多麼複雜的事！多麼黑暗的事！與良心多麼相衝突的事！噯！噯！倘使是有時間，把裏面的好歹去分個清楚！

蕭麗——馬上就要決定，賈士特在隔壁房間裏面，他一定會疑惑我正把你們共謀的事，說個不停；或許他又以為我是向你提議，增加你的薪水，使你對於

那些可疑的事，不再做聲了。

屠伯斯——唉！多麼卑鄙的事！

蕭麗——總要找一個事實，使他相信是我們談話的目的啦。並且想要使他不發生疑惑，你馬上就要向他表示一種很順從的態度。

屠伯斯——不錯，那是當然的，但是要怎樣表示呢？

蕭麗（她裝作思索。）——真的，要怎麼表示才好呢？

屠伯斯——我看見了他，我就同他恭恭敬敬地握手，對嗎？

蕭麗——那是一定的，但是這還不够事。

屠伯斯——假若我把這些字據都還給他，並且對他說：好，沒有甚麼關係。你看對嗎？

蕭麗——好極了！但是你在每張紙上，都要簽一個字，再去還給他。

屠伯斯——爲甚麼要簽了字再還他呢？

蕭麗——因爲你簽了字，可以表示你同他一道，可以破除他一切的懷疑。快快

簽字吧。（她拿着紙單。）這是甚麼呢？

屠伯斯——這是他買來的，在甲莫路的八座房子，預備高價賣給市政府，因為那邊不久要修街，要把街道放寬。

蕭麗——請你坐下吧，坐在這裏……握着這枝筆吧，快在這裏簽個字吧。

屠伯斯（他還是遲疑着，并望着蕭麗。）——真是爲難極了！

蕭麗——爲着救我而簽啦。（他簽了。蕭麗又拿一張紙給他。）還有一張。（他又簽了。）還有一張。（他又簽了。）

當他正在簽字時，幕簾漸漸地向下垂。

——第二幕完——

第三幕

臺上是一個極摩登的新辦公室。

在前面的第一行，放了兩張極大的沙發椅子。椅子的背是對着臺下觀眾。在第二行，放了一張很大的美國式的辦公桌。靠近裏面的牆壁，在兩扇門的中間，放了一張很大的保險櫃子。

在壁上貼了些很嚴格而很明確的標語。甚麼『做事要敏捷。』『時間就是黃金。』『說話要簡切而有意識。』等等。

在頭一行的左邊，是入口的門。在右邊的門上，寫着『會計室。』在辦公桌上，放有年鑑，戶口簿，和一個電話。以外還有一個文書櫃子，靠壁放着。

第一齣

人物：屠伯斯，打字機女人。

當幕簾升起時，屠伯斯正坐在辦公桌子的後面，只能看得見他上部的面容。他現在戴着玳帽框子的大眼鏡。他的顏色很灰白，他像是很憂愁，很痛苦的樣子。就是聽了極小的聲音，他也嚇得心驚膽戰。忽然外面有人敲門，他又更加戰慄起來，他不做聲。外面的人又敲了一下，他站起來問道：『甚麼人？』外面的聲音回答道：『我是打字的。』他把門門子一抽，把門開了一半，讓那位小小的打字女人進來了。

打字女人——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會經理先生。

她拿一張紙條給屠伯斯看，上面是客人寫的姓名。他接在手上，看了很驚嚇。

屠伯斯——梅施！

打字女人——還有一個青年女子同他一道來了。

屠伯斯——是愛蘭！他對你說了些甚麼話？

打字女人——沒有說甚麼，他只等着你接見他。

屠伯斯——他的面色是怎樣的呢？

打字女人——面色很嚴厲。

屠伯斯——很嚴厲？

打字女人——啊！是他在那邊走過不停。

屠伯斯——告訴他，我不在。

打字女人——好！

屠伯斯——喂，請你裝作很誠懇的態度對他說，聲音要放自然些……

打字女人（向外面走）——哦，這個我會。

屠伯斯——啊呀！愛蘭同他一道來了！

打字女人又來了。

打字女人——他說等一會再來。

屠伯斯——不要會他。此地從不會客！從不會客！你聽清了我的話麼？他若是再來了，你總說我不在。無論何人，都不會，你聽清了嗎？無論那一個都不見好吧，

你去吧，不要在此地，我有事。

打字女人——經理先生，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屠伯斯——甚麼事？你說吧。

打字女人——經理先生，你能允許我們搬一個鋼琴來嗎？

屠伯斯——一個鋼琴？做甚麼用？

打字女人——好學學音樂啦。

屠伯斯——在我這裏？

打字女人——不是，在隔壁房間裏。因為那位打字女人，她很寂寞，假若我們能够奏點音樂，一定可以使她散散心。

屠伯斯——那是不錯的，音樂是一種好娛樂；小姐，假若這經售處是我一個人的，那或許我可以允許你。但是我的合作的人，賈士特先生，他一定會反對。

打字女人——那就不必談了！

屠伯斯——講到了這個上面，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就是我允許你們玩的

遊戲，他看了也睜着眼睛，表示極不滿意。他要我禁止你們鬥紙牌，走棋……並且他還不許青年男子，到這裏來陪你們談話。他看見了他們，好像是你們的未婚夫樣。

打字女人（不高興）——請你告訴他吧，他真是錯得太奇妙。我沒有未婚夫，施爾梅也更沒有。所來的這些人，都是在街上遇着的一些普通朋友；我們把他們帶到這裏來，大家接接吻。因為施爾梅受了愛情的刺激，所以要使她開心。她天天喝極兇的酒，也就是這個緣故。你如果禁止她過現在這種生活，她就會變成一種神經病的女子。

屠伯斯——好吧，我去把這些話對賈先生說吧。在新規則未出來以前，還是不
要帶人上樓爲好；也不要作甚麼遊戲。

打字女人——那我們每天做些甚麼事呢？

屠伯斯——等一等。

打字女人——等甚麼？

屠伯斯——等我給工作你們做。

打字女人——你會給工作我們做嗎？

屠伯斯——大概在下星期，我有一封信交給你抄。

打字女人——唔！我等着的還是這種工作！自從幾天以來，你總是爲難我們。就是有工作，也不能來得這樣匆忙。

屠伯斯突然脾氣來了；他又想起從前在梅氏小學，生氣的故事。

屠伯斯——小姐，我要你抄一封信，你照抄就是呵。唉！我待你們太寬，太好，你們以爲我是懦弱嗎？小姐那你就想錯了。你要知道，「在絨手套裏面，藏着有鐵手掌，」請你留意吧。小姐，假若你有不好的脾氣，我就要替你改好。現在去吧，預備下星期替我抄信吧。

打字女人——好。

她慢慢地向外面走。屠伯斯望着她，繼後又喊她。

屠伯斯——小姐……我剛剛同你說話，太不客氣，你不要怨恨我；因爲公事是

還公事啦。

打字女人（很謙遜的樣子。）——是，經理先生。

第二齣

人物：開始是屠伯斯，繼後蕭麗來了，賈士特也來了。

屠伯斯心中很煩燥，他在那裏走上走下，面色很憂愁。他搖頭，口裏咕咕咕地說：『在墳墓裏面的眼睛，還是望着殺他的敵人。』忽然電話鈴子響。屠伯斯拿着電話聽筒，送到耳朵上去聽。他又把左手捻着自己的鼻子，使聲音改變好回話。

屠伯斯——屠先生出去了，先生……甚麼報？是公德報嗎？好，先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會見你，先生……我看你不必勞駕跑來……好，先生，謝謝你。（他把聽筒掛了。）是一個新聞記者，那是一定的。

蕭麗進來了。

蕭麗——我親愛的屠先生，早安，你康健嗎？

屠伯斯——我麼，還好。蕭太太，我很謝謝你對我的好意。

蕭麗——我的好朋友，假若我不是喜歡你，我怎麼會把這樣重要的事委託你去經理呢？

屠伯斯——蕭太太，我很感恩你。

蕭麗——今晚你在甚麼地方吃飯呢？

屠伯斯——在我的房間裏。

蕭麗——嘿！嘿！是有愛人陪着吃嗎？

屠伯斯——哦，蕭太太，有甚麼愛人呵！我只有孤寂和憂苦。

蕭麗——好，今晚上，你同我一塊兒吃飯吧！

屠伯斯——同你？

蕭麗——是，以外還有賈士特，和他的幾個朋友，一道兒玩玩，我想一定可以使你開開心。

屠伯斯——我請你允許我不參加這個宴會，因為我不願意看見任何人。

蕭麗——啊！我請客，你也拒絕嗎？

屠伯斯——蕭太太，我不是拒絕，假若你允許我，我就可以不來。

蕭麗——假若我說，我很高興同你談話，你也不來嗎？

屠伯斯——蕭太太，我也不來，我現在一點也不會說話了，並且絕對不會使你

感到有甚麼興趣。

蕭麗——啊！我親愛的屠先生，你又有甚麼事不高興呵？

屠伯斯——蕭太太，沒有甚麼，絕對沒有甚麼。

蕭麗——賈士特對於你的身體很憂念的，你知道麼？

屠伯斯——這是他的好意。

蕭麗——他覺得你瘦了很多……精神也沒有。

屠伯斯——這位先生的心太好。

蕭麗——你有甚麼不快樂嗎？是這些事你習不慣嗎？

屠伯斯——有很多事，是不能習慣的。

蕭麗——喂，你要曉得，我是你的朋友呵！

屠伯斯——那是二定的。

蕭麗——那你還有甚麼呢？

屠伯斯（粗暴的聲音）——蕭太太，還有『我都知道』四個字。我到這裏來有四十二天了，但是自從二十三天以來，我知道你在愚弄我。

蕭麗——假若你繼續地說這種話，那結果我就或許真的會愚弄你！

屠伯斯——四月十三日的那天晚上七點鐘，因為你請我吃晚飯，所以我到了你的家裏去了，正坐在那小小的客廳裏等你，從那玻璃門上穿過來的聲音，我聽見了你們說的話，是很可怕的！

蕭麗——很可怕的？

屠伯斯——很可惡的。並且使我生出不少的感想。賈士特對你說：『我的愛人，今天晚上，你爲甚麼把那位同情的獸子也請來呢？』你回答道：『這個同情

的歎子，與我們很有益，所以在他的面前，也要稍爲表示一點諂媚，敷衍敷衍他。』所謂同情的歎子，就是指我。至於『愛人』這句話，足能使我明白，你同這男子的關係，到了甚麼樣的程度。

蕭麗——好朋友，假若你當時沒有馬上就明白，你不是被我瞞了嗎？

屠伯斯——瞞了！

蕭麗——瞞了？

屠伯斯——你不如說：你被我瞞了！是這樣，你才承認了，你是這男子的……姘頭。

蕭麗——你還有甚麼話呢？

屠伯斯——唉！啊呀！

蕭麗——這次的事，又可以證明，在門背後聽話，是毫無益處的。我以為你絕對不會有這樣下流，我覺得去偷聽人家的話，是一種很不好的行爲。并且我這件事，人人個個都知道的，有甚麼大驚小怪呢？

屠伯斯——唉！蕭太太，假若你不會是這樣騙我，你相信我會承認做這樣壞的

事嗎？！你把我送進你們的圈子裏！

蕭麗——不對！這是偶然的機會把你送到這裏來，恰在那時候，我們正在找人；

同時又是因為我對你有同情，所以我才把這個位子獻給你。

屠伯斯——蕭太太，那時你若真是有好心待我，你不如把我投下塞納河裏去

好得多。

蕭麗——但是你承認來做這事的時候，爲甚麼不想清呢？

屠伯斯——是因爲你那一笑，和你兩句話，我才肯承認。我當時被你的花言巧

語迷醉了，是你的美貌使我相信一切。我以爲自己真是一個義勇的英雄，被

你請來打倒這個魔鬼，并救出你這個被囚的美人……那時我是在夢中過

生活，在狂妄的理想中過生活。好像在天空上樣，莫明其妙，但是自從四月十

三晚上七點鐘起，我就落下地了，并且還是落在污濁的爛泥裏面。

蕭麗——據愛濟司對我說，你在一個月內，賺了三萬二千法郎。你還怨甚麼啊？

屠伯斯——我怨恨我的良心。

蕭麗——啊！管它甚麼良心！

屠伯斯——是它自己追着我，找着我，圍着我！我所犯的千斤重的罪惡，要把我壓碎了。我每天雖坐在這辦公室內，但是我覺得外面四處，都在攻擊我！……就是今天早晨，我把身子靠在這個窗子上，還看見外面有三架掃地機走過去。那機器的前面，釘着一塊牌子，上面把我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寫着，并且還鍍着銀：『屠伯斯式。』太陽照在那透亮的牌子上，發出反光射着我，使我非把眼睛閉下不可；我就向後面一退，把窗門關了；可是那些機器的聲音，還是貫着我的耳朵，你知道這些機器對我說些甚麼話嗎？它們喊道：『騙子！騙子！騙子！』同時那機器上的刷子，擦着路上的石頭叫道：『屠騙子！屠騙子！』

蕭麗——可憐的朋友，你癩了！快把這些幻想告訴賈士特！

屠伯斯——何必呵！我自己也知道這是些幻想，但是它白天和夜裏，無時不在我的腦子裏面痛苦我。

蕭麗——這是因爲你住在這裏，像一個囚犯樣的在裏面！你應當乘着這個好

境過去看看朋友，多出去走走。

屠伯斯——出去走走！蕭太太，你以為我還有臉見正人君子麼？受得住他們的眼睛一望嗎？

蕭麗——就是正人君子的眼睛，有特別不同的地方，在今日是不常遇得着的！（她呆呆地望着他，看見他的筋在亂動，更加驚奇。）不錯，他的樣子，像是癩了！伯斯，聽我說，你現在是有病，你願意到鄉下去住幾個星期麼？我可以把情形向賈士特說明。

屠伯斯——不去，不去，蕭太太，我願意留在這裏等着。

蕭麗——你想等甚麼呢？

屠伯斯（很莊嚴的樣子）——等那要發生的事到。

蕭麗（憂急）——你把我們告了嗎？

屠伯斯——啊呀！沒有……我并且沒有這種勇氣。把你們的事說出來，這就是宣布我自己的醜……并且還有你在裏面，我怎麼會去告發你？

蕭麗——爲甚麼不可以告發我呢？

屠伯斯（粗暴）——呵！呵！蕭太太，你不要裝癡呵。我對你的好感，你自己還知道在我之先，并且你還利用了我這種好感，用了一個聰明的鬼計，把我陷在今日的這個痛苦的境內。你看，我蠢到了這般地步；我雖都知道，但是我的心還是不死；我很恨你，却又很愛你……我知道我爲甚麼要恨你，但是我不知道我爲甚麼要愛你……在這些不幸的事，和怨恨的裏面，我惟一的安慰，就是永遠地愛你。

蕭麗（很出神地默想了一會）——你雖癩了，但是有時你還是說出些很可愛的話。

屠伯斯（縐着眉很冷淡地說）——是，很可愛的。

蕭麗——自從很久，我就等着你這一下……因爲我知道總有一天，你一定會知道實在的情形；我自己很憂念地想道：屠先生會怎樣做呢？

屠伯斯——蕭太太，你看啦，我瘦得這樣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如此。

蕭麗（很誠懇的樣子。）——可憐的朋友；你不知道，有時我也很悔恨；……

屠伯斯——那有這事？你有甚麼悔恨，你既達到了你的目的：得了一個男子，你可以借他的名字用，並且他又在你的面前很服從，很懦弱，因此你就賺了大錢，在你的愛人面前，過欺騙的生活。你愛的這男子，這個可惡的下流東西！這個污濁的政客！這個大騙子！將來有一天會罰他作苦工，他會看見他身上的黃皮肉，化在那火一般的太陽裏面！

蕭麗——你想錯了！你想錯了！他決不會去做苦工，並且我也並不愛他。

屠伯斯——你不愛他？

蕭麗——啊！伯斯，你是做夢嗎！

屠伯斯——你既不愛他，你爲甚麼又同他好呢？

蕭麗——因爲他獻給我一種高尙的生活啦！

屠伯斯——高尙的生活！哈！你不過是一個人家包下的女子啦。

蕭麗——哦！我也是同一切的女人一樣，有一個丈夫，或是有一個姘頭，有甚麼

多大的區別呢？

屠伯斯——你不愛他，愛誰呢？

蕭麗——誰也不愛。

屠伯斯——你或許在青年時候，受過失戀的刺激嗎？

蕭麗——不是！愛情從沒有使我失過望，我也從沒有追求過它。

屠伯斯——那你從沒有愛人的心呵？

蕭麗——我沒有時間講戀愛，我的憂愁事太多，你以為一切的人，都有你這樣的好機會嗎？

屠伯斯——我的好機會！

蕭麗——當然是好機會呵！你自己還沒有想到，銀子就跑到你的身上來，並且你連一種歡受它的精神都沒有！你看我，我要把它賺來，並且還要更快地賺來，不然我就死在我的慾望裏面。你還要知道，走這條路，也不是容易的事，人家不會白白地送錢給我。（粗暴的聲音）其實，你還有甚麼責罵我的地方

呢？你是罵我沒有丈夫嗎？唉！若是在二十歲時候，遇着了一個富人，他預備同我結婚，那我當然是很願意的。但是我那時是一個窮人，誰願意來向我求婚呢？雖有一個鐵匠的兒子，一個賣報的人，還有一個電車上的查票員，向我要求過，我若是同他們結了婚，我現在成了甚麼樣的人呢？一定成了一個年老而人已老的嫗母了！牙齒也黃黑了，手也弄壞了。你看看我所保存的牙和手啦！（她把自己的牙和手給屠伯斯看。）

屠伯斯（細聲的說。）——哦，黃金不會造成幸福。

蕭麗——當然不會。但是它可以從那些造幸福的人的手上，把幸福買來。你看我，我所希望的，我都有了；我所慾望的，我都達到了。這些事，我本無須向你辯清，我不知道爲甚麼，我把這些話都說給你聽。

屠伯斯——這或許是你同我感情太好的關係啦？

蕭麗——正是啦，我已經對你說了，並且這是實在的。

屠伯斯——或許有一天，這種感情會……。

蕭麗——我親愛的伯斯，我們把事情說明白：是的，我很喜歡你，因為我看出你
是很高尚的人，很偉大的人，而且是同我父親一樣的老實人……他也只有一
個小小的位置，比你從前的事還要小。他也像你一樣，很忠實地盡職……
他死的時候很窮，很窮……你看啦，這是我對你的感情，這是純粹的感情，并
不是愛情……我就是想愛你，我也不許我去愛你。

屠伯斯——爲甚麼呢？

蕭麗——因爲你是一個懦弱人，并且很容易受騙，人家說甚麼，你就相信甚麼
……我需要一個男子，在生活上拖着我去；你自己也是一個拖船，只能被人
家拖呵！

屠伯斯——哈哈！假若你知道我的真像，我是多麼有勇氣的，有精神的人！

蕭麗——朋友，不對。你說的話雖很好聽，但是不一定靠得住。因爲你的腦筋裏
面的幻想太多，你聽見那些掃地機說話！我只要你求你的友誼，好像我獻給你
的一樣。現在困難的時期已經過了，希望你學學社會上的生活，我也願意盡

力地幫助你，使你能澈底明瞭。

屠伯斯——在你今天未到這裏來以前，我是又很怨恨你又很愛你，現在你雖對我說了這些話，使我完全絕望，但是你過去對我所做的一切，我都甘心地原諒你。

蕭麗——我親愛的好伯斯，我所做的並不是些壞事啦，都是些好事啦。

屠伯斯——那是不對的，不過你既是以好意做的，我說給你聽吧，我所守的祕密，是我……。

賈士特進來了。

賈士特——伯斯早安。

屠伯斯——參議先生早安。

賈士特——沒有甚麼事嗎？

屠伯斯——沒有甚麼事，參議先生。

賈士特——有一位先生，叫做雷畢梭，他沒有到這裏來嗎？

屠伯斯——沒有，沒有，沒有人到這裏來。

賈士特——哦，等一會，一定有人來的，因為有一件事，歸你去辦。這是頭一次，所以選了一件極容易的事給你。我又看得你常常帶着一副憂愁的面孔，所以我就選了這件很有興趣的事給你去做。

屠伯斯——參議先生，那好極了。

賈士特——雷畢梭今天一定會來看你的。

屠伯斯——那很好，參議先生。

賈士特——你知道，雷畢梭是一個瑞士大酒店的主人。去年我們衛生局，設了些小便所，在他的酒店前面，也用鐵皮子起了一個塔形的尿池子，以紀念那位抽尿池子稅的味斯巴相大王。（註一）

蕭麗——啊呀！那好極了！

賈士特——但是到了夏天的時候，那太陽像火樣的熱，這個尿池子，就使他酒店的前不能坐人，並且那邊附近，都臭得不能住人了，因此他的一些顧客，

都不來了。雷畢梭跑來要求我，把這個尿池子拆去。

屠伯斯——那他當然來要求。

賈士特——我回答他說我沒有時間管這事，要他來找屠伯斯先生設法，那個紀念塔，或許可以拆去的。他等一會就會來看你，請你接見他。你對他說你能夠辦到，但是你要用費些錢，你并且向他說，非有一萬法郎，是沒有辦法的。

屠伯斯——但是我借甚麼故，才好措辭呢？

賈士特——用不着措甚麼辭。你只問他要一萬法郎就是。是這樣，他一定會給你的。我就把他店子前面的那個尿池子拆去，移在他的對面，白梯龍的咖啡店門前。

屠伯斯——那白梯龍又會怎樣說呢？

賈士特——他也會來找你啦，同雷畢梭一樣啦，也給你一萬法郎啦，并且在白梯龍以後，還有幾處地方，也會來找你。我相信這個小小的鐵塔，在我們這區內，不在走一個圈子以前，我們至少總有三十多萬進款，這是頂靠得住，頂容

易實行，而頂好笑的事。我們按照次序，每年可以移在五六個咖啡店的門口，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嗎？

屠伯斯——是很好笑的，參議先生。

賈士特——好吧，你就放勢笑吧！笑吧！

屠伯斯——一定要我接見雷畢梭嗎？

賈士特——當然的，我親愛的伯斯，非你接見他不可。你在這裏已經有兩個月了，應當要開始做點活動的工作！本來你替我簽簽字就很够了的，但是我看得你坐着沒有事做，是很不好的。我想把你練習出來，練成一個很內行，很精幹的同事。將來還有很多很多的錢好賺。并且不久，我或許還會當國會議員啦。我還有大事要同你合作！……

屠伯斯——參議先生，你待我太好。

賈士特——你以後不要喊我的官銜，叫我做主人就是。

屠伯斯——是，主人。

賈士特——喂，要打電話給市政府，問掃地機的支票，是不是馬上就送來？

屠伯斯——主人，已經送來了。

賈士特——在甚麼地方呢？

屠伯斯——在抽屜裏面。

他開了抽屜，把支票拿出來。

蕭麗——你不能早點說出來嗎？

賈士特——馬上就要去存好！……存在嘉克遜銀行裏去。我已經替你立了一

本存摺，你把這款子，存在這個摺子上。

屠伯斯——好，主人，馬上就去嗎？

賈士特——當然立刻就去。

蕭麗——這銀行就在側邊，在威爾遜路的轉角。

屠伯斯——好，主人，是我送去存嗎？

賈士特——當然是你送去存！

屠伯斯拿了支票，咳了幾聲嗽，戴了帽子，心中極不情願地走出去了。

註一：

味斯巴相 (Vespasian)，古代羅馬皇帝。

第三齣

人物：賈士特，蕭麗。

賈士特——他還是同從前一樣的呆。

蕭麗——他慢慢地可以變好的。我們以前所等着的那些話，他剛剛都對我說了。

賈士特——哈！

蕭麗——有很久他就明白了，我真是想不到他有這樣進步。

賈士特——你看他將來會去告發我們？

蕭麗——我看現在，他是沒有問題了。我最怕的，是那個小鬼，杜好施。

賈士特——你看見了他？

蕭麗——今天早晨，我看見他。

賈士特——他對你說了些甚麼話呢？

蕭麗——他只含含糊糊地說，用那種不靈敏的人，做這樣精細的事，是很危險的。他并且又向我聲明，如果發生了與我們不利的事，絕對不是他去告發的。你不怕這一方面嗎？

賈士特——唔！一點也不要怕。他是表示他，也同人家一樣的有手段，想光光他自己的面子，所以說出這些話來。

蕭麗——你不怕他寄稿子到報館裏去嗎？

賈士特——怕甚麼。凡是規規矩矩的報館，都不會登載有不利於我的新聞。哄！這類的黑幕，那一件我不清白？他們所做的事，證據都在我的手上，誰敢說我半句壞話？

蕭麗——你不怕人家寫匿名信，給法院裏的檢察官嗎？

賈士特——唔，小寶寶，我同他有這樣好的關係……

蕭麗——噫！關係！我從前看見些在牢獄裏的人，他們也會對着那些院長部長，當面喊甚麼老張，老李……。

賈士特——那是在歐戰的時候，現在的社會情形，又走到正軌上來了。他出去了。

第四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

蕭麗單獨的在那裏有幾分鐘了。她把桌上的一些紙條看了一遍。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奔跑的聲音，和極恐慌的驚擾。屠伯斯到了蕭麗住的那幢房子的門口。他的面色灰白，呼吸急迫，態度極倉忙。他又跑到窗子面前，把臉對着街上望，口裏喊道：『逃脫了！』

他把各門都鎖了。

蕭麗（很驚惶）——甚麼事？

屠伯斯喘息不止，面色灰白，倒在一張沙發椅子上。

屠伯斯——啊呀！我的天呀！我老早就知道，這是一定不能免的……但是總不應當……哈哈！

他差不多要昏過去，他自己倒了一杯水，戰慄慄地喝了。

蕭麗——伯斯！甚麼事！伯斯！快說啦！

屠伯斯（低聲）——他們跟着我……這是必然的事……他們在這裏偵探我有十五天了……我只要走過門限，那位警察，他的上身只穿一件襯衫，很兇地對我面前跑。可是我老早就知道了，我沒有回頭去望，就逃跑了……那一羣人就來追趕我，但是我的身上像生了翼翅樣！飛跑逃走了！我圍着屋子走了兩個圈子，使他們尋不見我……後來我就跑到你的走廊上……我現在在這裏……暫時逃脫了，啊呀！

蕭麗——這樣的神經，胡言亂說，是不能繼續下去的。你這是一些幻想，沒有甚麼要緊。可是你這種幻想，很可以替我們引些事來。

屠伯斯——哄！蕭太太，你不相信！你親自來看看吧。（他跑到窗子面前去，很小心地把窗簾子撥開。）蕭太太，你看啦，他又繼續在那裏做他的事啦……

蕭麗——嘿！你看見甚麼呵？

屠伯斯——那個大塊頭，穿着襯衫，腰間還圍着藍色的圍裙……

蕭麗——甚麼？這是在那邊街角上，開食物店的老闆！

屠伯斯（他把窗簾放下。）——蕭太太！不是！他不像食物店的老闆，他若真是

食物店的老闆，決不會是這般神氣的。

蕭麗——不是他，是誰呢？

屠伯斯（說不出聲的樣子。）——警察！

蕭麗——你看他的態度，是在注意你嗎？

屠伯斯——就是因為他的樣子不注意我啦。他從不把頭對我的窗子這邊看。

從不，蕭太太，你聽清了嗎？以外還有一個假作修傘的人，也時常在這門口。那

些在街上賣唱的人，每天也總有五六個經過這門口。這是很明顯的，蕭太太，

這是很明顯的！以外還有些事，你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把那些快要到的危難的徵象，瞞着你。

蕭麗——假若真是有不好的現象，你爲甚麼要瞞了我呢？

屠伯斯——因爲我覺得我沒有權可以告訴你，也不應當說給賈士特聽。蕭太太，你看，這是我上星期接到的一封信。

蕭麗（她接着信唸。）——『屠伯斯，火爐裏面，生出水來了；警察的眼睛，一切都看清楚……快把這塊骨頭放下吧，不然你就會像一隻老鼠，落在籠子裏。』信上署的名：『一個朋友。』這是一封匿名信，寫來開玩笑的。我不許你用這種無意識的蠢事，來驚嚇我，這真是荒謬極了。

屠伯斯——這個呢？……是今早晨的公德報，上面的題目是：

市政府的黑幕。

『本報採訪部，正在隨跡偵查市政府一件極大的舞弊案。近日我們接有很多極正確的報告，其要點如左：

(一) 市府某參議，提出購用某種機器掃街，當此項巨大預算議決後，該參議本人，即買許多掃地機，再借用某人的名義，高價轉賣給市府。

(二) 在本案中，那位借出名字的人，是一個窮教員，因為品行不端，做出了妨礙風化的事，被學校裏開除了。裏面舞弊的數目和真姓名，以及犯人怎樣處罰，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就會看得見的。」

并且在這幾行字上，還用藍色的鉛筆圈記了。

蕭麗——你把這事告訴了愛濟司麼？

屠伯斯——沒有。他的罪過，等他去受吧。我是不會逃脫我個人的罪！蕭太太，外還有一件事：昨天早晨，就在這門面前，正在這銅牌子的對面，有些人停在這裏看……立即就成了一大羣人……他們大聲地叫喊，他們舉起拳頭……

蕭麗——你真是看見有這事？

屠伯斯——是，蕭太太，并且當我走近窗子的面前，他們的喊聲更加厲害，蕭太

太，這不是幻想，是我實在看見的，實在聽見的。社會上的人，快要攻擊我們，現在我們是逃走的時候了。

蕭麗——逃走，那是絕對不能的。

屠伯斯——想不受刑罰，也是絕對辦不到的。這種結局，是不能免的，因為社會是有組織的，有了罪過，必定有處罰。設若你以後，還有機會在社會上過生活，你不要忘記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那條正當的路。

蕭麗——你有神經病，我變了蠢子，來聽你這些話。至於你說，你聽見那些人……

屠伯斯——他們在外面喊道：『妙呀！屠伯斯！……真不要臉！快去叫警察來！……』

……以後就喔！哈哈！够了吧！』

忽然那同樣的聲音，又在街上叫喊起來。

外面的聲音——『呵呵！沒有甚麼好笑！……這是很醜的事！快去叫警察吧！』蕭麗驚呆了。她走近窗子面前，她又後退，她十分地驚怕。

打字女人（開門進來了，面色灰白。）——先生……警察來了！

第五齣

人物：屠伯斯，警察，打字女人。

一個警察進來了。屠伯斯見了他，便向後面退了一步。警察舉手向他行了
一個軍禮。

屠伯斯——請你允許我一分鐘，可以嗎？

警察——好吧，雖是很急迫，也沒有法子。小姐，你進來吧。

第二個打字女人進來了，一望就知道她是喝醉酒了。

屠伯斯——甚麼事？

警察——這是你用的職員，她在窗口上，對外面的人叫喊。昨天上午就開始是這樣。我昨天也同平常一樣，在這門口走過，所以我看見了一個女人，把她自己的胸部現出來給人看。沒有整個的露出來，只現出胸部。我是說，一對奶子，

請原諒我在女人們的面前說這種話。當然一定有些人圍着看，並且還有些人拍掌；大多數都是些男子。我就把這種情形，報告了我們的局長。他對我說：『不要弄出笑話呵？這是屠工程師的事務所；就是發明掃地機的人。在窗子上的那女人，或是故意要她在那裏裝怪樣子做廣告，這是美國的新法子。』但是今天上午，我又看見她在那裏。不過這一次，我看見她喝了一大瓶酒，因此我就明白了，她是一個好喝酒的女子，所以我就上樓來告訴你。

屠伯斯——我很謝謝你。

蕭麗——你願意把她帶轉去嗎？

警察——好，太太。

他把自己的鬍子捲了幾下，同時把眼睛望着在他側邊的打字女人。

屠伯斯（喊他。）——喂，警察先生，請告訴我，這事以後還有甚麼麻煩嗎？

警察——以後還有麻煩……哦！不要說這種不好的話吧，我是已經結了婚的

男子……

他挽着那打字女人的手，走出去了。

第六齣

人物：老人，屠伯斯。

忽然進來了一個尊貴的老人。他留着很白的鬚鬚；像一個地方上的紳士（註一）。他的態度，完全像一個很高貴的人。他帶着憂愁，同時又現着很莊嚴，向屠伯斯的面前走來，并對着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

老人——我想同屠伯斯先生談談話。

屠伯斯——先生，我就是，你有什麼事吩咐我？

老人——沒有甚麼事。今天不是我有事來找你，我是爲着你的事而來的。他在辦公桌的傍邊坐下了。

屠伯斯——老先生，我應當先謝謝你，但是我很想知道老先生的尊姓大名。
老人——你問我是甚麼人嗎？我是一個好管人家閑事的老哲學家。至於我的

姓名，那沒有甚麼關係，可以不必問。我們快些來談我們的事情吧。在前天的報紙上，有一段文字，把你先生做的那事，說得很明顯，我想你先生一定看見了。

屠伯斯——不錯，老先生。我雖沒有做甚麼妨害風化的事被開除，但是那上面所指的小學教員，很像是說我。

老人——那我相信你沒有這事，是報館裏那些記者喜歡「畫蛇添足」……但是你所賣給市政府的掃地機，上面標記着：「屠伯斯式」，那總不能說是沒有的事呵。這些機車，都是大意某工廠裏造的，你不過是賈士特找來的一個借用姓名的人。公德報的總辦，他把這件事很嚴格地調查了，在明天的報紙上，又會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整個的宣布於讀者們。這就是預備明日發出去的報紙，我把它帶來了，請看啦。

他展開一張報，給屠伯斯看。在頭一段上，標了一個很大的題目：「屠伯斯的黑幕。」屠伯斯很驚慌地看報，老人很注意地望着他。

老人——四大格不能辯駁的證據，五十萬份報紙，明日清早就會散給滿街的行人。

屠伯斯——還印了我的照片麼？……老先生，這些人爲甚麼要這樣毀害我呢？

老人（振作精神說）——先生，新聞界的天職：第一，是監視道德上的廉潔，第二，是宣布人家的黑幕。我并且還可以說，以上兩點，是報紙存在的惟一的理由。現在我告訴了你，你去想想吧。

他起身。

屠伯斯——這件事雖有害於我，但是我還是很感謝你來告訴我的好意。

停了一刻。

老人——你沒有甚麼話要對我說嗎？

屠伯斯——沒有，老先生，還有甚麼可說呢？

老人（用溫和的聲音，慢慢地說）——我很認識這報館的總辦，味宜格先生，你沒有事託我對他說嗎？

屠伯斯——請你告訴他，他是很對的，要他本着他的天職做去吧。

老人——呵呵！屠先生，你是想等着這個不名譽的事發表出來嗎？（屠伯斯向

他表示無可奈何。）屠先生，你過細想想，名譽是我們最寶貴的東西，它是值得我們一切的犧牲。味宜格並不是一個粗蠻人，是很容易說話的，你用那種

（註二）舉動就可以感動他。屠先生你應當要怎樣做，你一定會猜得着的。

屠伯斯——先生，我不敢了解你的意思。

老人（帶着微笑。）——屠先生，請你大膽了解呵……

屠伯斯——你相信我做了「那種舉動」這份報就可以不發出去嗎？

老人——我可以以人格擔保，一定替你葬到土裏面去，而且是頭等葬法。

屠伯斯（很驚奇。）——頭等葬法？

老人——呵呵！快些決定吧！決定是這樣做吧。

屠伯斯（嚇昏了。）——馬上就做？

老人——愈早愈好。

屠伯斯（仍舊嚇昏了。）——怎麼？在你的前面？

老人（喜歡起來。）——對啦！不錯啦！

屠伯斯——老先生，你是想在這裏等着，送一個同類的終嗎？

老人（極柔和的樣子。）——喔，誰迫你去死呵？這是我常常對他們說的。何必

自殺呢？你將來不也是同人家一樣嗎？也有死的那一天到呵。快不要這樣想。

他們天天喊要斷氣，但是這種話，反可以安慰自己。

屠伯斯（不以爲然。）——老先生，你知道麼？你這種聰明話，並不會使你增光！

沒有錯，我是犯了很大的罪惡，我自己很知道，我自己承認；我是應當受刑罰的……

賈士特進來了。他先望了屠伯斯一下，再望那位老人，他又轉頭望着屠伯斯。

註一：原文是外省的敘事，因求譯文意思明顯和流暢之故，特改爲地方上的紳士。

註二： 老人所說的「那種舉動」意思是要屠伯斯出點錢。屠伯斯誤會了，以為要他自殺。

第七齣

人物：賈士特，老人，屠伯斯。

賈士特——甚麼事？

屠伯斯——這個老人，他知道了我們的祕密，他在這裏逼我自殺。

賈士特——有這事嗎？

老人——不是，我是說……。

賈士特——多少？

老人——二萬五千。

他把那份報送給賈士特。

屠伯斯——怎麼，先生……。

賈士特——你不要做聲，好朋友，你去坐着吧。（他看了報。）好，味宜格知道這事我也在裏面嗎？

老人——他知道的，但是他對我說，只要我來找屠伯斯先生。

賈士特——那他很聰明。（他拿着電話筒。）『哈落，小姐，我要找味宜格先生說話。』喂，老人家，你敲竹槓不是第一次嗎？

老人（帶着怒顏。）——呵，先生，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初出世的人嗎？從鑿巴

拿馬運河起，我就在幹這種圈套。

賈士特——呵！那是一件很好的事。

老人——就是那些議員，那些部長，你想想，他們都是些很高貴的人，在我的手上，至少總經過四十個了，從沒有聽見過他們一句不客氣的話……並且在那時候，我還沒有今日這樣老練的態度……

賈士特——『哈落？』（又對老人）態度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膽大！老人——哦，先生，不要相信這話吧，我看態度是很要緊的……

賈士特（向電話內說）——我的好朋友，味先生早安……我很好，老味，你也人好嗎？喂，告訴你一件事；有一個尊貴的老人到了我這裏，他說是你叫他來的。我覺得他說的數目太多。對啦，請你減少點啦。不行，還是太多……我願意給多少？好吧，我給五個法郎吧，是一百個銅元。好，喂，老味，你不應當恐嚇一個老朋友。請等一秒鐘……』（對屠伯斯）快拿案卷給我。（屠伯斯把案卷送給了他。）『喂，有一件短短的故事，我想告訴你。（他手上拿着一張紙條唸道。）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間，墨南城裏，有一個印刷店裏的學徒，（即味宜格。）把他主人櫃子裏的銀子偷了逃跑，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日，這個學徒被墨南法院裏判處徒刑十三個月……這位學徒或許你也認識呵。你看，這真是很奇怪的事，噯哈！好！好！……是一個小小的誤會，當然……我們是很老的交情，對啦。喂，你的小寶寶維克多很好嗎？不錯的，在他們這種年齡的人，是最有興趣的……再會吧，好朋友，等一會再見。』（對老人）已經解決了。老人（微笑）——先生，這真是解決得好，恭喜！恭喜！我現在只有轉去啦。

賈士特——當然呵。

老人——但是我還想請求你一件事。

賈士特——甚麼事？

老人——你剛剛唸的那張紙，關於味宜格的事，你能允許我把下面的話都抄下來麼？

賈士特——老人家，你的膽真有好大啦！

老人——你既不允許，我們就不必再談了。

賈士特——嘿！聽。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他把老人拖到房角上，細聲對他說。）請你把腳向後退走出去。

老人——爲甚麼呢？

賈士特——因爲你若把背對着我，我不能不踢你幾腳。
老人——呵！很好，很好……。

他向後退走出去了，剛到了門外，就逃走了。

第八齣

人物：賈士特，屠伯斯。

賈士特——解決了！沒有事了！

屠伯斯——真是解決了！沒有事了！

賈士特——以後如果遇見有這類的流氓來找你，你對他說，等我在這裏再來。
我親愛的伯斯，等一會再見。

他從通蕭麗家裏的那門走出去了。屠伯斯單獨在那裏。

第九齣

人物：梅施，屠伯斯。

梅施進來了。

梅施（很親愛的樣子）——我的好朋友早安，我非常之喜歡，今天能看見你，

我真高興極了！……

屠伯斯——校長先生早安……

梅施——我來拜訪你很多次了，但是你常常不在……，我很知道的，因為你現在忙於事業啦；多麼大的事呵！

屠伯斯——不錯，多麼大的事！有人對你說過嗎？

梅施——當然啦……並且我每早晨八點鐘，我的心中要發生一種很好的快感。我從我的辦公室的窗口上，看見外面有三架掃地機車走過……三架機車平着走，都是一樣的速度，從沒有一架走後，也沒有一架向前……並且那三個刷子，在地下旋轉的聲音，多麼好聽！在那三架光耀的車頭上，釘着你的名字：『屠伯斯式。』這幾個字，多麼地光亮呵！朋友，當它經過我的窗口時，我便站起來，對着它行敬禮。

屠伯斯——校長先生，這有甚麼行禮的地方呢？

梅施——哈哈！你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謙遜。但是你不能禁止你的朋友們，替

你喜歡，替你光耀啦！哈哈！我們談及你多少次了，你還不知道呵……昨天我們學校裏開訓育會議時，我又向你的同事們提議，今年我想請你做發獎委員會的主席，他們都全體贊同，并催我趕快來徵求你的同意。

屠伯斯——我當主席……

梅施——那一定要請你當，并且我還想請你發表一篇很好的，而很動人的演講。

屠伯斯（心中很驚感）——不成，絕對不成……并且一直到現在，校長先生，我們兩個人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誤會……但是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正直，很廉潔的人，我應當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你，可是請你擔保，永遠不把我對你說的話，說給人家聽。

梅施——承你看得我起，把祕密事告訴了我，我以人格擔保，你對我說的話，一直到底，絕不說給人聽。

屠伯斯——我不是一個正經人了。

梅施——呵呵，你說甚麼！……

屠伯斯——我的名字，借給了一個舞弊的官，我現在是一個被人借名的人。

梅施——這是甚麼話！這是甚麼話！……

屠伯斯——是真的，沒有錯，我已經向你說了。

梅施——我的好朋友，人家說了很多的話，你也喜歡聽這種無稽的謠言，並且你還常把它放在口裏說。但是我現在也跟着你講講笑話，你的確是賈士特的借名人麼？

屠伯斯——正是啦。

梅施——談到這裏，我還有一句有興趣的話告訴你，你是一個泥人，他是一個鐵人（他笑。）就是說，你沒有一點危險。不是嗎？泥人有鐵人作保障，還有甚麼危險呢？

屠伯斯——我並沒有發明掃地機，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很多人都會明白這事，並且還會說出來。

梅施——哦，假若有人來對我說，我就回答他們，說我親眼看見你，天天在課堂裏黑板上，不停地畫圖，不間斷地研究。

屠伯斯——你真是看見？

梅施——差不多是真的。總之，無論在何時何地，你需要我的時候，我就可以來證明。哈哈，你賺了很多的銀子嗎？

屠伯斯——太多！

梅施——哈哈！這句話答得真好……『太多』……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我的好朋友……我老早就知道你。我在家裏，坐在桌邊吃飯的時候，我說過多少次：『這個少年，他太聰明，他的志氣太高，將來一定會離開我們……』我又常對我的內人說：『他若真的要走，我只好讓他自由吧！』我親愛的伯斯，你那天離開學校，我沒有裝作客氣的樣子來拖你轉來，這純粹是友誼太深的關係。我的好朋友，今天我特事到此地來，有一件事要同你談，這件事很久就在我的心中了。我親愛的伯斯，我是一個父親，而且是一個不幸的父親。

……唉！多麼的不幸……

屠伯斯——怎麼？梅小姐生病嗎？

梅施——啊呀！我親愛的朋友，她的命運，還會引起你的感想嗎？她得了一個無可醫治的毛病。

屠伯斯——是肺病麼？

梅施——不是，是心病。

屠伯斯——那應當去看看醫心病的專家啦。

梅施——那位醫生就在我的前面，是……哎喲！前幾個月當你在學校裏的時候，你常在走廊上，一面想一面走，你的心思完全迷在科學上，因此你沒有看清你的周圍，也沒有看見這個可憐的女孩子的心。

屠伯斯——是你的女兒的心嗎？

梅施——愛魔在那時就上了她的身。當時我，我這個盲目的父親，我沒有明白……但是從你動身了後，她的態度把我的心急碎了。天天她在房內靠着火

爐癡想，她漸漸地瘦了……到了昨天，她就將實在的話完全告訴了我……這是我做父親的誠懇地向你表白。

他在口袋內拿了一條小手巾，拭了眼淚。

屠伯斯（突然喊道。）——哦！不可以，不可以；不要這樣……。

梅施——唉……不要說沒有挽救的話……她已經來了，在那邊，前面房間裏，她很憂急地等着……。

屠伯斯——同你的女兒結婚，我不是向你請求過嗎？你給我整個的回答；是把我趕出了學校。

梅施——你向我請求過，同我的女兒結婚？

屠伯斯——是啦。

梅施——我十分同意。

他的身上像裝有彈簧似的，一下就站起來，向外面跑。

屠伯斯——梅先生……。

第十齣

人物：愛蘭，屠伯斯，打字女人。

愛蘭的頭髮剪得很短，她擦了紅，上了粉，裝飾得很美麗，去獻給一個富人。
她走進來了，細細的眼睛向下望，她的心正在亂跳。

愛蘭——早安。

屠伯斯——小姐，早安。

愛蘭——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我們的事，最後還是會成功的。

屠伯斯——請你允許我問你，你說的是指什麼事？

愛蘭——爸爸沒有告訴你說他同意嗎？

屠伯斯——對於甚麼事同意？

愛蘭——對於你所請求的事。至於我，我本不應當馬上就說『好』，但是我
願意使你憂愁，我還是告訴你『好』。

屠伯斯——梅小姐，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請你不要生氣。

愛蘭——從今以後，無論甚麼話，你都可以對我說，我絕對不生氣。

屠伯斯——不錯，有一天我曾向你的父親請求過，想同你結婚。被他拒絕了。自

從那時起，我就沒有機會，也更沒有意思再談這件事。

愛蘭——我懂你的意思。

屠伯斯——呵呵！梅小姐，請你仔細想想，一定懂得的，我說，我現在不想結婚了。

愛蘭——汪利……汪利！

屠伯斯——我的號，不叫汪利，是叫亞爾培。

愛蘭——唉……（她昏倒在他的手上。屠伯斯起始覺得很爲難，後來他把愛

蘭送到沙發椅上。她好像是沒有過想，就用手抓着屠伯斯。口裏咕咕咕地

喊道：）亞爾培，請放了我，我們是單獨的在這裏，你不要乘着這個機會不規

矩。

她閉了眼睛，又很自然地把她胸前的衣解開。

屠伯斯——梅小姐，你玩的這種把戲，是沒有用的。我並不是一個獸子。請你放理智些……（恰講到這裏，）她忽然站起來了，因為外面有人敲門。）

屠伯斯——請進來。（有一個打字女人進來了，她送給屠伯斯一張名片。）好，等一刻。小姐，你不要出去，在這裏等一等。梅小姐我的事情太多，不許我有時間繼續談話，我們下一次再談吧。

愛蘭——明天好吧？在什麼地方呢？

屠伯斯——明天我一定在這裏。

愛蘭——好，我到這裏來，你把鎖匙給我，我到你這裏來等你。明天再見……

屠伯斯（對打字女人）——請你把這位小姐帶出去。

愛蘭——壞蛋！你想趕我走嗎？

她打了屠伯斯一個嘴巴。

第十一齣

賈士特進來了，蕭麗跟在後面。

賈士特看見屠伯斯被打了嘴巴，轉頭對蕭麗說：

賈士特——我親愛的朋友，你看清了嗎？這還能繼續下去嗎？……

屠伯斯——請你允許我向你解釋明白。

賈士特——不必，我的好朋友，不必，不要對我解釋甚麼。我不在這裏的時候，這裏一切的事，蕭太太都對我說了。我看最好是我們分開吧。喂，拿去，這是一個小小的分別的紀念物。

他給了屠伯斯一個小小的盒子。

屠伯斯——這是甚麼呢？

蕭麗——這是愛濟司替你請來的獎章啦。

屠伯斯（很驚奇）——我真的正式得了嗎？

賈士特——沒有比這個最正式的了。

蕭麗——明天你就會看見你的名字，在得獎人的名單上。

屠伯斯把盒子開開，很驚奇的望着那些獎章，他像是在深深地想甚麼。
賈士特——現在你會怎樣說呢？假若有一個好教員位子，比方在殖民地地方，俄杭中學，每年有三個月假期，薪水又很高，並且在殖民地地方，還要另加四分之一的薪水，嘿！好不好？

屠伯斯（溫溫和和地說。）——我不去，主人，我不去，謝謝你。

賈士特——你不去？你是想要一筆小小的賠償費嗎？

屠伯斯——不是，主人，我不要一筆小小的賠償費。

賈士特——那你就是一筆大賠償費呵？（對蕭麗）呵！他的樣子雖很蠢，但是他心裏或許沒有那樣蠢呵！聽我說，朋友，你的地位，在我的面前，並沒有你理想的那樣高。假若我願意把你赤裸裸的趕出去，我一點也沒有不便之處。你不要以為把你所知道的事說出去，就可以破壞我。你若是這樣做，朋友，我告訴你吧，你首先就會被人捉起。喂，你明白了嗎？在我的面前不要用敲詐的手段。你要甚麼，老實把你的意思說出來，我自然會以友誼的關係，送給你

的。你說吧。

屠伯斯——我願意留在這裏。

賈士特——在這裏做甚麼呢？

屠伯斯——等我好學點經驗啦。

賈士特——你不是都有了嗎？

屠伯斯——沒有，主人，有很多我完全不知道的事。到現在我才漸漸地要明白了。

賈士特——是那些事呢？

屠伯斯——人生的真意義，或許不是從前所想的那樣，據這些事實看來，你或許是對的。

打字女人很久就在傍邊等着，她此刻又向前走進一步。

打字女人——嘿！我怎樣回答那位在外面等着的先生呢？

賈士特——甚麼先生？（打字女人把名片給他看了，他唸道）雷畢梭？

屠伯斯——你允許我會會他，試試麼？

賈士特——何必呢？還想把這件事又弄壞嗎？

蕭麗——愛濟司，讓他再試一次吧？

賈士特——我最愛的朋友，再要他去做，太危險啦。

蕭麗——我請求你允許吧。

賈士特——好吧（對屠伯斯，）嘿！把你的獎章戴好，使你的樣子更神氣點。

蕭麗——給我吧。

她拿了那塊紫藍色布條子獎章，扣在屠伯斯的扣子眼上。

賈士特——結果如何，你在八點鐘的時候，用電話通知我，我在馬克西的家裏。

（對蕭麗，）來，我們一路去……。

蕭麗——不錯，馬檢察官正在等我們啦！

屠伯斯（很驚嚇，）——檢察官是甚麼事？

賈士特——等我們吃夜飯啦！有甚麼別的事呢！

他們出去了。

屠伯斯單獨的在那裏，想了一刻後，又把那盒子開開，把那摺好了的紙，又拿出來唸道：

屠伯斯——『嘉獎特務工程師屠伯斯。教育部部長給。』（他看了搖着頭，後來他又轉過身來，決意向打字女人面前走去。）——去叫雷畢梭先生進來。打字女人走出去了。屠伯斯就坐在寫字檯上，等雷畢梭。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佈景同上幕一樣。

時間是下午四點鐘。

第一齣

人物：蕭麗，賈士特。

蕭麗同賈士特都坐在沙發椅子上等着，面色有點不大高興，他們兩個人都在吸香烟，賈士特忽然站起來，拿他的錶出來看。

賈士特——他的狗膽真有好大啦！我對他說，我兩點鐘就來，現在已經四點半鐘了。

蕭麗——他若是在甚麼地方有事去了，也應當打個電話來通知我們呵。

賈士特——我親愛的朋友，對於你方面，還有可原之處，因為我們在這裏預算

每月的收入，他不料到你也會來參加啦。

蕭麗——怎麼？他在我們這裏做了八個月事，每次預算，我都是參加了的。

賈士特——不錯，但是你在這裏，只是好奇地看着啦，並且有時他很知道你無

參加的必要。

蕭麗——在事實上，是對的……那我走開，或許更好啦。（她起身）

賈士特——我不敢說要你走開，但是我很希望。你這種很高興等他的樣子，使我看了很吃醋。

蕭麗——你說的，是對的。（她向外面走，忽然他又轉來，對着賈士特發出一種諷刺的微笑。）你很高興我走開嗎？喔，我偏不走；朋友，我沒有這樣蠢。（她又坐下了。）

賈士特（驚奇）——沒有這樣蠢？

蕭麗——麻洛哥的事，你或許想瞞着我嗎？

賈士特（驚呆了）——麻洛哥的甚麼事？

蕭麗——你真是奇怪……你還想否認嗎？

賈士特（很誠懇的樣子。）——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蕭麗——你這樣說，就可以證明你有意瞞着我，想把我的份子吞了……朋友，這是不行的，我絕對不允許你這樣做。

賈士特——我的愛寶寶，我可以向你發誓，我真是不明白。

蕭麗——你不知道你在麻洛哥弄了些地皮嗎？裏面有大理石礦，有鉛礦，有橡樹森林，你真的不知道嗎？

賈士特——我第一次才聽見講，是誰對你說的？

蕭麗——想要人家不知道，是很難的，那位國會議員馬萊斯可先生，天天早晨到此地來，並且還有一個殖民部的隨員，同他一道，（她指着壁上的一張地圖，）在這地圖上，還用藍色的鉛筆，畫了一個四方的框框，你以為我沒有看見這塊地圖嗎？那你就真是把我當作一個豬頭三。

賈士特走近那地圖，並且帶着很誠懇的驚奇心去看它。

賈士特——這塊地圖嗎？我簡直沒有看見過啦。

蕭麗（煩燥極了。）——唉……這種虛偽，真是沒有更討厭的了！

賈士特（發氣）——我親愛的朋友，關於這事，你說出來的頭一句話，我就不知道，你也來責備我，這真是沒有更討厭的了。

蕭麗——嘿！為甚麼你不高興我參加這次的結賬呢？請你把原因說給我聽。

賈士特——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屠伯斯自從辦好了幾件事以來，他就變成極驕傲了。並且他以為我們非他不可。當我單獨的同他說話時，即使他言語裏面，有點不客氣，我也可以寬恕他。你若是在面前，很可以引起他過分的驕傲心……有時他過於自大，弄得我不耐煩，脾氣來了，把他開除也未知，這不是使他太可憐嗎？

蕭麗（帶着諷刺的面容）——你是憐惜他麼？

賈士特——或許。

蕭麗（與賈士特面對面）——你是怕他！

賈士特——我愛的朋友，你說的話，請你過細想想，我怕我用的職員嗎？

蕭麗——總之，你自己承認了，你的職員不怕你。

賈士特——他一點也不怕我了，那是事實。（突然大聲，）並且我還要說一句，這是你的錯處，完全是你的錯處。

蕭麗——是我的錯處？

賈士特——借着使他安心，和指導他的事故，你到這裏來得太多……你太不謹慎，無論甚麼話都同他談，就是他的衣服，你也去告訴他，要他怎樣做，怎樣穿……

蕭麗——這是因為與我們有關係啦。一個經售處的經理穿得太壞，人家看了，要起疑心啦。

賈士特——噲噲！現在我有事要喊他的時候，清早人家就回答我說：『屠先生到裁縫家裏去了。』或是說：『屠先生到游泳池去了。』這不過是些笑話罷了。此外你還把他弄得更壞……

蕭麗——愛濟司！

賈士特——是，是你弄壞的。

蕭麗——我怎樣弄壞的？

賈士特——你教他「吃」。

蕭麗——是因爲有時請他吃了飯嗎？

賈士特——平均每星期總要請他兩次。你養成他吃好東西的習慣，現在他的精神和智力都很好；他已經變成了一個要吃好東西的人。這是同我母親養的那隻猩猩一樣的故事。初買來的時候，那猴子極瘦，很可憐的樣子。但是從沒有看見過一隻有那樣親愛的猴子。家裏的人常餵椰子和香蕉給它吃。天天吃得很飽，到後來它就長得很肥壯，像一尊羅漢樣，它并且還大膽地抓着女僕人，常常要人去解救。（他又拿錶出來看，）這一次我一定要把韁繩扯兩下，使他知道我的威風。（蕭麗很奇怪地望着他。他又走過寫字檯的這邊來，雙手交着又放在背後，突然生起氣來。）——這個光蛋他敢怎樣……

一個貧窮的小學教員，沒有良心的東西！

屠伯斯急忙跑進來了。

第一齣

人物：同上，多屠伯斯。

屠伯斯穿一套很合身的衣服。戴一副玳瑁框子的眼鏡。他的面修得很乾淨。脚步很重的走進來。

賈士特（帶着冷淡而威嚴的面容。）——對不起，告訴你吧，現在已經四點三刻了。（屠伯斯的眼睛雖望着他，但是心裏想着別處。從他前面走過，去同蕭麗握手，又走到寫字檯邊坐着。他把抽屜開開，在裏面拿了一個小本子。）我們在這裏等了你兩點鐘了，你真是有點不大近情理呵。

屠伯斯（很冷淡地說。）——請等一等吧？等一分鐘吧。（他在本子上寫記了一些東西。又把那小本子放在抽屜裏。蕭麗和賈士特看得真有點莫明其妙，

賈士特用嘴唇向蕭麗表示：「等一會，你看我的顏色。」好了，我很快慰的看見你，有甚麼事？

蕭麗——我們應當預算九月份的收入，今天已經是七月四號啦。

屠伯斯（站起來）——親愛的太太，在我的心中，只有你，才是喜愛和歡笑。至於那種計算每月的收入，是些枯燥無味的事。我請你現在不要談這些無聊的賬目，等一會我們再來談。她在她的手上接了一個吻，并很現情地，把她送到前面左邊的一張沙發椅上坐着。他同時又拿一份畫報給她看。這是最近出版的法國的時髦衣式……因為我依照了你的話，定了一份。（蕭麗正在看畫報，屠伯斯便轉頭對賈士特說話。）你叫我有甚麼事？是談賬麼？

賈士特——對的，我們把賬目算好，以後我再把我的意思說給你聽。

屠伯斯——我很高興知道你的意思。（他拿了一本賬簿。）在九月份，我應當交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七個法郎給你。這是整個的數目。

他拿了一張紙給賈士特。賈士特接在手上，又在自己的口袋內取出一個

小本子，把紙上的數目對了一對。

賈士特——這數目同我本子上的相符。

他把紙上寫的東西仔細看。蕭麗在他背後，從他的肩上看這紙上的字。

蕭麗——麻洛哥的事也在裏面嗎？

賈士特——真的，麻洛哥的事是些甚麼？

屠伯斯（很嚴厲的樣子）——這是私人的。

賈士特——怎麼，私人的？

屠伯斯——就是說與你沒有關係。

蕭麗——屠先生，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屠伯斯——不是很顯明的嗎？

賈士特（急得幾幾吐不出氣來）——怎麼說？

屠伯斯——請你坐下聽我說吧。（賈士特起初不肯，後來坐下了。屠伯斯從自

己的口袋內，拿出一個銀煙盒子來，張開送給賈士特）請用香煙。

賈士特——謝謝。

屠伯斯點燃了一枝香煙，後來就現出很安靜很親密的樣子。

屠伯斯——好朋友，我想同你把賬算一算，這個經售處在六個月內，替你賺了七十八萬五千法郎的純利。經售處的房子去了一萬法郎的租金，家具去了二萬，總共用了三萬法郎。七十八萬五千同三萬，請你把這兩個數目比比。

賈士特——比甚麼，有甚麼意義呢？

屠伯斯——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比較，是證明你的利益太好，就是從今天起停了，也可以算是一件頂有利益的事。

賈士特——爲甚麼要停止呢？

屠伯斯（微笑）——因爲我想把這個辦事處，收爲我所有。從今天以後，這個經售處是屬於我了。所賺的錢都歸我。假若以後有甚麼事要同你合作，我可以抽百分之六給你，但是絕對只有百分之六。

賈士特和蕭麗互相望着。

賈士特（鼓起勁說）——我常常對你說過，我的朋友屠伯斯是一個滑稽大家。

屠伯斯——你覺得是滑稽麼，那很好，但是我不敢這樣希望啦。

蕭麗——屠先生，請你規規矩矩地說吧！

屠伯斯——蕭太太，這是規規矩矩的話，並且在正經事裏面，我從不開玩笑的。

賈士特——你以為你是經售處的主人嗎？

屠伯斯——當然是我。經售處不是用了我的名字嗎？在房子的契約上，也是我的名字。在法律上，我是住在我自己的地方。

賈士特——你這樣，真是一種強盜行爲……

屠伯斯——這些閒話，請你到法院裏去說吧。

蕭麗（又生氣，又驚奇，又現着欽佩人家的樣子）——啊呀……

賈士特（大怒）——我看見過很多的壞蛋，但是我從沒有看見過你這樣壞的東西！

屠伯斯——哈哈！壞蛋，請你不必過於嘉獎，拍馬屁，是白費了你的精神。

蕭麗——愛濟司，你能忍受他這些話嗎？嘿！你也說他幾句呵。

賈士特（把自己的領子解下）——唉！不得了！天呀！

屠伯斯——蕭太太，假若你處在他的地位，除了這兩句話以外，你還有甚麼話

好說呢？

賈士特（停着有一分鐘後）——伯斯，你一定有了甚麼誤會。

蕭麗——你決沒有能力幹出這樣的事來。

屠伯斯——很明顯的情形，你也敢否認嗎？

賈士特——哦，你過細想想呵。假若不是我，你現今還是在梅氏小學內，做窮教

員，這些本事，都是我教給你的。

屠伯斯——但是，你已經賺了七十八萬五千法郎，在我教的學生裏面，從沒有

一個人會送這樣多銀子給我。

賈士特——那是不會有的，我絕對不相信有這事。你是一個很廉潔的人，（屠

伯斯笑）我對於你，是很尊重的……並且還很敬愛的……我很敬愛你。你想想，爲着這個可惡的金錢問題，你在我的面前，說出這樣的話，真是太使我傷心，我看你也是一樣……蕭太太，我說得不錯吧？快說給他聽，他將來一定要很傷心的，一定要很後悔的。（她帶着輕視的態度望着賈士特，她興奮極了）好吧，以後我給你百分之十吧。

屠伯斯——不行，不行……我的愛濟司，我看見了你所做的事，我可以判定你。你不是一個好人，你是一個騙子。我說你一定是一個騙子，不過只能算得一種小騙子。你所做的欺騙事，沒有一件是重大的。十五架掃地機，三十塊陰溝蓋子……六打上了玳瑁的痰盂……呸，這都是些「得不償失」的事。至於那些騙錢的計畫，像那移動的尿池子，這不算是一種事業，是純粹的夢想，朋友，你的本領只能算得是一個小騙子，不要離開政治，還要在裏面多學學。賈士特（對蕭麗）——對啦，沒有錯啦，這正是同那猴子一樣的手段啦。

蕭麗——你只有這幾句話說麼？

賈士特——在一個強盜的面前，我還有甚麼話好說呢？（對屠伯斯）你是一個強盜。

蕭麗（聳了幾下肩）——去吧，你不算是一個大丈夫！

賈士特（很凶地回轉身子對蕭麗，鼓着大勁說）——哦，請你不要做聲吧，因為我正想說，你是不是同他一道，在這裏騙我嗎？

蕭麗——你知道呵，絕對沒有這事呵。

賈士特——假若不是你指揮他，他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膽？（屠伯斯又坐在他的辦事桌上，安安靜靜地寫字，并把他的郵件打開看。）一定是你，快說出來吧。一定是你在這裏做鬼啦。

蕭麗——你愛是這樣相信，你就相信是這樣吧。

賈士特——我看見的事，我就可以相信，用不着你的允許。很久我就明白了。蕭麗——我也很明白。

賈士特——你莫以為這事就是這樣過去；自從兩年來，我給了多少銀子你？

蕭麗——這是極卑鄙的話啦。

賈士特（冷笑）——卑鄙的話！哈哈！

屠伯斯（很嚴厲的態度）——喂，你如果要吵鬧……到外面去吵，不要在我這裏鬧。

賈士特（裝作沒有聽見，但是把聲音放細）——親愛的太太，當我認識你的時候，你還是穿一件兔皮破外套。

蕭麗——粗野人……

賈士特——用你父親留下的舊氈呢做帽子……

屠伯斯——先生，我不准你在女人面前說這種話，滾出去吧。

賈士特——好，一報還一報，我將來再把信你。

屠伯斯——我不怕，我不怕。

賈士特——我立即就到檢察官那裏去……

屠伯斯——那就有點奇怪。

賈士特——至於你，蕭太太，自從很久以來，你就嘲弄我。

蕭麗——對的，不錯。

賈士特——從今以後，我希望你的態度改變。等一刻我就會到你的家裏去，把

我決定了的意思告訴你。

蕭麗——你決定的意思，是在女人的面前說粗蠻話，因為你怕那男子；我覺得

你是很可輕視的。

賈士特——呵！蕭太太你說什麼話？

屠伯斯（站起來，走近賈士特）——先生，請出去。

賈士特——你以為我……

屠伯斯——嘿！滾出去呵！

賈士特——好，只有用拳頭解決……

屠伯斯——不妨試試呀！

賈士特——哦，我又不是一个粗蠻人。

蕭麗——這是你自己說的啦。

賈士特——等機會到了，我就會報你的仇。在這時候，我寧可大大地笑。（他把哭臉當作笑臉，故意地笑。）哈哈……哈哈……哈哈……

他走出去了。

第三齣

人物：蕭麗，屠伯斯

屠伯斯——他雖裝作這種很自然的樣子，但是他馬上就會到你家裏來，說些無意味的好話，你爲着保存你的利益計，一定會笑嘻嘻地接受他那些道謙的話。

蕭麗——我的好朋友，我覺得你太不禮貌，真是太不禮貌。（她坐下了。）我覺得你剛剛是發神經病，你以爲這一下，是表示你聰明嗎？

屠伯斯——不是現我聰明，至多不過是表示我的威權。

蕭麗——爲着幾秒鐘的威權，你真是犧牲了太大。

屠伯斯——爲什麼呢？

蕭麗——這個經售處的本身是毫無作用的，它之所以能賺錢進來，是因爲有

愛濟司在它的後面。

屠伯斯——以後有我啦。

蕭麗——你……（她冷笑。）你單獨一個人，能做甚麼事？

屠伯斯——哦，親愛的太太，不要問我能做甚麼，祇須問我已經做了些甚麼，自從三個月來，我替我自己做了不少的事。我常常遇見有很好的人，我并且還賺了不少的銀子。等麻洛哥的事弄好了，我更要賺大錢了。

蕭麗——麻洛哥的事，是的確的嗎？

屠伯斯——沒有比它更的確的事了。有五千鎊大的地方，我們組織了一個有限公司，有四千份基本股子是我的，你看。（他拿出股票給她看。）這些股票在下個月就開始賣出去。

蕭麗——你一定是同政府裏面那些部長合作呵？

屠伯斯——還沒有到那種地步，現在是同上議院的一個議員，一個銀行家，一個屠夫，以外還有麗洛哥總督，白宜先生的一個最寵愛的舞女。這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在這件事裏面，還有點回扣給我，同一切的殖民地事業一樣，這是最合法律而最有規定的。以外我還有很多的事正在進行。

蕭麗——你真是變得太快太多。

屠伯斯——你看，這不都是於我有利益的嗎？

蕭麗——或許是，但是絕對與我沒有利益。

屠伯斯——怎麼與你沒有利益呢？

蕭麗——這個經售處對於我有很多的利益。你把愛濟司弄走了，也就等於把我趕跑了。以前，每次所做的事，都有百分之八給我。

屠伯斯——那不難，替你保存原例就是吧。

蕭麗——用甚麼名義呢？……

屠伯斯——那容易；我受過你很多的好處，並且我還很需要你指導我。

蕭麗——我相信你是一個做大事的人呵？

屠伯斯——現在還沒有完全到做大事的地步，還缺了一點點東西。

蕭麗——缺乏甚麼呢？

屠伯斯——做大事人的樣子，一定要有一個時髦的太太，好帶到外面去交際，

並且那太太，還要在我的雅緻的家裏，會應接我的朋友。

蕭麗——哦，我親愛的伯斯，我看你想得太快吧。

屠伯斯——蕭太太，爲甚麼太快呢？

蕭麗——我既知道你的本領是怎樣來的，我當然明白整個的屠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所以你的樣子雖很像做大事的人，我還是敢說你太快。

屠伯斯——我正想請問你，對於我已經選定了的那個女人，看你的意思怎樣？

蕭麗——你若是已經選定了，還來問我，那不是太遲嗎？（停了一刻。）是甚麼人？

屠伯斯——你猜猜吧？

蕭麗——是我認識的嗎？

屠伯斯——很認識的。

蕭麗——頭髮是金黃色的呢？還是棕色的呢？

屠伯斯——是棕色的。

蕭麗——身子很小的嗎？

屠伯斯——中等身材。

蕭麗——很美？

屠伯斯——美極了。并且她裝束得妙不可言。她昨天還穿了一件很華美的裙子。

子。穿一件紅絨大衣，上面戴着一個很光彩的貂皮圍領。呵！真是美麗極了！

蕭麗——是，但是她或許會笑你啦！

屠伯斯——那何以見得呢？

蕭麗——她或許把你當作一個沒有大發達的人啦。

屠伯斯——那她就大錯了。

蕭麗——我勸你最好是先把事實做給他看，再向她提議……不然你的提議，她不一定高興接受。

屠伯斯——你相信有這事嗎？

蕭麗——我看她會給你一個閉門羹啦。

屠伯斯——在這一點，我相信是你看錯了，據我想，我可以大膽地向她說，並且愈早愈好。

蕭麗——你不信我的話，就任你去碰釘子吧。

屠伯斯——她的併頭才離了她，她或許只要我說出一個字，就可以倒在我的懷裏來。

蕭麗（大笑）——你真是一個自信自誇的獸子。你硬不相信，你就去對她說，你去試試看。

屠伯斯——我一定要去試試。

蕭麗——你馬上就去試吧，等我看了，好笑笑，開開心。

屠伯斯——好。（他拿着電話筒）——『哈囉……請接四三五二零。』

蕭麗——怎麼？就是娥特特嗎？

屠伯斯——馬單男爵昨天離開了她。我遇見了她，我們還同在一處喝了茶，我看是可以……

蕭麗（把他手上的電話筒奪着掛了。）——這真是蠢極了！你在我的面前，玩出這樣的把戲，你是看我不起嗎？你現在希望要怎樣呢？

屠伯斯突然變了粗暴的聲音，和嚴厲的面色。

屠伯斯——我還有甚麼可以希望呢？你看得我太窮，太不懂世事，我從不能得着你的歡心，我只能做一個永遠的同情的猓子。

蕭麗（很溫和地說）——同情的。

屠伯斯——但是，是猓子。

忽然有人敲隔壁房子的門。

蕭麗——甚麼人？

僕人進來了。

僕人——先生回來了。

蕭麗——好，我曉得了。

僕人走了。

屠伯斯——你不要去囉。

蕭麗——我應當要去，因為我同他還有事要弄清楚。還有賬要算好。我要同他把一切的手續弄好，清清楚楚地離開。他去了，我馬上就把人來叫你。

她伸着手給屠伯斯，她在她的手上很驚喜地接了一個吻。她帶着嬌愛的笑容，走出去了。屠伯斯單獨的在那裏，現出很得意的樣子。忽然有一個打字女人走進來了。手上拿了一張名片給屠伯斯看。屠伯斯馬上就改變了面容，他遲疑了幾秒鐘，後來他說：

屠伯斯——請他進來吧。

第四齣

人物；屠伯斯，陶密資。

陶密資進來了。他的態度同以前在梅氏小學時候，完全一樣。穿着破舊的禮服，手上仍是挾着一把雨傘，他的眼鏡，還是用紗線繩子繫着掛在耳朵上。屠伯斯感覺得有點難爲情，但是很高興地走近他的面前。

屠伯斯——陶密資！……

陶密資——屠伯斯！……（他們握着手，大家望着笑。）你把鬍子剃了！（他指着屠伯斯的下頷。）

屠伯斯——是啦，做了幾個月的事，我變了很多嗎？

陶密資——你很像一個戲院裏的演員。

屠伯斯——看見了你，我很快樂。

陶密資——假若我沒有吃過五六次的閉門羹，你老早就有會見我的快樂。你

的打字女人，一定告訴了你。她常常回答我說「經理先生不在，」最後我以為你是不願意會我，我覺得你太不應當。

屠伯斯——我很知道，對你不起！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兩個老朋友。

陶密資——尤其是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對你說。

屠伯斯——甚麼事？請說吧。

陶密資（他坐下了。）——你知道的，我是你的好朋友，一個極忠實的老朋友，你的事，我從沒有對人家說過。但是我今日要同你講的事，是很重要的，因為與你的名譽有關係……

屠伯斯——與我的名譽有關係？

陶密資——唉！我把這話說給你聽，我心裏真有點難過。在我的面前，有人談及你的夥計，像一個政客……壞政客。你既知道他，你反同他合作了很多極可疑的事。這些話是一個很規矩的人對我說的。

屠伯斯——可疑的事？

陶密資——很可疑的。并且這種事情，報館裏也知道，還在報紙上批露過。這裏一小塊的報紙，是一家頂規矩，而頂大的報紙上剪下來的，大概出版已經很久了，是一個很規矩的人拿給我的。

他從他的錢包內，拿出一片小小的報紙給屠伯斯，屠伯斯伸手接了。

屠伯斯——嘿！你的意思要怎樣呢？

陶密資——好朋友，我是來告訴你。你同這位先生做事要特別地留心……在另一方面，你快寫一封信給報館裏去辯明。

屠伯斯——老陶，我很謝謝你，但是我所做的各種事，我自己都很有知道。

陶密資（高興起來）——那你所做的事，都沒有可疑的地方呵？

屠伯斯——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這些事，都是些很簡單的詐騙，借着個人的商業上的信用，和那些舞弊的官吏做成的。

陶密資心中莫明其妙，望着屠伯斯，忽然他大大地笑起來，心中明白了。

陶密資——豈有此理，老屠！

屠伯斯——我不是說玩笑的。

陶密資（更笑得厲害）——你告訴了我的話……，但是我承認是我應當知道的……因為人家對我說得確確實實，你有甚麼辦法呢！并且這報紙……

（他望着屠伯斯笑，最後還是說出來了。）我不知道是為甚麼？恐怕是因為你的樣子，太像一個演戲的人，所以你剛剛說的話，我差不多要相信了！

屠伯斯——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犯了法的事，假若社會是公平的，我就應當坐在監獄裏去。

陶密資——你說甚麼？

屠伯斯——我是把實情說出來。

陶密資——你是有神經病嗎？

屠伯斯——一點也沒有。

陶密資（很驚慌地站起來）——甚麼？是真的嗎？你變成了一個壞人嗎？屠伯斯——老陶，我的好朋友，不要看得驚駭！在我未受刑罰以前，等我還能辯

護幾句。

陶密資——你！你是一個良心很好的人，常常把禮義廉恥四個字，放在口裏講個不停的人。

屠伯斯——我可以說，有十年了，我整個的力量，我整個的精神，我整個的信仰，都是用在爲善的路上，本着爲善的意志，做我一切的事。在這十年之中，人家只給我八百五十法郎一個月。有一天，他要求我做一件不公平的事，我沒有懂得他的意思，那位正直而規矩的梅施，就把我開除了。將來有一天，我一定把我怎樣到這裏來的情形，以及我怎樣做違法的事，詳細地說給你聽。你知道麼，當我很憂愁地等着受刑罰的時候，人家反爲嘉獎我，我從前在盡忠盡職做事的時候，得不到手的獎章，現在得到手了。

陶密資（很驚奇）——你得着了？

屠伯斯——是，我老早就有了，你呢？

陶密資——還沒有。

屠伯斯——你看啦，老陶。我離開了正當的路，我就成了富人，并且大家都尊敬我。

陶密資——沒有道理的話，人家是不知道你的內容，所以尊敬你。

屠伯斯——我也相信你說的話。但是這都是假的。你剛剛說，是一個很正經的人對你說的。我猜着一定是梅施，對嗎？

陶密資——是他，他說你的那些話，你若是聽見了，你一定會紅臉。

屠伯斯——這位正直而規矩的好人，他已經到這裏來看過我了。我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了他，他硬說我發明了掃地機，他可以替我做證明人，他的女兒也要送給我結婚，並且今年學校裏發獎時，還要請我去做主席。

陶密資——請你做主席……爲什麼？

屠伯斯——因為我有銀子。

陶密資——你以爲是爲着你有錢的原故嗎？

屠伯斯——唉！當然的囉，你真是一個不懂甚麼的可憐蟲。這報紙，最講規矩，最

提倡道德的報紙，它惟一的條件，就是向我們要二萬五千法郎。唉！金錢……你還不知道它的能力……朋友，把你的眼睛打開，看看今日社會上的生活，現在社會上的人……金錢是萬能的，有了它，甚麼也可以做得到，甚麼也可以成得功……假若我現在想要一所極摩登而美麗的房子，一顆看不出的假牙齒，在星期五開禁吃肉。（註一）讚揚我的話，天天在報紙上登載。以外還有一個美麗的青年女人，在我的床上睡着，這些東西，我禱告天主，盡忠做事，拼命地講道德，能達到目的嗎？要怎麼樣呢？要開開錢箱子，簡簡單單地說一句：『多少，』馬上就成功了。（他在錢箱子內，拿了一捆鈔票。）你看，這些鈔票，它在我的口袋內，有了它，無論甚麼都辦得到。它獻給我所喜歡的一切。安逸，華美，健康，愛情，榮譽，權威，都在我的手裏。我可憐的老陶，你聽了，一定很吃驚，但是我告訴你一種秘密：即使那些理想家，即使那些詩人，即使我自己的良心都責備我，老陶，我還是要說，我是受了一個大教訓：人是最壞的東西。現在是金錢的暴力統治世界；這種小小的長方形的紙片，捻在手指上咭咭

噓噓地響，它就是近代暴力的形體。

陶密資——幸而你離開了教育界，假若你再當教員，教道德哲學，你會……

屠伯斯——你知道我會怎樣對我的學生們說麼？（他忽然裝作上課的神氣）

小朋友們，這課堂裏壁上的格言，在古時候，或許是與當時的事實相合的，但是在今日，我們可以說，這些格言，是聰明人借它去欺騙民衆，使人家去上當，他們自己就好乘此分贓。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注重這些格言了，要如此，才能走上富貴的路……老陶，假使你從前的教員，稍爲明白點真正的事實，他一定會這樣的教你，你也絕對不會變成今日這樣的一個窮鬼。

陶密資——我的朋友，我或許是一個鬼，可是并不窮啦。

屠伯斯——你窮得連自己都不知道！

陶密資——哦，我雖沒有錢去謀物質上的快樂，但是這種快樂是很卑賤的。

屠伯斯——你又說自慰的笑話囉！富人對我們用思想的人太好；他把讀書的快樂，讓給了我們，做工的光榮也讓給了我們，忠於職務的良心上的安寧，也

讓給了我們，他們自己只留着些下級的快樂，吃的是些山珍海味，飲的是葡萄酒，住的是高樓大廈；冬天裏安有熱氣管子，夏天裏設有冷氣管子，安安逸逸在懶惰裏面過生活。

陶密資——你要知道，我過我這種生活，是很幸福的！

屠伯斯——哦，你若是向進化的路上走，你起碼還可以增加一千倍的幸福啦。然而那些促進文化的人，都是些有腦子的大頭漢，同你一樣。

陶密資——哦……你知道，我又沒有發明甚麼。

屠伯斯——我很知道……但是你並不是一個求慾望滿足的人，你只用自己的手力去維持它。當我看見你滿手的凍瘡，我心中十分憤慨，因為你在那店子外面，對着那玻璃櫃子裏面的兔皮手套，望了三年了，可是始終是沒有法子，買一雙來戴。

陶密資——你說的不錯，我想了三年了，但是那手套太貴，要六十個法郎。我有甚麼法子呢。我不能把它偷來呵。

屠伯斯——是人家偷了你的，你是應當有手套戴的人，反爲沒有！只有找錢吧！

陶密資——像你樣哈，謝謝吧，并且我與你不是一樣的原因。

屠伯斯——甚麼原因？

陶密資——你剛剛說的這些話，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我都知道很清楚。你愛了

一個女人，她天天問你要錢……

屠伯斯——那她是對的啦。

陶密資——老屠，我已經說了，是一個歌女……并且或許是一個歌女，從不出

臺唱歌的歌女……那是很貴的。

屠伯斯——你又在甚麼地方看見過女人，愛窮光蛋呢？

陶密資——你不能說個個女人都是這樣的啦。

屠伯斯——我是說普通女人，都是愛那些有錢的男子，或是有本領賺錢的男子。這是女子本來的天性。在未有歷史以前，男子在外面打了野獸，他們正在剖開，大家鬧着分肉的時候，女人就遠遠地望着……等男子分好了肉在手

上，提着跑的時候，你想那些女人怎樣呢？她們就現出很熱烈的愛情，跟着那個提肉最大塊的人跑。

陶密資——呵，呵，老屠，你侮辱女性，就是你有理由，我也不願相信你。老屠，假若你沒有完全變壞，趕快回頭吧，趕快自救吧。趕快離開這女人，她把你弄壞了，快同我來，快快同我走吧……

屠伯斯——你發癡呵！老陶，你不要來救我啦。你趕快去救你自己吧。你願意離開梅氏小學嗎？……願意同我一道做事嗎？

陶密資——你如果做的是正當事，那是可以的。

屠伯斯——我以後做的事，是正當。但是不是你做的，因為要賺錢，必須要從人家的手裏奪來……

陶密資——據你這樣說，那社會上沒有一個好人了。

屠伯斯——不然，還有你這一個是好人。明天來看我，我們來研究一個好辦法，改變你這種境遇。

陶密資——噯！不行，尤其是只有我一個，他們或許會拿一筆生活費給我。門忽然開了，蕭麗進來了。

蕭麗——你現在有事嗎？我正在等着你。愛濟司已經去了。

她微微地笑着出去了。有幾分鐘大家都沒有做聲。

陶密資——是這位西施，把你的毛剃了嗎？她很漂亮啦！

屠伯斯——喂，老陶，你願意明天上午再來看我嗎？

陶密資——好，明天是星期四。

屠伯斯——好吧，老陶，明天再會吧，請原諒我……

陶密資（表示寬恕他的樣子。）——去吧，我原諒你吧。

屠伯斯出去了。陶密資單獨的在那裏。呆呆地望着那辦公桌，他搖着頭。他在皮沙發椅上試坐了幾下，他又起身坐在屠伯斯的辦公桌上，現出很神氣的樣子，他心中想道；我也做做經理吧。在他的側邊，那電話鈴子突然響起來，他嚇得戰慄異常，立即跳起身，離開了辦公桌。有一個打字女人進來

了，她拿着電話筒。

打字女人——哈落，是，總長先生……（陶密資聽了，像機器樣的動作，伸手把帽子脫了。）不在，總長先生，經理先生剛才出門去了……明天上午……好，總長先生……」

她把電話筒掛了。她又把電話裏面說的話，寫在了一本小簿子上。

陶密資——請問小姐，你們這裏同事的人很多嗎？

打字女人——有五個打字的。

陶密資——那一位是經理先生的秘書呢？

打字女人——沒有秘書。

陶密資——噯！沒有秘書？

當打字女人正在清理辦公桌上的東西，陶密資一面思索，一面走出去，同時那幕簾也慢慢地垂下來了。

（閉幕）

——全劇完。——

註一：

耶穌是在星期五那天死的，所以天主教中，在星期五日不吃肉，只吃魚。

小學教員終